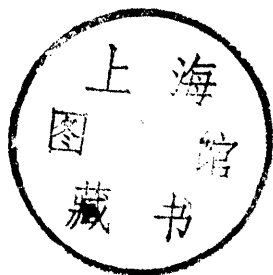


# 雲片

趙雲白題



松凌趙眠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005B

~~019037~~

420移文

# 序一

余始識眠雲在十年前。金闔亭畔。一酒樓。高譚縱飲。覺直諒爲儕輩所難。後余移家吳門。與眠雲往復更殷。與之結星社。輯星光。刊星報。沉澗一氣。無間然焉。眠雲初以文字交天下士。所居在橫塘。擅山水之勝。有林泉之雅。以故四方來者。輒奉爲東道主。重其人益重其文。近乃癖嗜書畫。置文字於等閒。然飲其名者。恆以書抵眠雲許。索其文字爲之張目。則眠雲安能久棄文字耶。今海上坊間。不得其新作。乃集其舊作以刊之。顏曰雲片。或有疑之者。行雲流水。過眼卽空。文字之爲物。深着痕迹。得毋相背否。曰。雲無心以出岫。如天馬之行空。其爲跡象至微而暫。眠雲之於文字。固未嘗以名山大業自負。亦不甘以雕蟲小技自棄。所謂純任自然也。片雲之喻。可以見其襟懷矣。出版界好以膚淺浮動之作欺世而盜利耳。聞之述風土之記。向之視爲史官

之遺者揮之門外。則雲片之刊。非鳳之毛而麟之角歟。眠雲不以文字自重。豈重余一言。意者以余爲十年舊友。深知其爲人。必能言眠雲之所欲言者。余熟觀輓近作風之變意。弱者志游。往往前後所作。如出兩人。惟眠雲則一成而不變。淵然穆然。有古致。非學養深而意堅定者不能。則眠雲欲棄文字。文字不肯棄眠雲也。深望雲片層出而不窮。則余亦不憚辭廢。當續續爲眠雲發其凡耳。同社范烟橋寫於鷗夷室。



## 序二

兩間清輕之氣。聚而上浮。凝而爲雲。雲者得氣之醇和。駕萬彙而莫可端倪。當夫胚胎乎太素。孳乳乎玄牝。游乎巖谷。縱乎高岡。而徘徊乎華林。軒轅乎太空。化爲萬千。天矯乎寥廓。薄日月。伏光景。不崇朝而布天下。泊其歸也。霏如離如。剎那間而藏於密。神哉其爲雲也。吾友趙子復初。別署其字曰眠雲。與予少同籍。長同里。而互觀摩於文學也。復同社。爲人溫馨悱惻。醇厚有古君子風。蓋其至情正有同於雲之和也。眠雲善古文辭。淵博愉夷。隱然得秦漢元音。而御氣變化。精神所運。汪洋莫知其涯涘。當其浩蕩於紙上。是猶大雲之布天下也。偶出其緒餘。舒腕效六朝小品。撫拾里巷間遺聞軼事。亦醴醴多逸趣。當其飛舞於神會。是猶片雲之鱗爪也。乃者眠雲集其所爲小品。得如干則。將殺青以行世。卽簽其署曰雲片。而問序於予。余因書雲之爲雲。

而序我之所序云。吳江金芳雄季鶴序於小江山館。

饒有雲片名。甘芳悅腸胃。藥品曰雲片。安神助文思。  
雲片標此名。著作出趙氏。眠雲人中英。瀟洒有風致。  
天才既橫溢。下筆自奇肆。雕龍萬口稱。倚馬千言試。  
儲之春復秋。光芒騰篋笥。珠玉萃一編。誠哉大快事。  
紙貴看洛陽。爭傳好文字。蓬蓬若雲絮。鱗鱗似羅綺。  
怡人遂自怡。深得味外味。翹首望吳門。伊人隔秋水。

(許瘦蝶)

## 序二

吳中有二畸人焉。一孤芳如梅之吐花。一飄遠如雲之出岫。之二人也。一卽以逸梅爲署。一卽以眠雲爲名。逸梅能文辭。有梅瓣以問世。眠雲亦能文辭。有雲片之刊行。雲片多述美人名士之風流豔跡。往往有託以諷世規人者。偶讀薛雪一瓢詩話。稱黃尊古之作畫。正處精神。多於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眠雲之作。深得黃尊古之畫旨者矣。索序於予。予不文。卽艸此以塞責。同社尤半狂。序於梅花清夢廬。

## 序四

壬戌之秋。吳中集文藝社。曰星。同志十餘人。嘯傲詩酒。跌宕文史。閒情逸致。樂不可喻。主其事者。眠雲烟橋也。烟橋好遊覽。而眠雲愛書畫。所交多畫師。入其室。琳瑯滿壁。發其藏。扇簾盈笈。嘗刊心漢閣藏扇集行世。暇則閉戶著述。久而不倦。爲文疏宕有奇氣。偶治稗官家言。尤淵永雋俏。稱重藝林。今者哀集其佳作。曰雲片。將付梨棗。屬不佞序之。因憶曩日烟橋著烟絲。逸梅作梅瓣。碧波輯波光。而不佞刊秋星。忽忽多年。意興漸闌。眠雲際此文壇沉寂之時。秉其神龍凌雲之筆。寫此精心結撰之作。莊子云。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杜老詩云。中有雲氣隨飛龍。則眠雲是集。行見景雲片片。飛遍天際也。社小弟蔣吟秋序于滄浪可園。

## 序五

當星社組織之始。余卽識眠雲。詩酒論文。覺其性情風雅。胸襟瀟灑。是誠吾道中人也。所作雖不多。而皆名貴可取。尤擅筆記。搜剔異聞。網羅掌故。出以簡潔之筆。清言娓娓。亦莊亦諧。洵絕妙記事珠也。茲彙集其近著。成雲片一書。付之剞劂。索余一言以爲序。夫雲之爲物。至奇詭不可名狀。而清閒綿遠。縹緲于太空之間。君之爲文。得無類是。蘇軾韓文公廟碑有云。天孫爲織雲錦裳。雲片之出。爛兮其成文。煥乎其有章。讀者當共賞之矣。吳門顧明道謹序。



## 序六

吳中星社。濟濟多才士。趙眠雲其一也。眠雲擅作筆記。舉凡朝野遺聞。美人名士之韻跡。無不摛翰抒寫。不加藻飾。而逸響自吐。使人咨嗟誦美。蓋西施陽文無待脂粉芳澤而性自可悅也。夫筆記體近說部。邇來時彥之長篇小說。往往演衍昔人筆記而爲之。然則筆記其殆小說之原素乎。君此作分心漢閣雜記。新輜軒誌二卷。新輜軒志尤奇特隆麗。似羅鬼怪魔妖。使之呈雜。其傾詭人目。有匪尋常所得而見者。予因慫恿付棗梨。以供世人之同賞。并力爲校勘。槧刊之日。艸此以弁端。鄭逸梅序。

# 雲片目次

## 甲編 心漢閣雜記

金鳳	一
樊惜惜	二
朱蕙芬	三
驥娘	五
簡雲叔	六
名馬美人之殉義	七
金疊瓦盞	八
日婦某	九
歐陽鬢雲	一〇

周小淑	一三
汴僧	一三
慷慨贈妾	一四
張碧霞	一五
李玉符	一六
葉繼珠	一七
眞眞	一八
蔑棄古蹟	一九
青楓墓	二〇

楊華	二二	移花接木	三六
捉月	二一	花四壁	三八
小琵琶行	二二	奚氏	四〇
丁純建	二四	紅碧緣	四一
陸慧賢	二五	綠雪村	四三
嫁尙武好男兒	二七	芳草	四六
立妻	二八	月季譜	四七
難得有情郎	二九	方丈侍妾	四八
女投稿家	三〇	太太官	四九
秀山書室碑	三三	方夢鯉	五〇
治圃某翁	三四	薔薇詩	五一
季鸞墓	三五	破書詩	五一

鬼 異	五二
鴛湖曲	五三
弄假成真	五四
守 節	五五
補無雙譜	五六
醉心亭	五六
金暈月	五七
江建霞	五八
蘭臺釣蟻	五八
無名女英雄	五九
三異女	六〇
某軍官	六二

方 竹	六三
秋佩室主	六四
補行合巹禮	六五
洙涇魯烈婦	六八
食鱖二萬尾	六九
鴨腦豆腐	七一
梅花地	七二
蘇子瞻石鐘山記沿廊元水經注之誤	七三
朱淑真生查子詞別見歐陽公集	七五
名士騙金	七六

詩婢穉蓮	七八
夢佳麗	八〇
尼庵艷藪	八一
朱企秋	八三
挽妻詩之質樸	八三
楊默默	八四
王勇姑詞	八六
潘公子軼事	八七
王心筠兩夢	八八
柴才子	九〇
杜孝子	九〇
阿銀	九一

前身衛玠	九五
雙星會	九六
奇夢	九七
古雲莊	九九
張雨岑	一〇一
白桃花村	一〇二
佛王孫	一〇三
葛子筠	一〇四
四隻白脚	一〇五
霜蓉曲	一〇六
再世之寶黛姻緣	一〇七
乩仙詩	一〇九



鬼怕甌北詩……………	一一〇
客述宋漁父遺墨……………	一一一
客談魯滌平之相……………	一一三
田桐愛重才士之述聞……………	……
……………	一一五
呂煥炎與岳忠武王之馬……………	……
……………	一一七
段芝泉金剛經癖……………	一一九
逆子殺母……………	一二一
黃鶯曲……………	一二二
記城南諸園……………	一二四
王士珍遺吳佩孚書……………	一二一

述吳昌碩先生之蕪園……………	一三三
述傅鈍安變名之多……………	一三六
隨園六歲之讖語……………	一三八
二先生軼事……………	一四〇
傳奇之欲作復止……………	一四一
紅綠詩話……………	一四三
莊軼羣女士之苦心……………	一四五
<b>乙編 新輜軒誌</b>	
婚配……………	二
死喪……………	一九
服食……………	三九

雲片目次

居住	五九
營作	七五
貿易	八八
慶祝	九四
鬥殺	一〇二
附錄	一〇五

---



# 心漢閣圖



(作基培袁)

---

---

心漢閣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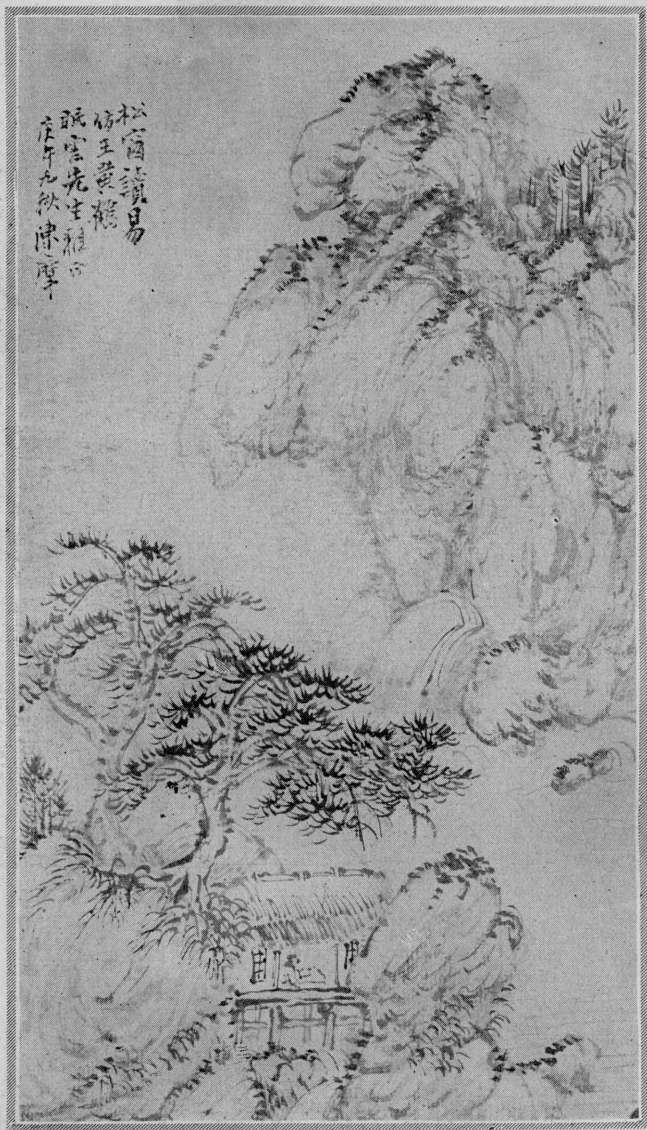
(許澂白作)

---

---

心漢閣藏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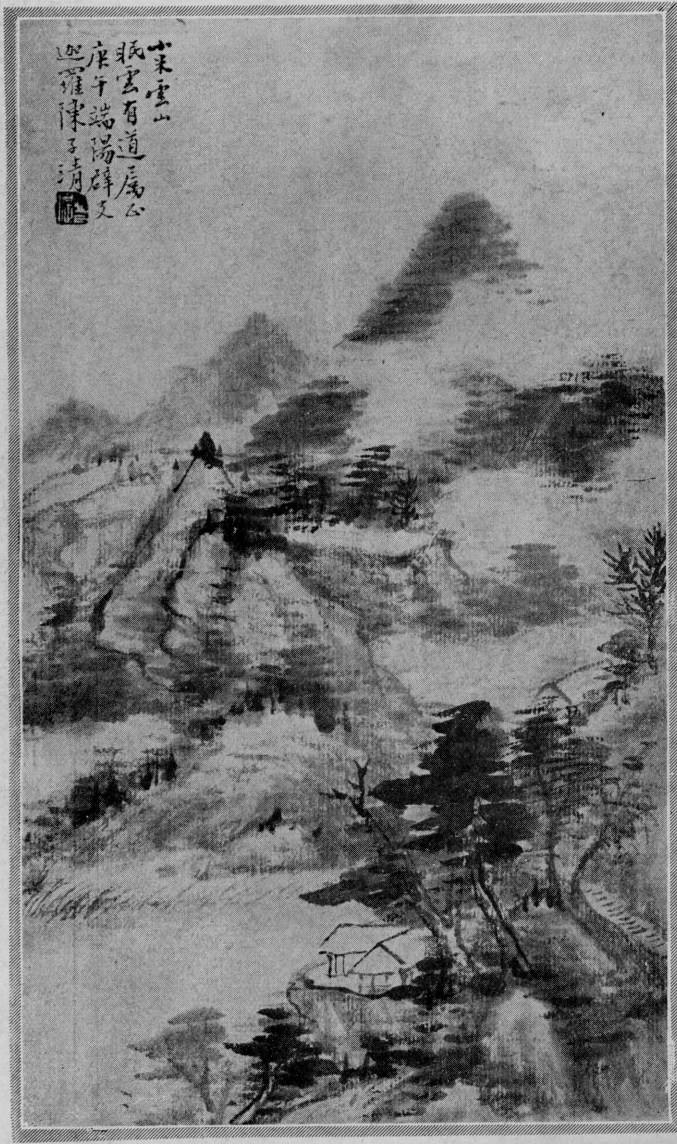
(陳伽盦作)





心漢閣藏畫二

(陳子清作)



# 雲片

松陵趙眠雲著述

## 甲編 心漢閣雜記

### ●金鳳

季藥樹雷州人。商於吾蘇。戀一妓名金鳳。一年中靡六千餘金。金鳳感之。許託身焉。季有妻頗悍。聞金鳳事。追蹤至蘇。季遂不敢過金鳳。金鳳知之。以私蓄自贖身。別居僻巷。爲書密抵季。約以過所居。有所謀。季乘間至金鳳處。金鳳勸季轉商於他埠。以圖私相從焉。季曰不可。我已納粟爲某職。將入京。則可相約於某處同行。既訂期。季語妻。以到部領憑爲辭。遂入京。既而挈金鳳西行。蓋分發秦中也。家書囑妻暫歸。候得缺來接。妻遂返雷。後署某縣縣丞。以事爲郡守所黜。窘甚。金鳳曰。毋恐。前某公子與己情好甚篤。今聞隨父中丞公在秦。我當自往訪之。公子知金鳳已嫁一縣丞。深爲慶喜。及聞爲太守。

所黜也。乃曰：吾當爲老父言，可保無虞。事遂解。季乃作書寄妻，述中更變。故今幸有大力者，斡旋而其事乃出一女子之手。隱金鳳名，妻復書亦深感此女子之義俠。謂欲知其詳，季又復書謂恐卿不容，故不敢明言。妻誓言無妬意，乃以金鳳顛末說明之。後妻亦至陝，嫡庶甚睦。十年後得縣令，蓋亦某公子力也。時以爲佳話，鄭子逸梅爲余道。

● 樊惜惜

粵東名妓樊惜惜，爲軍教樊振聲之女。習拳藝，年十五，父以罪謫戍，惜惜無所依，遂流爲妓。民國初元，爲少年知事邵震初所眷，絕愛戀之。旣而納爲側室，同到某邑任所。半年後，遇劇盜越牢事，一時盜勢汹汹，衛兵格鬥久，受傷頗多，勢將不支。惜惜聞而怒，衛兵弱，卸外衣緊束，鶯條握雙槍突前，震初止之不聽，卒爲所擒。翌日申報長官，獎其能，則惜惜之力也。近聞震初妻死，以惜惜爲繼室，鑒於宦海之不可戀，辭官偕隱云。

●朱蕙芬

南海朱鵬雲。大腹賈也。有女名蕙芬。年十七矣。貌端好。詩書畫皆工。有聲於時。諸名士爭委禽焉。鵬雲以彼輩酸儒。半皆寒素。雀屏之選。竟無中者。女知父意在富室俗子。恆鬱鬱不樂。家有園亭。四時名花不絕。園後門外有草廬數楹。以舍園丁父母妻子者。一書生賃兩楹。課六七童子。吟誦其中。意致翛然。一日。蕙芬至園丁家。適書生外出。遂至其書舍。見壁間詩。愛之。信筆和兩首。案有吟箋。寫出亦粘於壁。既而書生歸。誦之。知爲蕙芬作。心感。佳人有憐才之意。因再作詩寄之。蕙芬得詩。約時至其書舍。作文字交。幸園丁家能謹密。鵬雲不之知也。未幾。鵬雲以有力之媒氏語。字蕙芬於富室。蕙芬以父命不能違。嫁有日矣。蕙芬以其故。密語書生。贈以數百金。爲知己之報。且曰。與君再訂來世緣。蒼蒼有知。當不負也。灑淚而別。既嫁。壻果庸庸者。壻家鄂中。一年後。粵難作。全家遭兵火。壻亦死。蕙芬以歸寧免報。至。萬念俱灰。父亦卒。

兄納粟官某省。以虧空破產。母家亦落。蕙芬不得已。寄居庵中。本朱氏家庵。庵尼素受參養。至是極意慰藉蕙芬。謂姑娘有此才華。衣食固不足慮。且尙青年。後福正未可量也。蓋蕙芬欲祝髮。故勸止之。年餘。有持名刺託庵尼致蕙芬請見者。蕙芬接視。則周文郁。下綴一行小字。知爲新進士榜下知縣。分發貴州。固曩者後園門外相與唱和之書生也。遂出相見。周生曰。蕙姑身世之慘。僕已盡知。故展轉訪問來此。僕幸蒙贈金。是年卽捷秋闈。去歲倖叨再捷。得縣令。今屏當一切。將至黔省。蕙姑能與偕行。實所至願。蕙芬泣言。未亡人家破無歸。實不祥人也。且義亦不當與君同行。周生曰。常例不必拘。僕固不忘文字知己也。固邀與俱。且以伴老母爲請。尼亦勸之。遂行。浮江入黔。周生酌酒與蕙芬對飲。蕙芬請拜伯母。則曰。給君耳。僕早失怙恃者。請見夫人。則曰。館草廬中。適賦悼亡也。蕙芬默然。周生則跪而請曰。曩君言蒼蒼有知。當不負斯言。今驗。明日當行合巹禮耳。蕙芬知不能卻。挽周生起曰。徐商之。



於是遂成夫婦。

●驥娘

新會馬忱。字敬之。以商於南洋羣島。獲鉅資。歸而築園亭爲娛老計。有妾十餘人。一亦姓馬。最慧。寵冠後房。敬之改其姓爲驥。因稱驥娘。驥娘善畫。兼工刺繡。粵中富貴家得驥娘。自繡畫軸。千金不惜也。敬之所築園地頗宏敞。而乏古樹。西隣葉姓。舊宦江右。家有廢園。頗多古樹奇石。敬之嘗屢使人商之。葉翁頗出重金。乞其讓與。葉始終不許。旣而翁死。子年尙少。頗有才華。敬之又使人說之。葉氏子亦謝絕。再三請求。始云須以驥娘爲代價。而媵以萬金。則可割棄此園也。敬之立曰。我舍驥娘。則一日不能適。萬金不足道也。他妾惟命。驥娘曾見葉氏子。以爲才貌並佳。頗動於心。至是乃密謂敬之曰。有策可得葉園。而妾終爲君有。何如。敬之問何策。則曰。但君許之。我可用毒藥。燒殺葉氏子。半載後仍歸君矣。敬之居心本險詐。聞此以爲妙策。遂如葉氏子。

之請。以驢娘與葉。並贈萬金。換廢園。葉氏子謂驢娘曰。馬敬之何竟捨卿。答曰。妾慕君才。故以計愚之。遂詳述於葉。葉謝曰。深感厚愛。卿可爲我之知己矣。半年後。絕無動靜。一日。敬之欲見驢娘。請於葉。爲所拒絕。敬之大懊喪。年老氣衰。未幾卽病死。生子六。皆揮霍無度。未三年。仍以園貨之於葉。葉之富。以驢娘私囊也。談者豔之。

●簡雲叔

簡雲叔。韶之詩人也。以狎一妓。與某公子相爭。積隙深。以子父固顯貴。而橫於鄉者。信其子之訴。遂以盜案窩贓。誣簡雲叔。雲叔亡命至深山中。遂削髮爲僧。妓名碧秋。自雲叔奔亡。遂爲某公子橐中物。挾之以去。碧秋屈於勢。無如何也。詎知某公子大婦奇妬。知碧秋曾爲簡雲叔所眷戀也。因設法欲去之。乃謂碧秋曰。簡雲叔與我家公子待汝孰厚。碧秋不知其故。因曰。公子待我厚。大婦笑曰。此語恐非汝本心。汝在此苦。不若隨簡雲叔之得自由。汝如

有意者。我可爲子玉成。以不枉汝當日之愛。碧秋感觸於心。雙淚迸流。大婦曰。汝知簡雲叔之所在乎。則跪而言曰。曾得密書。現在五里外某山某寺爲僧。大婦自詣某寺。見簡雲叔。告以將遣去碧秋。念無如仍爲子完此舊緣之爲得也。故特來見子。雲叔曰。余已祝髮爲僧。雖感恩而不能受矣。雲叔爲此言。亦以不敢十分深信之故。既而大婦出銀百兩以贈之。使卽辦裝。並以碧秋飾物爲雲叔前所贈予者。示之以爲信。並囑隨之去。遂易服而從之。大婦認雲叔爲表母舅。蓋實有葭李親也。歸與公子言。當以碧秋還我表舅氏。公子素有季常之稱。畏大婦甚。乃唯唯。大婦並云。宜善待爾舅氏。勿再誣讒之。公子又唯唯。

●名馬美人之殉義

民國紀元時。陸安許孟蓉。任俠尙義。家豪於財。多姬妾。畜名馬。貴盛一時。養門客數十人。孟蓉有一馬名海霜者。以八百金買之。矯健絕倫。所最愛者。出

入常乘之。又有第四姬名碧珠者。有殊色。尤寵冠後房。名馬美人。一時無二。孟蓉亦以此自豪也。既而爲人告訐。誣以與革命黨通。緹騎在門矣。孟蓉先偵知之。挾碧珠騎海霜。前一夕逃。碧珠有勇力。在逆旅中遇盜馬者。碧珠手刃之。時孟蓉方他出也。既歸。乃與碧珠宵遁。時網羅密。孟蓉終被捕。東西奔走。英雄氣且盡矣。乃泣謂碧珠曰。我已病。此去必死無疑。良馬海霜。卿可鬻之。得多金。擇良士嫁之。則我亦瞑目矣。碧珠泣不可仰。願一死以報主人。既而聞孟蓉被酷刑。致非命。遂自縊逆旅中。馬爲偵探者牽去。其手捕孟蓉之偵探。自乘馬。馬馳至空曠地。陡起直豎。偵探墮地。海霜踏之。破腹裂腸而死。馬狂奔。爲其他一偵探鎗擊而斃。甚哉。馬亦知復讎。可謂有血性哉。

●金疊瓦蓋

吾鄉殷實甫家。有一婢。敏慧有姿色。又有一僕。忠勤得主人歡。與婢年相若。惜貌陋。實甫愛僕。欲以婢配之。其夫人則曰。恐婢不願。實甫曰。我自有法。使

之甘心也。夫人以語婢。婢果有難色。實甫出金疊瓦盞各一。酌酒其中。令婢飲之。問曰。金疊酒佳乎。曰佳。又問瓦盞酒佳乎。曰亦佳。無二味乎。曰無二味也。實甫笑曰。然則人亦但問心性何如耳。衣服容貌固無關也。婢知爲己而發赧然曰。是。於是。以配僕。婢待僕甚厚。不嫌其貌陋矣。按杜子美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亦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余謂觀此事。讀此詩。可以訓儉。彼服用器具。競尙奢靡者。亦何爲哉。

●日婦某

我國留東人士。娶日婦者頗多。據云日婦多自爲其本國。不肯爲歸化之人。以愛我國。論者咸謂其教育之效之深入人心有如是也。以余所聞。毘林張翰城所娶日婦某者則不然。當抵制風潮起。日婦某先自撤服。食器用之爲己國所出之品。至於淨盡而後止。以助其夫奔走之名譽。不致使人有間執

其夫之口者。可謂佳婦矣。顧自彼國人言之。則又爲背棄祖國者也。我無從論定之。惟有一語。可以告我國人士。苟非如張翰城婦者。則還以勿娶爲宜也。

●歐陽鬘雲

江都妓歐陽鬘雲。本良家子。父宦揚州。以死囚越牢被糾參。時用法嚴。大吏無能爲之開脫者。遂去職。家本蜀東。貧不能歸。鬱鬱卒。鬘雲鬻身以葬。初爲人妾。後以所適非人。轉鬻勾欄中。遂陷苦海。久之。以色藝鳴於時。蜀有王生者。隨父商於江南。時鹺務方盛。富商一擲千金不稍吝。王生居江都半載。戀鬘雲。鬘雲以王亦蜀產也。思藉之歸父骨。曲意媚之。鹽大使李某者。年三十餘。一見鬘雲。極愛賞。鬘雲殊落。意固不之屬也。李偵知有王生者。爲鬘雲所傾心。遂謬與結納。意在破之以自成。王固不察也。鬘雲陰戒王生曰。李非長厚。恐不利於君。宜謹防之。王笑曰。彼殊豪爽。卿何多疑。鬘雲曰。不然。彼笑

不由衷。日常邪睨。殆有所圖。實告君。妾以亡父權葬他鄉之故。願得大力提攜歸魂故土。則妾雖粉骨碎身。不足云報。故深願郎君善保千金之軀。不與惡人爲伍。以遺害耳。語至懇摯。王生心亦動。既而李約王生博。少負卽謝不爲。李以冷語譏之。亦置不聞。一日與諸少年會飲。強灌王生。王固恂恂不勝酒力者。忿然揮杯。李怒目握拳。并目座中同黨。使創王生。座有面黑多髯之一人。起而格之。俾王生得脫於險。明日李復自認醉後失禮。負荆請罪。蓋一發不中。不欲遽絕。圖再舉也。既而鬢雲來。邀王生赴之。則黑面多髯之人先在焉。鬢雲起迎。指謂王生曰。此義士也。非彼則君昨日受創矣。王生拜謝。并叩家世。則江都產。鬢雲父服官日。被誣爲盜。盡力爲之昭雪者。故常有感恩圖報之意。顧貧而落拓。鬢雲反資給之。知王生不悟。故陰使之隨逐其間。加以保護。李以此面黑多髯者爲鬢雲所信任也。亦姑與周旋。故亦列席間。不知反爲王生用也。自是王生恆託病不與李晉接。汲汲謀所以脫鬢雲而反。

其父骨於鄉。計非三千金不能辦。生父又受挫於商業。逋負亦纍纍。一時難之。而李則謀爲鬻雲脫籍。不惜重貲。將成議矣。鬻雲謂王生曰。君之心。我固能見及。奈天不從人。設不幸而爲彼僮所奪者。則妾惟有一死耳。王生仍慰藉之。謂近方竭力籌畫。計終有成也。旣而李有祖母喪事。得少緩。運使某公者。有幼子。病惡瘡。似胎毒。三年經數百醫不愈。於是大張告白。謂有能愈此奇疾者。予千金。面黑多髯之人大喜。謂王生曰。良機至矣。余前被拘囹圄中。有一丐。以竊傷事主罪。亦被禁。與余善。旣而病將死。以諸秘方授余。凡屬惡瘡及蛇虺諸毒。均有特異之治法。今某公幼子。聞係胎毒。則秘方可治。我明日當往試之。旣應招。如法療治。半月後漸有起色。閱兩月。遂全瘳。某公大喜。賞以千金。並許爲懸額以榮寵之。悉辭。某公怪問其故。曰。余不願得金。願有受恩未報一事。願公借力。助我報恩耳。因述上事。某公聞之曰。歐陽君本廉吏。身後如此。可憫也。於是力爲鬻雲脫籍。並給川資。即使黑面多髯之人爲



護與王生鬢雲同扶櫬還蜀。王生妻前死。遂與鬢雲補合卺禮。生兩子以一還歐陽。

●周小淑

周小淑。河內人。嫁長安金瑞章。夫婦同客錢塘。隨宦也。時金父爲杭州守。小淑狂放不羈。與夫棹扁舟游明聖湖。遇有文人墨士。無論瑞章識與不識。必與之道姓名。旋即出所爲詩示之。或強人和韻。循謹之士乃反避之。瑞章亦豪又喜飲。夫婦恆携酒同游。所至留題。一日春和景明。正修禊佳節。兩人至岳王祠。痛飲盡醉。醉後或歌或哭。觀者如堵牆。彼固旁若無人也。旣而倦甚。卽於殿角藉蒲團而臥。小淑且舒皓腕。枕瑞章也。事聞太守。命二僕人送之還長安。不許逗留於浙中。好事者曾錄兩人詩合刊之。亦西湖一段豔史也。

●汴僧

汴僧開封人。放於酒。善繪墨菊。尤喜題詠。自號汴和尚。游杭州。宿逆旅。不與

釋子交。所識多名士。間或服士服。徜徉於歌樓舞榭中。足跡殆遍。諸名妓粧閣。無汴僧書畫者。客不之顧。一時聲價十倍。嘗題某校書紈扇云。禿盡囊中萬筆頭。醉中留墨滿杭州。他年蟬蛻成仙去。魂戀紅橋第四樓。謂某校書所張豔幟地也。不半年。竟偕校書同逸。汴僧固兩袖蕭然。得書資卽付酒家者。某校書積有千金。顧傾心向之。以其才也。自是西湖絕汴和尚影。而諸名士咸以某校書眼力爲不弱也。後有知之者。謂在黃鶴樓旁。賃屋兩楹。居然文君當壚。相如着犢鼻褌。勤力操作。於風塵造新家庭矣。聞者尤艷之。

●慷慨贈妾

姚雲湖。浙之平湖人。販絲爲業。嘗往來湘鄂間。十年矣。納小星。寄居萍鄉。以妻之妬也。不敢攜歸。妻生二子。繼父業而頗能幹。妾無所出。旣而姚病。年餘不往湖南。亦不寄一音書。至萍鄉。恐爲妻知也。後病漸瘳。乃急思一探其妾。仍販絲出門。旣至萍鄉。日暮矣。至妾居之所。叩門。妾出啓關。見雲湖反身急。

走若甚驚駭者。雲湖趨前。以手牽其裾。妾慘懼無人色。大呼救命。姚駭問何故。妾曰。君非鬼耶。幸勿嚇我。雲湖曰。我固人。何云鬼也。妾接其手溫煖。知非鬼。因跪而言曰。妾誤矣。妾聞人傳述。君已病故。因不能存活。故已另嫁姓張者。其人爲南貨業。今往店中。尙未返也。生一子。方呱呱在抱。今君未死。大幸大幸。幸恕我失身之罪。姚曰。此余之過也。年餘不寄一錢。爾烏能存活。非張君。則爾填溝壑矣。未幾。張亦歸。共述所以。姚語張曰。君旣與我前妾爲夫婦。又生子。則君之妻也。且前爲妾而後爲妻。我自不當更屈之爲妾。因出白金數十兩。贈妾曰。此別後應寄爾之用度也。今仍以與爾。我他往矣。張以姚爲人慷慨有禮。固留之。館於家。姚曰。不可。君固誠心。然他日君之友聞之。倘有以是爲口實而調笑君者。不可也。遂匆匆出。於是張夫婦拜送於門而別。

●張碧霞

金陵女子張碧霞。某巨公之妾也。以屢虐於嫡。私出投江。時正冬日。衣多棉。

衣江流急浮而下。爲一舟人所救。時暮夜有月色。故能辨也。舟中爲一賈客。因不育。將往揚州物色小星。舟人語賈客曰。相公欲買妾。今江神已送一好女子來矣。時碧霞沉悶未醒。少頃吐水盡。乃述已事。賈客曰。今被我舟人救爾。是爾命不應絕也。若從我去。則處境當勝於前。我妻已亡。家有二妾。均不育。故急思再娶。爾若生子。當即扶爾爲正妻。爾意若何。碧霞曰。願之。賈客乃以五十金酬舟子。囑秘其事。賈客湯姓。吾友金銘書與之相識。後碧霞果生子。子敏慧有大志。今已卒業於某大學。留學英國。碧霞尤善繪事。銘書有碧霞所作秋林薄霽圖。余觀而賞之。因爲余述其歷史云。

●李玉符

蕭彥和平江茂才也。聘同邑李氏女名玉符。爲次青先生族孫女。蕭年十五。卽食餼於庠。玉符亦擅詠絮才。未及娶。而彥和以省親至武漢。適遭革命。輾轉至浙江。蕭父方爲浙江某縣令。已作逃官矣。致不遇。音訊杳然。自此流離。

十年不返。李氏女年亦二十六矣。父母欲重爲擇配。玉符不允。旣而彥和浪游至皖。尋其父。父以逃官。故隱處鄉間。教讀爲生。不期相遇。喜出望外。遂相與俱歸湖南。於去年之國慶日完姻。年各二十七。一日。彥和與玉符同讀劉長房集。至送李錄事歸襄陽云。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相與惻然。彥和自遭失散。轉徙他鄉。憂傷過度。雖年未三十。而髮已半白。故誦此詩。不能自抑其悲也。

●葉繼珠

阜甯蕭大受。字仲芝。名下士也。一時朋好。咸風雅中人。仲芝豪於財。家有聲伎。雖不比石季倫。庶幾吳昌時。有妾名繼珠者。葉姓。善歌。略通文墨。仲芝甚寵嬖之。延名師爲之授詞曲。四方知交來者。皆得效劉楨之平視。不媿一豪字矣。某年忽傳繼珠雉經死。年十九。聞者莫知其故。咸爲惋惜。旣而知仲芝善讀趙松雪題許松堂亡姬小像詩。繼珠癡絕。竟以博仲芝之憐也。茲附錄

趙詩云。欲以美人傳。必甘少年死。儻或過少年。其人己不美。西施壽百年。寧復吳王憐。徐娘自知老。專恃多情牽。武墨佔六郎。亦脇以威權。不然蓮花面。肯伴此嫗眠。乃知絕世姿。不貴長命延。何哉君癡絕。痛此嬋娟質。畫出臨歿貌。問年纔十七。歎其不久存。滴盡愛河血。君方爲姬悲。吾且爲姬喜。留此初開花。賺得君淚泚。試從此別後。預想白頭容。知君惋惜情。不復如此濃。又聞仲芝哭繼珠詩。有一聯云。嬌韶丰采常思汝。敏妙詩篇轉誤人。

●眞眞

聞喜縣一少年。逸其姓名。館於某宦家。夜忽來一妙齡女子。曰。憐君寂寞。故來作伴。談次甚愜。明夜復來。問家在何處。曰甚近。君館東荒園之外。卽是也。挽之留宿。亦不却。少年文理不甚通。而美秀。女曰。君宜勤於下帷。內外宜相稱也。少年聞之。頗懷慚惡。幸情好篤。不以爲意。如是兩三月。少年偶游某寺。寺中老僧見之。訝曰。君鬼物纏擾。甚可危。少年自餒。猶諱言。老僧曰。汝此後

可喚以眞眞。鬼物必自供實在也。語畢復以硃筆續符一紙付少年曰。謹收藏之。自有靈應。少年去。是夕女復來。少年挽其臂曰。我贈汝一佳名。可乎。女曰。可。因呼之曰眞眞。女立變色起曰。我從此逝矣。君有害我之心。不敢再留。實告君。余宅卽在荒園外敗塚中。言訖而杳。從此絕迹。翌晨少年卽趨寺以告老僧。老僧曰。此鬼卽君館東之婢。以冤死者。今雖絕迹。然君必病。我有藥三丸。病時服之可愈也。後竟如老僧言。

### ● 農業古蹟

夏家河在崑山縣東。爲明代夏尙書原吉所開濬。故又名尙書浦。尙書事竣還朝。奏某處士詩兩句云。尺土寸田皆入貢。更無隙地種梅花。朝廷卽時賜梅花地十畝。其古蹟至晚清猶在。俗卽謂爲梅園。有古梅十數株。數百年物。皆處士手植者。近聞處士子孫。式微已甚。將其地十餘畝。售於張姓。張爲前清諸生。家道富裕。因大興土木。古梅數十株所占地。今已爲新堂之基。惑於

風水家謂伐此以築堂乃大利也。於是尙書浦上梅花地之古蹟泯然矣。君子曰。如張某者。焚琴煮鶴之罪小。而蔑棄古蹟之罪大也。出於讀書明理之士。尤堪詫異。

●青楓墓

祁碩君。湘之巴陵人。善士也。家不過小康。勇於爲善。漸致貧乏。而志不衰。有岳陽樓詩十二律。著名湖南北。顧詩名反爲慈善所掩。故衆皆稱之曰善士。而無有以詩人名之者。中年遭兵亂。流離粵東西。至老仍還故居。家業早已蕩然。惟課徒爲活。無子。止一女。嫁里中。將死時。處分後事。頗合古禮。一切佛事。均不許舉行。生平喜楓樹。謂契友及姻戚等。我死無庸以紙錢弔。如不忘我者。於我墓上植楓一株。爲紀念可矣。其後送葬者皆植楓。十餘年後。楓樹漸高。周圍共有八九十株。每當春夏之際。萬綠濃陰。鬱鬱有森林氣象。及至秋霜。絢染紅豔奪目。洵屬佳景。人過其地者。謂爲青楓墓。俗又稱紅墳。則指



秋日言。岳陽友人云。

●楊華

洛中某氏。一婢姓楊。人呼之曰楊娃娃。蓋娃娃爲小女子稱也。頗聰慧。略識字。某氏西席景生。少年有才。善吟咏。本主翁之年家子也。家貧依某氏。因延之教兩孫女。女孫皆幼。而命楊伺候之。楊年十六。兩女孫所誦書。皆能誦。景生甚愛之。爲改名曰華。以娃與華音相近也。景生未娶。頗屬意於楊。楊亦心許之。主翁有婿。年四十矣。翁女適新喪。錦瑟之悼。頗不自持。翁接之居於甥館。遺外甥男女各一。亦接以來。婿有友。欲爲介紹續弦。翁恐外甥受虐待也。尼止之。而以楊華許婿爲窳室。婿大悅。蓋楊不獨敏慧。貌亦姣好也。婿家洞庭。一年後。遂挾楊以行。景生鬱鬱成疾。讀譚瀏陽楊花詩。至直到化泥方是聚。至今墮水尙成離等句。每愴然涕下。謂花與華同。殆讖言也。

●捉月

江右陳氏女。小字三姑。年十七。性放誕。家止一母。愛之甚。任其所爲。又喜飲酒。醉後。輒誦袁子才女弟子某。捉將明月喚郎看句。居近江邊。每月明之夕。則步至江頭。謂自恨不爲男子。不然追蹤李白。雖長江捉月。沈溺波中而死。終葬謝家青山。留名於不朽。亦所願也。其狂誕如此。一夕母已睡。猶對月飲。既而啓籬門。步至江邊。實已沉醉。失足入江。隨潮而下。三里許。遇救未死。救之者爲某名士宅眷之船。將赴沅湘。途過此。舟人見而救之。既撈入舟。酒醺未盡。滌除。喚之方醒。詰之以實告。某名士之母。命回舟送之返家。自是捉月之話柄。喧傳遠近。母哭戒之。三姑發父遺書。立誓改行。遂絕酒。不出。某名士之母。抵湘後。某名士知其事。而強母來訪。陳母謝以救命之恩。三姑述自悔意。談次甚洽。知未字人。遂嫁某名士。蓋亦未娶也。一段良緣。無意中撮合。江月江潮。亦媒介矣。

●小琵琶行

清時湘中名士毛孝廉西垣。自都下南還。偕張舍人仲達。途次某縣。雨阻寒甚。借酒澆愁。既而喚琵琶婦佐酒。西垣醉而臥。張舍人以一年最少者。使侍西垣。中夜西垣酒醒。相與談京中事。失聲哭。琵琶婦亦自感身世。揮淚不能語。張舍人驚起排解之。恩恩別去。既還湖南。述之老友吳南屏。南屏爲賦七古一章。命曰小琵琶行。詩云。垂楊亂撲塵沙地。北州倦客仍愁思。天涯一夕費情腸。經年不浣征衫淚。誰歎客者西家毛。去歲南歸道中事。同行得伴忘苦辛。紫薇翩翩張舍人。舍人豪邁故絕倫。黃金未惜貴青春。當筵試喚琵琶婦。中有一妹年十九。爲言汝似解風情。今宵借勸毛君酒。雪花一曲寒無那。深杯放手膏騰臥。夜半燈花爆竹聲。驚見牀頭美人坐。整衣旋起略溫存。今夕聊陪長者言。嬌鶯幸是不驚打。倩女乍覺收離魂。低言問客言半聞。客容無猛宜甚文。向在京城作何事。似有失意愁如雲。聞言不覺歎聲長。此來五載離家鄉。下第無錢作歸計。依人寄硯仍他方。京城車馬貴人場。眼中誰信

人才強。文章只讓翰林好。意氣無如舉子涼。蛾眉雖工妾命薄。見卿未免心  
憐傷。貴家宅眷卿詎識。夫壻三十侍中郎。靈橋夜夜駕烏鵲。方池旦旦眠鴛  
鴦。三兒俊俏亦無比。塗抹欲學夫人粧。落花隨風亦何常。恨不飄墮繡茵旁。  
店前賣歌店後酒。看卿與我同低昂。語猶未了淚交續。美人滾滾秋波目。相  
看只願盡情悲。幾載酸吞放聲哭。隔房舍人偏怪驚。急起分張促征輪。歸來  
書館舊生涯。昨夜西風鬢有華。憔悴江州白司馬。我今替賦小琵琶。按南屏  
亦屢上春官不第者。京城車馬四句。亦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歟。

● 丁純建

貴州某縣。有女士丁純建者。隨父商於日本。入某校讀書。既畢業。復游學美  
國。畢業於某大學。得碩士位。其父居積起家。富有數百萬矣。以祖宗邱墓所  
在。不忍背離。年五十餘。即歸故鄉。無子。止一女。即純建。又無旁近宗支。故除  
建立義莊。贍給族人。及捐鉅款。爲慈善事業外。餘產悉以授其女純建。延律

師備案爲據。族人亦無復有出而爭論者。詎知其女純建。以不得性情學問。品格合意之男子。竟堅抱獨身主義。而以興辦女學爲其志職。黔省本不甚閉通。而丁氏所籍某縣。又偏鄙獨絕。田野小家。例祇養二男一女。過則必溺殺之。女孩存留者益少。因此民多鰥夫。聞女初生時。輒以冷水浸之使死。其父母不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呶嚶良久而死。丁女士今已創辦育嬰所兩處。凡送幼孩來者。男給銅元百枚。女給銅元二百枚。此後當可全活無算矣。現值初創。尙簡單。不過多雇乳母而已。又聞其預定計畫。將來須多辦職業學校。以爲所育嬰兒長大時生活之計。願亦宏矣。丁女士有日本舊同學崇陽江虞笙女士者。至好也。其能力亦頗厚。謂如缺乏經濟。願以五十萬金相助云。我國不乏熱心女同胞。聞此風也。能無興起乎。

●陸慧賢

永嘉金月眉女士。嫺靜無富貴氣。其家本宦族。坐擁鉅資者也。園有桂數十

本秋仲之月。香濃四溢。鄰有嫗以糕糰粉食爲業。年五十餘。夫死數載。膝下止一女。年事及笄。頗靜好。母憐愛之。艱於擇配。女謂母一人寂寞。兒當長此作伴。不嫁也。母曰。然則必贅婿方可。女曰。且俟諸他日。金月眉知鄰女賢。時招之到家。與游園中。問其曾識字否。則曰。略能記姓名。登簿籍而已。月眉時時指導之。且借書與觀讀。鄰女甚慧。月眉益喜。爲命名曰慧賢。蓋女姓陸。乳名二寶。自月眉贈以名。恆以慧賢稱之。或竟呼慧妹也。慧賢家况實極寒。顧在月眉前。從未稍露乞憐態。時秋桂盛開。月眉命婢子收拾桂子斗許。親自封之一器。俟慧賢來贈之。以粉食所需用也。慧賢稱謝携歸。出而收貯。則檢得金釵一。明日卽送還月眉。月眉笑曰。慧妹誠實可敬也。蓋月眉悉其寒苦。暗以投之。彼竟不取。愈敬之。時月眉將出閣。且遠在閩中。因念慧賢異日恐失所。竭力謀諸父。父曰。吾有友人子。已孤露。顧人實聰敏。可贅也。遂撮合玉成之。月眉贈以儀物甚多。父亦助友人子以多金。並令重入甲種師範學校。

肄業畢業後乃執教鞭於某中學。慧賢亦爲某小學之手工教員云。

●嫁尙武好男兒

邢秋芬。今已殉其夫歿多年矣。其夫一軍人也。貌殊粗陋。不甚通文理。僅能記姓名而已。邢貴族女也。少時入某教會女學。精通蟹行文字。能譯英美德法諸大國書。後卽爲母校教習。父母欲爲定婚。力卻之。蓋女生平最喜談軍事。而深慨我國之積弱不振也。曰。當自幼人人授以軍國民教育。又謂我國女子。恆喜其婿之衣服華美。容貌文秀。而絕不喜尙武者。此所以不振也。讀左傳至徐吾犯之妹。極贊爲女中豪傑。謂能捨子皙之美而貴。甘嫁子南之賤而勇。實爲歷史生色之好女子也。余願效之。又聞德國婦女。每以其夫面多刀疤者爲榮。又深贊之。時校中校僕有一子。膂力方剛。性又伉爽。以專爲人鳴不平著。女時方畢業爲教員之初也。命之入。與語頗悅。女坦然曰。爾何不從軍。爾如能立功軍中者。我異日嫁爾。僕子聞言。遂投入某營。旣而革命

潮流播蕩。僕子偶歸省父。女又謂之曰。好男兒。當爲祖國計。光復河山。此其時矣。後僕子殺某軍官於武昌。蓋協贊革命之功臣也。至是女遂嫁之。方女之提出婚事。以告父母也。父母咸怒。女曰。不許則死。吾目中止一蕭君耳。卽校僕子也。父母無如何。則曰。爾自去。後勿入吾門。女起立向父母三鞠躬曰。我非嫁僕人子。乃嫁尙武好男兒蕭起鳳也。漢陽之役。蕭戰歿。女亦殉。

● 立妻

某軍官之任某處鎮守使也。其署中有一書記官。姓陸。名球。字天球。當地紳士之富有財產者也。年二十五。猶未娶。越二年。年二十七。赴鄉就婚。則與一農村女子締嘉耦焉。聞者以爲必孳蘿佳麗。西施鄭旦。不生城市富貴之家。陸生何修而得此。雙歸之日。人爭欲一睹豔容。詎見者無不咋舌稱奇。蓋新夫人面黑若古昔立妻之髮。不已怪乎。有知其詳者。述之曰。陸天球秉性特異。每見素面紅粉之女郎。則以爲奇醜。偶觀劇。見三國之張飛周倉。宋朝之



包孝肅以爲苟女子而有此美容。余必娶之。屢覓不得。蹉跎至二十七歲矣。一日偶至鄉。見某氏女。固貧家女也。面深黑。牧牛兒。且云雖一世無妻。亦不願納之。而天球則大悅。以爲此余之所謂美人也。一旦得見。寧非有緣。卽託人爲媒。自願就婚其家。其家疑媒氏之揶揄也。不許。天球則大憂。急再託人備致誠意。遂締良緣。後夫婦極和愛。常同出入。天球貌白皙。彼固自慚形穢。方謂辱此佳人也。署中同事嘗私謚其新夫人曰玄妻。余聞之。某軍官之友。據言實有其事。非子虛也。且約余往訪其人。余以道遠。俟異日辭之。

●難得有情郎

莊季淵女士。父爲某縣令。季淵隨父往。閨中無事。恆以吟詠爲消遣。性本慧。三年。居然與作家相頡頏矣。一日。讀某君悼亡詩三十首。醉心焉。以爲天下有如是多情男子。殆湖山靈秀所鍾乎。每讀。淚必涔涔下。木然癡想者久之。父異之。問以故。則直陳不諱曰。兒自讀某君悼亡之作。魂已失去。不易招之。

歸。父問魂何往。則曰環繞於某君左右耳。我矢必嫁之。父極愛女。恐其成神經病也。則曰。我亦愛某君才。行當訪之。爲爾成此良緣。何如。女大悅。曰。百謝百謝。莊本監利人。百謝者。監利某鄉土語也。明日遣人以作詩者之姓名李銅士問人。則城外土地祠中一訓蒙師也。邀之來。年已知非。貌枯槁。悼亡詩二十年前作也。季淵父卽邀之入內。俾季淵見之。意在令其懊喪而改念耳。詎季淵一見李銅士。卽問悼亡詩君作否。曰然。季淵曰。然則請君次韻爲之作追悼吟。蓋已知其年五十。詩爲前作故也。李不半日而三十首畢。哀感動人。女讀之。又淚下。知其貧。迄未續娶。因白父。願嫁之。父駭曰。兒真癡乎。女曰。非也。古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兒實以精神爲戀愛。其年不計也。於是李銅士以憔悴半百之年。贅入縣署。新夫人才貌雙優。年止二十。而壻與婦翁。適同庚云。

●女投稿家

蘭陵段文直者。世家子也。父以甲第起家。爲某省大吏。光復時。逼退於民軍而歸。顧宦囊實已不薄。一子卽文直。十餘歲。已定某宦女。所謂門第相當。天然作合者也。文直敏而力學。民國初元。年將弱冠。卽任某報主筆。以提倡革新爲主旨。有女投稿家者。時時以如火如荼之妙文。披露於報端。文直深賞之。以爲讀其文。知其胸襟無一點塵滓者也。居近報館。文直暇則過其家。止一母一弟。父爲前清老諸生。近已沒。女之得有此優秀之筆墨者。父授之也。今則赤貧矣。母又多病。凡一家三口之需用。皆女一枝不律是賴。女馮氏名心珠。文直與相契二年矣。忽一週未見。心珠稿至。閱報者亦深以爲訝。不獨文直之懷疑不解也。旣而文直訪其寓廬。始知女有困難事。重憂煎迫。文思爲亂。遂爾擱筆也。蓋女本客寄。忽其從母舅來。語女母曰。伶仃孤苦。在外終非了局。何不歸。歸而以甥女配我子。則邱墓鄉土之情。得以兼遂。其亦有。意乎。母允之。以從弟本饒於財者也。而弟則實素耳。此從甥女之才名。故甘

捨富室而來訪貧家耳。心珠大不悅。謂素知表兄愚蠢。何母之貿然允之乎。母以還鄉爲重。不能不借助於弟。弟來就我。則此機何爲坐失。於是母女意見衝突。數數相爭。卒未得解決。文直自以外人。雖女知己。盡情傾吐。以在其母側。未便置一詞。但云鬱鬱何爲。盍出外一遊散。余今日少暇。與君同遊某公園可乎。女會意曰。少頃當來。君先往可也。訂時而別。屆時相聚於某園。問泉亭上。心珠曰。母必欲強我者。我死不從也。文直曰。余久有一語。未敢唐突。如僕壻君。君肯俯就乎。女慨然曰。居今日而爲兒女子態者。皆私也。我當借孟子二語以表我情。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文直大喜曰。實告君。余已定某宦女。惟未審其性情學問容貌如何。然宦家閨媛。大致必可想見。久欲白老父離異。則情傾乎君也。今當冒險行之矣。於是附耳語心珠曰。如是如是。心珠嗟唯。半月後。心珠母得心珠匯銀三百兩。爲安家許。謂已許嫁段生。今同渡東瀛游學。母如有需。再當續匯。三年必歸也。而段文直父同時亦得書。謂已

與馮女士訂婚。同作東遊。速璧某宦女庚帖。俾得再擇佳婿。父如不允者。則有赴東海而死耳。且請匯銀數千來。否卽不赴東海。亦將爲涸轍之魚也。三年。後果同歸。卽借某公園。倩介紹。人行正式婚禮云。

●秀山書室碑

近今女子能書者。當推桐城吳芝瑛。吳冀州汝綸之猶子也。書名滿寰宇。宜人皆知之。茲又得南海馮女士玉。字孔嘉者。歸同邑莫君鶴鳴爲簞室。莫君以表彰先德故。自撰秀山書室記。俾馮君書之。書宗率更。余曾見過此碑。蓋因徧徵海內名流題詠。有拓以分贈者。滇南石禪老人稱天骨開張。眞力彌滿。近世所罕覩。莫君介順德蔡哲夫乞南社詩人胡石予先生題詞。先生爲畫梅一枝。并題詩一首。今亦刻石。曾寄拓本數紙來。余並見之。詩云。珠江流域。人才淵藪。賢豪駢奮。匪奇而偶。是用閨闈。文藻富有。秀山書室。不忘先型。自撰碑記。莫君鶴鳴。侍者女史。馮氏玉名。寶書此碑。酷摩率更。稽古才媛。更

僕難數。惟金石文。吉光片羽。集古著錄。有唐兩碑。房璘妻高。卓然名垂。馮君後起。差堪鼎足。寰宇訪碑。當著續錄。嗟予老矣。尙遲遠駕。咫尺南海。來游未暇。寫梅一枝。并題蕪辭。殷勤緘寄。用表欽遲。又鄧爾雅題。謂又有馮文鳳女士工隸書。二馮曾同學於香港者。何粵東獨多工書女子耶。

●治圃某翁

某翁治圃爲生。躬自操作。不假手他人。嘗揮鉏得金。因別置田宅。又以居積得其道。遂致小康。時年五十餘。鄰有漁家翁。嫗二人。年逾六十。膝下無男。相守一幼女。年亦二十五矣。思贅一壻。年年錯誤。所謂高低不相近。窮弗貪富。弗愛也。一日女偶與父母談山西亢氏事。父母私相語曰。阿多注意治圃翁。殆豔其富。姑問之。則直認不諱。遂託人作媒。嫁於治圃翁矣。老夫得其女。妻頗相憐愛。五年生三子。幼者殤。又數年。二子能讀書矣。阿多者。漁家女小字也。其後治圃翁家益富。兩子居然東渡留學。歸國得官。治圃翁與阿多且受

朝廷誥命。時前清光緒季年也。改革之後一年。治圃翁歿。兩子分得田園頗肥。阿多至今尙在。含飴弄孫。高門聯姻。宦室通好。氣象不侔矣。其里爲之語曰。莫笑賣菜翁。三十年後做封翁。蓋令人豔羨如此。

### ●季鸞墓

葉季鸞。川之遂安人。嫁朱士傑。朱爲粵人。葉早喪父母。隨叔父宦粵。與士傑友。後訂婚約。婚一年餘。葉以黃花岡之役。謀再舉。遂及於難。時士傑方有事於湘。聞耗私痛。欲馳歸經紀其喪。而惕於專制淫威。不敢公然出面。以百金託人覓其尸。權厝某寺旁。自爲祭文野祭之。黨員又私爲設奠於荒祠廢廟中。久之士傑歸。爲葉營葬。葬畢。寄宿某寺。墓卽在某寺東三里而強。與清某營長墓爲鄰。某營長捕黨人盡力。死後得清廷恤典甚優。墓甚軒昂。士傑以家貧。止此片壤。堪爲墳塋。不能別葬。心頗不願。使已妻與某營長墓爲鄰。實出不得已也。所以急營葬事者。恐爲國捐軀後。致季鸞遺棺暴露耳。是夕宿

某寺中東閣屋宇蕭條。叢篠繞短牆。風來作聲。疑怪疑鬼。黠鼠跳梁。向人咄咄。士傑悲愁叢集。不能寐。轉側孤榻。幻想迭起。至四鼓時。倦而合目。忽見季鸞推門入。向士傑掩面而哭。士傑急挽其臂曰。卿故無恙耶。何爲而悲。季鸞嗚咽半晌。始答言。蒙君厚誼。埋我遺骸。顧使我逼近彼獠。能一息安乎。願速移葬。士傑聞言。始悟季鸞已死。爲營墓近某營長墳。致此變。乃大慟曰。卿無悲。我必有以報卿。因問陰曹事。則曰。鬼亦以異黨相讎。不能解也。並謂已實勢力孤。黃花岡諸烈。毅魄方與彼黨在鄂中激戰。早去粵矣。我亦欲去此。無奈爲賊包圍。無援助之人。益苦不敵耳。士傑聞言醒。後竟爲之移葬。

●移花接木

貴筑劉古雲。孝廉。本姓王。幼時爲劉氏之僮奴。後以敏慧爲主人所矜寵。遂認爲子。年二十。納監試北場中式者也。初劉氏爲貴筑大商。至古雲之父。笈夫者。始讀書爲諸生。笈夫生一男一女。自教之。買一僮奴。本王姓。名阿雲。命



之灑掃書舍。詎知公子書未熟。而阿雲咸成誦。若前身讀過者。子頑愚甚。女略聰明。顧亦不若阿雲。笠甫乃與其妻某氏商之。欲以女贅阿雲。妻言恐爲人笑。笠甫曰。然則奈何。妻頗有智慧。因曰。不幸生頑劣之子。多財亦何用。君何不以多金捐一職。去官遠省。離鄉數千里。誰復知者。則以女贅阿雲可矣。笠夫稱善。於是因某省賑荒。援例捐一知縣。指定奉天省。遂挈家北行。及至奉。未一年。而子死。於是遂以阿雲爲子。改認女爲內姪女。使配夫婦。又五年而結婚。明年納粟。應北闈試。劉笠甫在外三十餘年。子居然孝廉公矣。移花接木。泯然無迹。退老還鄉。鄉中故老已寥寥。無有能知其事者。僞云女已嫁遠省。早死。無外孫。故亦不復往來矣。至後古雲年五旬餘。有二子。乃以一子姓王。祀己之先人焉。并命劉氏勿得與王姓聯姻。人始有知者。據云劉女有時戲呼古雲爲老奴。古雲則笑曰。子欲桓溫我耶。顧李勢女安在也。劉女又戲指一婢曰。此卽是也。婢頗有姿色。古雲欲納爲妾。劉女僞言不許。古雲曰。

子何不云我見猶憐也。劉女曰：老奴竟直認爲桓溫乎。我悔戲汝矣。

●花四壁

某寺老僧苦空。年七十餘。有名於時。以書畫高手。而能非其人不作故也。得其零縑斷素者咸珍惜之。寺臨湖。湖中蓮花頗盛。花時。四方名士恆來觀玩。往往到寺中訪老僧。某年六月。僧有小疾。不食而寢。三更人靜。見明月一窗。覺體頗舒適。遂起至庭中玩月。旣而聞牆外有吟哦聲。靜聽之。乃一女郎之音。所吟則陸放翁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不須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無酒。花深不見畫船行。天風空吹白紵聲等句。異之啓戶出。循聲迹之。則聲又較遠。在荒林中。苦空走近荒林。則一女郎。年可十六七。望僧便拜。起立泣曰。師父來此。有一肺腑之言相告。僧謂誰家女郎。昏夜在此。欲爲何事。女郎返身指蔓草中一墳曰。此卽我之歸宿處也。苦空曰。然則女郎非人。殆鬼乎。曰。然。居空曰。有冤乎。欲告老僧何語。速言之。則曰。我姓花。乃農家。

女最愛湖上芙蕖。前年芙蕖盛開時。常掉一小舟。夜間蕩槳花中。忽一夕遇一宦家公子。陸蓉裳者。步游湖隄。相見與語。公子頗溫存。自是凡湖上有月。則無不至。所詠詩。公子口授我者。其後爲人窺見。以語父母。遂禁不許出。誥思公子。抑鬱死。遂葬此。公子不知也。明日公子將來。願師父以此語之。請公子書一石曰。怨女花四壁之墓。在我墓前。再誦放翁詩數遍。則我怨釋矣。勝似誦一部梁皇懺也。我名四壁。公子所賜者。本名阿奴。我舍父母所命之名。而名四壁。不忘公子也。公子多情。必不吝此一片石。老僧憐而諾之。旣而聞鐘聲。瞿然而寤。蓋一夢也。俟東方白。起身出戶。尋夢中所履地。則在半里外。果有一墳。夢中所見也。因徧訪該處鄉人。但云此花氏女墳。其父母已去此一年。不知何往。花氏本非此鄉人。客佃來此。去歲水荒。已遷至他處。此墳遂荒蕪。無人祭掃矣。僧乃還寺。午後。果有陸蓉裳者。來訪僧。僧延至靜處坐。一以昨夢告之。陸掩袂而泣。且請老僧引之。至花四壁墓。旣至。呼其名而哭。

之甚哀。卽從其語。哭畢。誦放翁詩數遍。是時正黃昏。人靜。星月微明。涼風襲肌。森然有鬼氣。陸於夕陽時。卽欲訪墓。苦空謂宜夜間。以陽光鬼所避。郎君雖去。恐女郎不能領略哀情也。故以此時來。陸遂立石墓上。書怨女花四壁之墓七字。碑陰作銘曰。花四壁。藏冤魄。長夜悠悠。情脈脈。陵谷雖變。貞此石。時陸蓉裳新娶。歸而以告其妻。妻曰。此女鬼煞是多情。並無銜怨。郎君之意殊可敬也。陸家去湖上。蓋二百餘里。其後百六之辰。恆持麥飯來祭掃。或夫婦同至。偶有事羈。必遣嫗來也。或曰卽明聖湖上。未知然否。

●奚氏

山東新城縣金氏。舊族也。主人金鯉門。咸豐初年死。以貢生任他郡教職者。死時年已六十餘。子先死。遺寡媳孤孫。媳奚氏。年三十。家本富厚。延一鄰郡諸生徐漱霞。教其子。徐名士也。子方十齡。讀甚敏。漱霞有一女。九歲。帶至館。亦聰慧。越二年。徐女略習針黹。卽奚氏教之。金子學爲吟詠。出筆秀媚。師奇。

之頗疑非童年所能。固詰之。則曰母所爲也。師以爲異。蓋館此二年餘。並未  
知女主人嫻於翰墨。何韜晦之深也。遂屬和數章。明日奚氏出語師曰。我雖  
時與先生相見。顧不談筆墨事。避嫌也。今爲小兒說破。自慚形穢矣。又辱白  
雪之賡。益覺不稱。此後請勿再及吟詠。恐爲外人知。遭物議爲可畏也。奚氏  
甚謹慎。知漱霞名士。多詩酒之友。而人又坦直無城府。萬一孀閨翰墨。偶然  
挂齒。則殃禍之來。又豈能防。故懇切囑漱霞也。漱霞聞之。敬其小心。則曰唯  
唯。且曰。唱和之事。乃風雅所宜。鄙人願緘口如金人。則續續爲之。亦復何妨。  
奚氏亦以爲然。後蹤迹漸密。幾及於亂。幸奚氏始終持之以正。且直謂漱霞  
曰。君才寧不愛慕。願訂來世之緣。若必欲見逼者。請以死誓。漱霞曰。僕罪甚  
罪甚。今後不敢有戲語矣。於是奚氏託親戚作伐。乞徐先生以女字已子。徐  
極願之。遂訂婚焉。

●紅碧緣

峨眉詩人葉大椿以詠紅葉得名。人稱之曰葉紅葉。家奇貧。設館某寺。附炊爨焉。僧以葉名重。頗敬之。家止一寡母。恃女工活。葉得館穀甚微。以付酒家。猶不足。蓋有劉伶癖者。年十九矣。猶未有偶。峨眉有富室江氏。其主人年老矣。曾爲某省太守。以風雅提倡。士論翕然推重之。旣歸一載。有人傳誦葉大椿紅葉詩。江翁大賞之。問知爲寒士。館寺中。去此且百里。因使人邀之來。葉頗有氣骨。不肯至。江翁益重之。因曰。此余之失也。乃偕其夫人及幼女。同至寺。近寺有山。卽借游覽爲名。妻女則託言禮佛。遂造葉館。接談甚洽。翁有長孫。年十一。自教之。遂堅邀葉至其家爲西席。時黃菊開時。重陽以後也。葉感謝江翁盛意。惟云須明年方可。我四五學徒。皆貧苦子。使之失學。二三月亦不能忽然於心也。江翁允其明年來。江惟一子已亡。兩女已嫁。有幼女。係愛妾所出。妾亦香銷玉碎矣。故不忍嫁此女。而欲贅一婿。知葉未娶。故先羅而致諸幕下。欲以西席爲東牀也。夫人亦雅憐幼女。故與翁同心。女名抱碧。以

生時胸前有一記。大如錢。色微碧。故以名之。能吟詠。則父教也。年十六。此次隨母。亦使一見葉紅葉。江翁早已詳詢友人。知葉貌稱其才。內外皆優秀者。既館江第。時與翁唱和。翁并命抱碧亦相與酬答。葉盛稱女公子才。下榻半年。翁以愛女故。閒命與葉相見談詩。葉頗能以禮自持。自以家徒壁立。不敢爲免絲女蘿之夢想。故淡然於心。江翁因謂葉。聞令慈獨居寂寞。可屈之到舍。則足下亦可母子常聚。免離別之思。何如。葉拜謝盛德。既至。借偏屋居之。江夫人則謂不必自炊爨。一併留膳焉。居又半年。葉母私語其子。謂婚事有望。蓋得消息於抱碧之乳母也。葉乃託友人通殷勤。露求婚意。江翁曰。必入贅方許。以女素嬌養故也。葉以母已來江第。入贅更便於娶。固甚願焉。結婚之夕。葉謂女曰。昔人詩謂方知紅葉是良媒。可移贈我二人矣。聞者豔之。稱爲紅碧因緣云。

●綠雪村

邵陽多山。山中村落。頗有桃源氣象。其窈深繚曲之處。幽鳥啼於茂林。疏花落於清澗。幾於終歲不見外人之迹。有一村曰陸薛村。兩姓之人爲多也。陸氏有戚爲蘇人。因亂連姻者。後僑居綠薛村。其人姓張。名翔鳳。字梧桐。風雅士也。因改陸薛爲綠雪。山澗多松。松花因風滲漉。呼之曰綠雪。而因以易村名也。梧桐妻薛氏死。梧桐欲帶一女回江南。薛所出也。其外家語之曰。聞江南亂事未定。盍少待。蓋其時太平軍尙據石頭城也。梧桐乃止。鰥居寂寞。又思望鄉井。益復無聊。乃游於衡嶽。宿一山莊。秋風乍起。丹桂流香。明月在天。蟲聲滿壁。獨步至二里以外。聞誦經聲。則一茅庵。叩扉數響。林鵲驚起。飛鳴頃之一。女尼啓扉。問客從何來。亦江南口音。年約三十餘。翩翩有出塵之致。梧桐致詞曰。吳下孤客。數千里避難來此。僑居親戚家。索寞無聊。一游南嶽。不意有此萍水也。尼曰。鄉里同。失路亦同。且請到雲堂奉茶。一談衷曲也。旣入。詳詢里居姓氏。及來此之由。方知其夫李氏。松郡人。來衡陽爲典史。病歿。



他鄉已亦張姓。名秋星。略通文理。夫死適聞江南大亂。因停棺荒庵。不得歸。有一女。年十四。亦在庵中。侍奉老尼。習針黹以外。兼教之讀書。老尼法名淨蓮。此間大紳士頗重之。故此庵清淨。無地方游民來滋擾也。已奉淨蓮師賜名志修。來此已三載矣。轉詢梧桐。亦一一語之。知爲毘陵世族也。因語客曰。明日仍請來。一見淨蓮師。師年已六十餘。早睡矣。梧桐乃去。明日午後往見淨蓮。淨蓮出白描觀音一幅。請梧桐題。問之。知李女所繪。受法於淨蓮者。雖筆力尙弱。顧幽秀多致。自是可愛。童年得此。異日寧有限量。女名湘生。蓋產於衡陽者。梧桐凝思半晌。題憶江南一闋。有云。蓮鉢頻年參佛座。桂江何日送慈航。句。志修淒然淚下。曰。小女終當託君帶歸江南。無再令流落異鄉也。淨蓮因命湘生出見。且曰。君居綠雪村。村中大姓。老尼皆習熟者。湘生久居此。亦不便。我當送至君之岳家。卽請先生教之讀。何。如。梧桐諾之。後數日。淨蓮率志修送湘生至陸氏。留居焉。志修亦常往來。忽忽三年。湘生年十七。陸

氏認湘生爲義女。因託老尼淨蓮。致意湘生之母志修。欲以湘生續配梧桐。不過年相差甚。未知母女之意。能否允從。志修曰。余固云小女當託張君帶至江南。今不嫌陋質。得奉箕帚。更爲至幸矣。小女亦無不從者。明日我去諭之事。遂諧。又明年。遂於綠雪村陸氏行合巹禮焉。江南平。遂歸梧桐。有詩數十首。記在湘事。余僅得其一。首云。客夢迷離綠雪村。萬山深處欲銷魂。江南歸去談前事。碧月金風古寺門。蓋友人之述止此也。

●芳草

五陵公子在長安。悅一妓。妓名方藻娘。美麗而靜嫻。有白首盟。謀爲之脫籍。貯藏金屋。顧其母視同異珍。居等奇貨。一時尙未能遂願。公子者。買得東瀛一紙畢業文憑。輦金入都。賄當道求官。效法南宮敬叔。載寶而朝。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月戀花迷。蟄居藏春窟。藏春窟。固又名銷金窟。未幾牀頭將盡。卽似夏去秋來。冷氣漸漸相逼。南宮敬叔一變而爲蘇季子。蓋面目雖未

鰲黑而狀有愧色矣。將別爲計。偕友至城外某寺問卜也。拈得一籤。乃昔人詩一句。曰天涯何處無芳草。某寺新行七字籤。均用成語。一時流俗。咸心誠求之。公子落拓無聊。亦爲是舉。某寺之東廡。有學究訓六七蒙董。公子偕友過之。以籤相示。求其指迷。老學究曰。吾聞十步之內。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曰天涯何處無芳草。殆謂君到處春風之意。可賀也。公子領之。步出東廡。友笑曰。芳草者。方藻也。到處人情皆作如是觀。可也。官場宦海。冷暖炎涼。猶是藻娘耳。我與君重上佛殿。爲說偈可也。公子曰。可。友曰。天涯何處無芳草。有了黃金多是好。天涯何處無芳草。幾個白頭同到老。天涯何處無芳草。卽是空心未了。天涯何處無芳草。鏡花水月。太虛幻境。豈真造說。畢。公子淚下。友曰。吾貸君五十金。行矣。速辦裝。公子唯唯。

●月季譜

月季一花。千態百色。江右王天裔者。風雅士也。覓得月季有百數十種。皆佳。

品稍次者尙不在此數。有妾揚州人。善藝植。蓋產自園藝家。天裔游江都時。知其尤善插月季。遂以重金納爲窻室。後天裔著月季譜。未就而卒。友人。有張君者。頗好事。亦愛是花。本與天裔最相契合。願就其妾。講求花品。及接插諸法。爲續成花譜。妾亦願之。未及浹旬。戚黨有中。以蜚語者。張君嘆曰。此風雅事。而乃被污濁名乎。天裔名節我辱之。非友也。遂絕跡不至王家。妾未通文墨。乃中輟。聞者咸致惜焉。此清光緒中葉事。王妾無所出。妻有一子。聞今家道中落。已改業爲花奴矣。大約猶妾之傳授也。

●方丈侍妾

前日至家鄉平川掃墓。友人語余。某寺有靈枯和尚者。高僧也。往來多知名士。能書善畫者。恆留妙墨於其禪房。族叔鉅城善繪事。爲寫仕女一幅。以贈靈枯。則縣於臥榻之側。詩人唐耕蔭。偶游見之。索筆題四字於上。曰方丈侍妾。靈枯曰。此出何典。耕蔭曰。見孟子。蓋「用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兩句。

而截去上下五字也。靈枯笑曰：先生讀破句矣。耕蔭亦笑曰：方丈可破清規。豈獨不許我輩讀破句乎？相與拊掌。誠趣事也。猶憶初春，吳縣美術家開圖畫展覽於元妙觀方丈內。余曾往觀。所列裸體美人畫若干幀，似開無遮大會。倘有金主亮之遺風乎？若以唐耕蔭戲靈枯上人語贈之，可稱無獨有偶。

### ● 太太官

平江李次青有女名瑞芬，嫁張德體。張讀書甚鈍，一矜未博，納粟爲縣令。分發江南，大吏以李壻到省未滿年，既委署某縣。春初因事下鄉，見水甚大，麥僅寸許，心憂之，以爲鄉人或來報荒。既而絕不聞有以水大來告者，意以爲麥亦不畏水也。三月初，麥長尺餘，一雨數日，農民羣相告荒，下鄉勸之。見水僅寸許，大怒，以爲是殆刁民之誑官使然，欲加之罪。左右勸止，既歸，衙以語其妻。妻曰：君誤矣，何不讀高宗純皇帝詩乎？張曰：未之知也。瑞芬乃出以示張。則高宗下江南時御製寸麥尺水詩也。詩曰：寸麥尺水猶無妨，尺麥寸水

反致殃。不是南來咨穡務。似茲委曲那能詳。蓋用江南一寸麥不怕一尺水。一尺麥反怕一寸水之農語也。張始恍然。遂准春荒。以後事事謀於其妻李瑞芬。得以無誤。署中私稱爲之太太官。蓋取官太太三字而倒之。以爲戲語云。

●方夢鯉

方夢鯉。湘人。初名某。年十七。改今名。以夢也。先是。方以事入市。見枯魚之肆。有鯉魚一。長可三尺許。目轉動似視方也者。方一時心感。買而放之海口。鯉洋洋去。去片刻。已在半里外。忽躍起。似回頭致謝者然。方益異之。半年後。事久忘矣。一夕。忽夢龍宮宣召。使者絡繹到門。乘肩輿往。既至。則殿闕巍峨。如人間所謂帝王之象。入而覲見。一王者坐殿上。命宮女數輩。接引至前。賜坐旁榻。方意此殆卽龍王。王者卽語以前事。謂余第三子。誤入俗網。幾喪性命。非卿援救。則骨肉慘離矣。無以爲酬。有愛女以贅卿。勿嫌陋質。屈卿爲龍宮。

駙馬可乎。方不知所對。但云不敢。既而王命公主出。方睨視之。霞佩雲冠。花容玉貌。真天人也。王曰。今先令公主與卿相見。惟完此良緣。須五年後。公主年僅十五。古禮二十歲乃可締婚也。於是命送駙馬暫還。夢遂驚覺。因改名夢鯉。聞夢鯉今年二十。則仙夢徵實。爲時已近。完此良緣。當更有一番佳話也。

### ●薔薇詩

日照孫碧琴。客都下時。館於某富室。其鄰右有園。前清遺老張侍郎健侯宅也。張有女小霞者。頗著才名。詩工豔體。年十九。尙待字閨中。當四月中園中薔薇盛開。碧琴聞香咏詩曰。一院薔薇兩院香。花香風與度迴廊。吟樓妝閣遙難接。蜂蝶紛紛空過牆。碧琴亦年少多才者。或謂一詩作合。遂成鸞鳳之交。惜未得其詳。不然一絕妙豔情小說資料也。

### ●破書詩

近日包銅元之紙。拉雜用之。每有用破書者。我友某君兌銀餅一枚。換得銅元。見其所包之紙。乃古文觀止五柳先生傳一頁也。適有感觸。作絕句一首。後二句云。塵黃不容獨清白。強將銅臭汙淵明。按前曾見某說部記事一則云。有以唐張巡傳糊牕者。題一絕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此詩之體爲賦。友詩則比也。可謂異曲同工。

●鬼異

江陰季某。前清光緒末年以疫亡。遺一女。未幾妻亦死。女十九。已許字人矣。詎將近嫁。夫又死。且貧無所依。遂入尼庵。欲祝髮。老尼憐之。勸其帶髮清修。居庵中。凡三載。後仍歸至姨母家。嫁一成衣匠。先是夢其夫語之曰。爾切勿祝髮。後自有好日。蓋其夫本係表兄。素所識者也。此夢常常有之。惟不敢以告老尼。後歸至姨母家。亦夢中指示者。既嫁成衣匠。又夢夫來謂之曰。爾以



後當有三子。其最幼一子。當姓余姓。爲余子。後果連生三子。女悉以告成衣匠。遂成幼者爲死者之子。其事喧傳。咸爲鬼異云。

●鴛湖曲

清咸豐朝。陸建章爲江南大吏時。有甥章子清者。隨之辦事。章家居杭之諸暨。後徙省垣。父宦浙。因寓焉。子清年少多才。耽吟詠。妻葉氏。名淑芬。字哲卿。亦風雅善詩歌。結褵後。本不願遠離。奈以父命。故遂宦游江南。父以隨舅氏幾年。必得從優保舉。爲門閥光。此官場普通之見解。千人一轍者也。詎既至江南。在督署不及一年。風聲大壞。父適北上。哲卿聞之。以是大戚。蓋子清名士。不自謹慎。常爲人利用。而已尙不知。舅氏間亦戒之。尙不以爲意。其顛預亦可想見。一日哲卿書至。子清展閱。卻只有十字云。吳駿公鴛湖曲不可不讀。子清異之。急繙吳詩集覽。細誦是篇。至結處云。君不見白浪掀天一葉危。收竿還怕轉船遲。世人無限風波苦。輸與江湖釣叟知。乃喟然歎曰。哲卿勸

我早歸。所見甚是。又讀後方注中。載有陳檢討賀新郎詞。有句云。人世繁華原易了。快比風檣陣馬。益感動。遂於舅氏前告歸。託言歸後將省親北上。陸建章亦不之留。有此一去。遂免於難。後金陵惡耗。傳至杭州。子清謂哲卿曰。鴛湖曲爲惠良多。未幾。父書至。命子清挈眷入都。同治初。杭城兩陷。子清夫婦。安然在京。得免亂離之禍。不可謂非幸也。

●弄假成真

江夏劉明意。曾買得王石谷青綠山水一幅。以示賞鑒家。皆云爲贗鼎。因不甚愛惜。略事裝潢。懸之客座。一日爲偷兒竊去。劉與縣長某交誼頗深。囑嚴捕。後某警佐將偷兒緝獲。鞫之。直供不諱。謂某姓某姓。亦係舊族。今稍稍衰落矣。顧家中所藏古畫偷不少。縣長提臧。卽以贗鼎石谷畫繳出。劉謂此非原物。某姓指偷兒爲證。偷兒不能辦。縣長怒。謂爾將家中所有石谷畫悉行昇來。以備查驗。否則拘於看守所。某姓百喙莫辯。不得已將石谷畫數軸呈

上。劉擇最佳者一軸。曰此是矣。縣長斷歸劉。案遂結。劉私喜。謂是物之以假成真。當謝儉兒也。

●守節

江士鐸。鄂之黃岡人。幼受學於鄉之儒士曾瑞徵。曾有女。與江年相若。遂定婚焉。江年十八。入武昌某校。畢業後。東渡游學。年二十五歲歸。行結婚禮。詎知曾女患病久。行禮勉強。倩人扶之。是日不免稍勞。病益增。花燭之夕。洞房中聞呻吟聲。賀客亦復失歡。江於是終日不出門。親自爲曾女調治。半月後。竟不起。彌留時。曾女執江手。嗚咽而言曰。誤君累君。其速再續鸞膠。江亦泣曰。與卿恩深。憐卿無命。當爲卿守節。以報卿也。旣而凡爲江議婚者。咸拒絕。且絕不與閨女游。衆皆非笑之。以爲義夫坊必能建造也。江曰。何必建坊。我心無媿可也。昔人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曾女旣得江。而無白頭之福。不獨白頭。卽親愛二字。亦在苦痛中經過。何天之厄人。如是烈耶。或曰。早歲

定婚之害。此亦其一。然而情固深相契合者。惟不應於病中結婚耳。或曰。婚期乃江之父爲定之。今據友人言。江已守節七年矣。誠難得哉。可以愧世之薄情人矣。

●補無雙譜

明鄒幹在母妊時。父濟爲春坊庶子。英宗有夢。召日官占之。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羣臣。濟曰。臣父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仕至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石。自懸弧以至易簣。始終祿養。可入無雙譜。

又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亦可入無雙譜。

●醉心亭

紀築夫碧雲山館漫錄云。歐公守滁日。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間。令

幕官謝希深雜植花卉。謝以狀問。公批紙尾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至。莫教一日不花開。按歐公醉翁亭。有曰築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此云公築。而復有醒心一亭。則所傳聞異矣。

●金暈月

金暈月。江山縣女子。善畫墨蘭。嫁一縣令之子。早寡。縣令又以事奪職。金父與縣令同官皖省。故聯姻。至是縣令欲還甘肅。金父留女。縣令亦以既未有出聽之。暈月遂專致力於書畫。以爲生計。秋瑾被殺時。暈月幾及於是難。幸某庵老尼剃度之。以免。初秋瑾嘗從金父學。又與金爲盟友。兼學畫焉。革命之事。金實未聞。入某庵之先。一年二十九。與中表某相契。某方斷絃。欲破例與結婚。蓋宦室名門。以再醮爲恥辱。故曰破例也。旣而難作。蟄居尼庵。常鬱鬱不樂。未半年。染風疾。中表某時方游學他省。聞訊馳歸。往問暈月病。已不可爲矣。因爲金曰。妹何以名暈月。答以生之夕。正月十五。適月暈。故也。某

歎曰。月暈而風。今竟病此。誠讖語也。爲之灑泪不止。

●江建霞

元和江建霞督湘學時。邵陽蔡松坡將軍以十二歲入縣學。雖童年。已嶄然露頭角。江以大器目之。召入試院。嘉獎備至。語之曰。觀君文。雖不及老生之細密。有法度。然英爽之氣。森然逼人。天下將有事。君萬不可以文士自命。當早建宏樹。爲衆豪傑倡。蔡唯唯受命。蓋江亦夙以改革主張者。每案臨各屬。常思甄拔奇異之才。湘中士風爲之一變。革命軍興。湖南獨多出類拔萃之士。建霞甄陶之功。不可沒也。

●蘭臺釣蟻

蘭蕙俱不易種。而建蘭尤甚。考諸家之譜。如法栽植。亦不見盡驗。蘭蕙最畏蟻。因其根含有水分。而略帶甜質。蟻喜食之。遂蟄居長子孫於此。而蘭日以憔悴矣。比聞杭州某名士家中。藝蘭甚多。其夫人趙氏。極善培養。故蘭日益

茂。其防蟻之法有二。未受蟻傷者。則以淺缸置水。又於中央架磚。高出水面。然後以蘭盆置磚上。磚之四圍皆水。則蟻不能渡水而侵入蘭盆矣。某名士戲稱之爲蘭臺。以其高出水面。儼然一臺也。若已有蟻蟄其中。則急須翻盆。惟翻盆限於三四月間。過此不甚相宜。秋冬尤忌。防傷蕊也。故不在翻盆時。又有釣蟻之法。將甜香之物。盛以片紙。置之蘭盆泥土上。少頃。蟻來集食。則舉紙撤去之。釣法固佳。願尙不能盡。蓋蟻甚黠。一經幾次。卽不肯復來。是終不能釣盡也。且卽能釣盡。或已遣有蟻卵。則仍出產小蟻。故不若翻盆。并以預防之爲愈也。願以此法告諸有蘭癖者。

●無名女英雄

某君著湘紀一書。未付印。但有傳鈔本。聞友人金永康述。曾見其下編一冊。載有不詳姓名之女子。爲先烈唐才常之鄰女。頗聞唐先生論議。遂大動於心。唐先生就義後。該女子仍抱唐先生之宗旨。思有所補。乃操縫窮業。日在

營門。爲諸兵士縫紉補綴。兵士與之語。則漸以革命思想輸入之。既而爲某團長偵知。捕去審問。直認爲唐才常之黨。不諱。惟不肯言姓名。蓋恐累家族也。余謂當呼之曰無名女英雄。亦可敬之女子也。

▲三異女

人但知木蘭從軍。爲改易男裝之奇女子。今又得三人焉。并述於下。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無人知者。後過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

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伙伴。同寢食者踰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



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澆。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隣有穩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再來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見焦氏筆乘）

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攜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於鑲白旗德住。甲寅。黔滇亂。德住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棺具。易其衣。乃知爲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爲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爲美談。釀金共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見桑門王二傳）

●某軍官

湘友周稷若君語余曰。清宣統二年。在長沙逆旅中。見一相士。自號曰杵湖散人者。相一下級軍官。謂不出三月。君有大厄。過此則有大運。富貴可立致。既而余至漢上。勾當數月。仍返長沙。則聞某軍官以通革黨伏法。去論相時。適九十日云。因有人述某軍官一事。則知冤鬼之果非無也。初軍官娶妻楊氏。早亡。軍官年二十六。姨絕美。年十七。未字人。岳父前卒。因竭力孝順其岳母。岳母固愛之。遂許以次女爲繼。又以名分已定。遂亦不加防嫌。兩情甚洽。時尙未補缺。僅充督署書記而已。姨頗有貲。因資之以爲運動費。既成熟。補某缺。皆某帥之妾之兄一人包辦者。其人有女亦及笄矣。意欲與某軍官聯姻。某帥爲之撮合。軍官不敢違。補缺之前十日。卽令草草完花燭。以妾之兄將奉檄之遠省故也。事爲姨所知。遂自縊而死。岳母處蹤跡雖絕。通革黨事已非一日。某日忽接黨人書。隨草覆言。時黃昏時。聞鬼哭聲。遂出巡視。密書

未藏。爲僕所竊。卽出首告發。僕雖被窺責。欲藉以報復也。明日卽拘至督署。某軍官如癡如醉。所言皆與其姨私暱語。遂斬以徇。故知聞鬼哭聲。及不復藏暱密書。其神志已變矣。此索命之彰彰者。因果又烏能不信耶。

● 方竹

方竹者。南京雨花台花農之子婦也。初方竹名小紅。爲某總長家婢。總長一日偶游雨花台花農家。見方竹一叢。愛之。問價於花農。花農曰。此余子所植者。當喚來叩之。其子至。總長問其價。其子曰。不願售。問何故。則曰。此余妻也。安有妻而出售者。總長曰。植物也。而曰爾妻。何故。其子曰。我於山中發見此方竹。愛之。因取以歸。植之益茂。去年元旦。忽夢一神語。余曰。此方竹一叢。乃仙家遺種。偶然流落人間。子忽得之。是有夙緣。異日仙人來此。仍當取此竹歸。報爾以佳婦也。故曰。此方竹乃余之妻也。某總長聞而異之。且聞其言異。日仙人來此。仍當取歸等語。則意已或卽應其說。有仙骨也。尤欲得之。因謂

之曰。爾欲得佳婦不難。我家美婢甚多。爾可任擇一人。以易此竹何如。花農子則曰。果然否。總長曰。豈戲言哉。遂以方竹送至某總長府。總長出諸婢使自擇。花農子因選得小紅以歸。總長曰。小紅今後可改名。即稱方竹。謂花農子曰。方竹仍爲爾妻矣。或曰。花農子固黠者。知某總長之善於騙人。按某總長即名騙子總長。見某報。而酷喜神話也。故以此語誑之。而竟得美婢爲妻。亦趣話也。

●秋佩室主

秋佩室主乃某大僚之妾。本儒家子。庚子之亂。全家燬於兵火。獨女以至百里外某寺爲母病祈禱獲免。既而無家可歸。投親戚。親戚方媚事某大僚。以女有姿色。遂獻焉。女無如何。且家遭慘禍。父母昆弟輩多未葬。乃藉某大僚力。一一營葬郊野。兩年後。生一子。旋殤。女見某大僚所爲事。多違於理。性又暴戾。又得二妾。寵亦移。乃乞爲女道士。許之。因號秋佩室主。初在京師。既偕

其師雲游南嶽。遂棲於衡陽某庵。周心石者。唐才常弟子。曾在湖南時務學堂肄業。卒業後歸衡陽。時至某庵與佩秋談道。後悉其家世。知有年誼。蓋秋佩之父與心石之叔。爲選貢同年也。心石已入同盟會。因說秋佩以革命事業。某庵深入山曲。地僻希人跡。秋佩喜其寂靜。故棲息焉。至是得周心石爲之先容。凡逋逃之客。往往遯跡其間。聞黃克強亦曾避匿庵中半月。題送子觀音龕前一聯云。「善男女皆大歡喜。新國民視此甯馨。」或曰。秋佩室主後更名佩秋。蓄髮還俗。由黃將軍之介紹。與周心石締百年好云。

### 補行合巹禮

新會梁生如玉。有潔癖。年三十。未娶。文名噪遐邇。好潔之名。且駕其前焉。尤奇者。見女子修容飾貌。粉白黛綠。輒不屑一盼。人問之。則以爲汙孰甚焉。恆避之若浼。弱冠游庠。議親者。皆宦家巨室。雖高才詠絮。絕艷羞花。均婉詞謝絕之。父母深以爲憂。勸諭之言。盈萬累億。親戚朋友。明諫婉諍。率不能動。及

壯人皆知其立志堅決。無復有費詞爲作蹇修者。父母年近六旬。家本世族。處境亦豐裕。所生止一子。抱此缺憾。無法轉圜。亦遂委之天命。於是老夫婦恆出游名山叢林。廣爲布施。以冀後福。一日在某寺修佛事。寺有老僧。年八十餘。退院久矣。忽出見梁夫婦。謂之曰。老僧能知人心事。苟有不易解決者。能借佛法斡旋。梁夫婦異之。以其子好潔不娶。告且言切望抱孫。又祖宗血食爲重。願師大發慈悲。設法挽回之。則雖重裝五百羅漢金身。亦所願焉。僧曰。是不難。令郎自有良緣。某縣東鄉某村某田家。有女名阿鳳。年十六矣。未字人。君夫婦速歸。以厚貲買爲婢。彼貧苦。必願之。令郎今冬將病。病且經年。顧不害。令此女侍奉之。俟病愈後。必有好消息也。但不須裝飾。且令樸素清潔。勿犯令郎之忌可也。如其言訪之某田家。果有女名阿鳳。姿首雖不惡。然鄉村椎魯之氣。自不能免。梁夫婦卽託人買歸。納之己房。乘間問其子如玉。曰。阿鳳好否。惜不識字。兒肯教之乎。如玉曰。教之亦可。但勿令入我書室。我

自來母房也。女頗慧敏。只讀數十字。且能領會講解。父母以僧言愛女視之。不令任僕婢役。如玉亦常常稱阿鳳之慧。父母喜。既而如玉果病。母則語之曰。兒病醫者謂不能速愈。須靜養。阿鳳細心。可令侍疾。兒以爲何如。如玉曰。良佳。兒心緒稍舒時。仍可教之讀書。以爲消遣地。殊勝沉悶一室也。父母益喜。密囑阿鳳須小心侍奉。勿觸其怒。鳳唯唯。如是半年餘。如玉病已愈。教阿鳳讀不輟。阿鳳朝入暮出。他親友來問疾者。鳳亦不避。問疾者退。多竊竊私議。亦有爲梁夫婦慶者。既而如玉病全愈。體加健。一日。父母設盛席。宴如玉。命阿鳳侍酒。酒半。父母謂如玉曰。今日兒知我兩人之意乎。欲有所商於兒。兒能勉從乎。如玉意亦知之。因曰。惟父母之命。兒不敢不從。決不如從前之固執。以爲父母憂也。於是父母大喜曰。祖宗有靈。今夕良辰。卽以阿鳳納諸兒房也。如玉卽起立謝曰。敬聽堂上之命。顧視阿鳳。俯首含羞。如玉復曰。余向視女子爲不潔之物。今與阿鳳相處久。但覺其可愛。無復有絲毫不適余。

懷之處。不知何故。且其曲意待我疾。無微不至。固可感也。父母曰。此我佛如來爲冰上人。實有不可思議者在。是夕宴罷。如玉遂以阿鳳爲妾。明日。里中譁傳此事。說親者又復接踵至。如玉仍請父母一一謝絕之。一年後。生子。至子晬周。大開賓筵。如玉與阿鳳補行合巹禮。迎外舅姑至其家。老僧所謂良緣。至是益驗矣。

● 洙涇魯烈婦

魯烈婦。本姓張。其父爲魯氏養子。有魯屏者。乞爲女。及長。妻其子祥。家洙涇之西市。距萬安橋不數武。洙涇當江浙襟喉。商舟絡繹。羣妓環處其間。祥母沈。故娼也。與祥逼婦爲倡。不可。屢加捶撻。或減其衣食。積久。志益堅。終不能奪。烈婦志必死。預告其父母曰。婿家以貧致此。兒將死。兒死命也。慎毋抵婿於罪。一日。祥母憤欲刦之。烈婦知不免。遂紉襟裾。潛啓後戶。躍急湍而死。里人初求其屍不得。越八日。乃獲於秀州塘。顏色不變。裙釵完整。觀者如堵。咸



驚爲神異。有泣下者。皆願營其墓。立祠以祀之。郡守龔公。親爲文勒石墓上。休陽汪柯亭（文柏）先生有魯烈婦詩云。彤管誌孤貞。其事難枚舉。從容自引決。半屬巾幗侶。奇哉不辱身。乃有青樓女。端莊本性成。目不窺廊廡。父曾作螟蛉。誤配歸於魯。食貧良自甘。粗糲度寒暑。詎意茲里中。摩登伽所聚。目挑復心招。不識機與杼。夫猷姑益惡。迫之倚門戶。婦意不可迴。日夕加箠楚。自知無生理。私語媪及父。我死憐夫貧。切莫拘園土。茹荼三載餘。姑怒如虓虎。密紉身上衣。潛投急流處。屍浮秀州塘。八日猶不腐。閭閻競聚觀。歎歎不知數。村嫗亦何知。登墓時懷糲。異事須表揚。僉謀達官府。豐碑七尺高。卓立河之漘。嗚呼此奇節。古今未易覩。如彼渭與涇。分流各歸渚。亦如青蓮花。淤泥中自吐。以此勵澆風。名教庶有補。

●食鰕二萬尾

上虞某孝廉。傳者軼其姓名。乾隆時人。性嗜鹹鰕魚。謂鰕本美味。願非着鹽。

不可。搓以鹽。鎮以石。一晝夜即可烹食。則其肉結。其味透。佳良之食品也。自少至老。幾於每食必需。非此便覺無下筋處。山珍海錯。不以易也。友朋戚里。之以酒食招者。必備此。某年游杭之西湖。聞靈隱寺僧號石化老禪者。善相人。決貴賤禍福不爽。因就相焉。老禪謂公家有餘蔭。名登乙榜。終身平善。口福頗優。應食鰾二萬尾。盡此數。則天年告終。因急問僧。今共食幾許。尙餘如干。未食乎。僧笑曰。公自食之。乃不記。反問老僧耶。固問之。則曰。觀公氣色。所食已近二萬餘。不及十尾。後宜戒殺耳。孝廉於是不食鰾。居杭十餘日。歸經其門下士李生家。李即邀之留宿。且曰。聞先生將至。昨已在市中買得肥鰾數尾。殺而醃之。在杭逆旅中。倘不能飽。嘗此風味乎。孝廉急止之曰。今已戒食鰾。述老僧語。李亦不敢強。既歸。忽病。數日不食。自念石化僧謂我尙餘數尾。鰾未食。當無恙。既而病加劇。乃使人走杭問僧。僧曰。病不起矣。二萬鰾已食盡。使者謂自聞師言。即戒食。何云食盡。石化曰。歸途有人殺而奉之。雖不

食實爲孝廉戕此生命。其數已盈。不可禳也。比使者反。孝廉已作古矣。此事聞之上虞張士釗。余按與某太史食鴨事相類。太史喜食鴨。少時嘗夢至一處園亭清幽。花木暢茂。竹林之外。有一方池。大可一畝餘。中畜鴨無數。旁有人。太史問何畜之多。其人曰。此區區者。咸當奉公作下酒物也。旣覺。頗不爲意。其後年老臥病。一夕。復夢至某處園亭花木。一如曩所見者。急至竹林外。觀池中。只有鴨一雙。浮於水面。餘俱失所在。回顧則曩所見人猶無恙。因問羣鴨安往。曰。公自食盡。何乃忘之。驚而寤。急戒勿殺鴨。越二日。其女來視疾。熟二鴨爲獻。則太息曰。吾命止於是矣。未幾遂卒。或曰。此秀水朱竹垞先生事。

●鴨腦豆腐

吳縣潘相國家某西席。越中名士也。待之敬。每日饋饌。必令館僮請示。而後進。一日午餐。有豆腐一品。製頗精潔。食之甚可口。後館僮請示。則曰。無多喋

喋。但日以昨所煮豆腐來。餘可隨廚中便也。如是月餘。偶出經營鴨店。見門首羣鴨未割。而頭皆破。似刀劈者。怪而問之。則曰。活取出鴨腦。故問何用。曰。某第某師爺。每食不可無豆腐。試思豆腐有何佳味。乃取生鴨腦。入豆漿。因小箱自製者。誠富貴家別開生面之異味也。某西席聞之。咋舌。自念初爲便捷計。孰知暗中造孽如是。遂絕口不食豆腐。

●梅花地

明夏忠靖公原吉。由尙書來治蘇松大水。晝夜經營。暑不張蓋。浚黃浦。導淫水歸於海。於蘇浚白茆塘。劉家河水患乃息。時有某處士居夏溪之濱。忠靖曾接見之。後還朝。以處士詩尺土寸田皆入貢。更無隙地種梅花句入奏。卽命賜梅花地十畝。免其賦稅。誠一時佳話也。今訪之鄉人。無能實指其處者。石予先生有詩云。賜地聞蠲十畝租。詩人遭際古來無。夏家溪上尋遺迹。風景如何遜石湖。按忠靖浚河時。有夜過唐行詩云。雲間西北唐行鎮。夜半歸

來月滿船。三白青蚨欲沽酒。恐驚雞犬惱人眠。聞此詩勒石。唐行鎮某廟。庚申之難。燬於兵火。迄今猶未補勒云。

●蘇子瞻石鐘山記沿酈元水經注之誤

彭蠡口之石鐘山。古來咸謂以水入石罅。其聲似鐘。得名。酈元所謂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也。李渤則以斧扣石。自謂得之。如云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是說久爲蘇子瞻所笑。蘇子作石鐘山記。以元豐七年六月。月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聞大聲發水上。噌吰鏗鞳。與周景王之無射。魏獻子之歌鐘相類。蓋山下皆石穴。空中多竅。風水相吞吐。涵澹澎湃。而爲此聲。因謂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自此記出。而石鐘山之論定。斷然以聲之似而得名。無復可疑。曩時。里中有農戶顧某者。自江西歸。非復土音。蓋庚申之難。其年尙幼。被掠至湖口縣。十餘年始還故里也。自言在湖

口久。每冬令水涸。偕人入石鐘洞。其地頗多游者。或謂其形如鐘。故名石鐘。據此則又似以形得名。余以曾讀蘇子瞻石鐘山記。不之信。後於友人處。見彭剛直公集。中有石鐘洞一詩。詩有序。辨正昔賢之說特詳。乃知農戶顧某所云非謬。然則漁工水師。雖知而能言。仍不若士大夫之見信於世。亦可慨矣。今以彭公一詩一序。并錄於後。序云。湖口縣鐘山有二。一在城之西。濱鄱湖。曰上鐘山。一在城之東。臨大江。曰下鐘山。卽蘇東坡作記處。冬潮落則洞門出焉。其中透漏靈空。亂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墜。途徑蜿蜒。如龍蟄伏。枯蛤滿峭壁。儼然鱗甲。左右旁通。曲折寬敞。天光四映。可容千人。最上層。燭而登。平坦溫暖。老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餘。峽有子洞。蛇而入。高廣可容三人坐。壁題丹房二字。旁多小詩。均新奇可喜。如我來醉臥三千年。且喜塵世無人識。又如小憩千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等句。大約皆曩時游人狡獪之作。惜無年代可考。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上鐘山亦然。當以形論。不當以

聲論。蘇子謂窾坎鏗鞳。噲如樂作者。乃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天下水中山多矣。凡有罅竇。風水相遭。皆有噲噲鏗鞳之聲。何獨此山爲然。至酈子水經注之說。更不能無疑。余身歷其境。以形象意度之。故賦此詩。以待考古君子。詩曰。懸崖幽僻洞。盤屈曲彎環。路路通蟠。以蟄龍鱗甲紫。飛來老蝠羽毛紅。天工巧劈湖山勝。鬼斧潛鏤岫穴空。頂上丹房無恙在。不知何代住仙翁。

●朱淑真生查子詞別見歐陽公集

余嘗閱某說部。有云。朱淑真元夜生查子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花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楊升庵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家婦所宜耶。王漁洋云。此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爲朱氏作。世遂以此詞疑淑真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閱後。余卽查歐集。果有生查子詞二首。其一卽去年元夜時也。其二

亦係閨情。編歐公文集者。諒無誤。茲并錄之。云。含羞整翠鬢。得意頻相顧。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兩首情詞相類。則元夜生查子詞。當定爲歐公作無疑。不當以累淑真也。

●名士騙金

吾蘇玄妙觀。著名全國。自彌陀寶閣燬於火。迄今有年。無修葺之者。雖嘗聞某某公捐資興築。乃仍聲銷影沉。世不乏淨修之善男子善女人。何舉不願結香火緣乎。一日。宴集某君家。縱談及此。相與慨然。時吾友陸君在座。笑謂余曰。彌陀寶閣。雖未重建。正恐如唐伯虎祝枝山之騙得重金。以玄妙觀爲名。而恣其揮霍者。或已不乏其人矣。時一座聞之。皆訝曰。有此事與否。今姑勿論。顧唐祝二公。甯有此事。子不且厚誣名賢乎。陸君曰。吾聞之吾友某。吾友聞之故老。云見某書。以其事離奇。余曾悉記之。今可一述焉。於是舉座皆曰。願聞。陸君曰。唐祝二公。浪游揚州。極聲妓之樂。費用將絕。乃相與謀曰。今



鹽使者課稅甚饒。可爲抽豐之計。因喬裝爲玄妙觀募緣道士。詣臺造請。鹽使者怒叱之。二公曰。明公將以貧道爲游食歟。貧道所與交。皆當世賢豪長者。卽如吾吳文衡山祝枝山。唐伯虎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信。請奏薄技。惟公所命。鹽使者威霽。卽命賦牛眠石詩。二公立就聯句云。嗟峨怪石倚雲間。（唐）拋擲於今定幾年。（祝）苔蘚作毛因雨長。（唐）籐蘿穿鼻任風牽。（祝）從來不食溪邊草。（唐）自古難耕隴上田。（祝）怪殺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倚夕陽煙。（祝）鹽使者得詩笑曰。詩則佳矣。募緣何爲。二公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蘇州玄妙觀將圯。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鹽使者卽檄長吳二邑。（按是時未有元和縣。元和縣分設在清雍正朝）資金五百。爲葺觀費。二公得檄。遂歸。投檄二邑。更修刺往謁二邑令。云爲道士關說。冀卽得金。二令如其數付之。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月餘。而金悉盡。異日鹽使者蒞蘇。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無新葺形。

迹。責任持。住持茫然不知所對。召長吳二邑令責之。令答曰。奉公檄。適祝京兆允明。唐解元寅云。自揚州來。極道公爲此盛德之舉。並代道士領金。職卽與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二公所爲。惜其才名不問也。

●詩婢穉蓮

武林候潮門某宦。湘人也。有一子。好學。耽吟詠。最愛竹。所居徧植。蕭森綠玉。環繞書舍。雪月風花。別繞幽趣。以竹醉日生。自號醉竹。娶顏氏墨琴。錢塘世族女也。善畫。顧不能詩。醉竹以所詠屬和。每謝不爲。固強之一日。出花箋一幅。則次夫子原韵二律。清婉可歌。醉竹狂喜曰。固謂卿必工此者。甯有如是妙人。而獨留缺點乎。謝家道韞。卿不多讓矣。墨琴面頰徐曰。恐俚句見哂。乃反過譽。得不媿煞耶。其實和詩非墨琴作。乃捉刀於從嫁之婢名穉蓮者。先是墨琴七歲上學。穉蓮方五歲。令伴讀。乃聰慧遠過墨琴。墨琴讀書十年。親炙名師。所得僅粗淺之文理。惟畫筆殊工妙。性所近也。穉蓮追隨不少。輟詩

詞並工。師大賞異。墨琴亦極愛穉蓮。故從嫁焉。穉蓮才既敏慧，性又和緩，惟貌少不颯。醉竹既得墨琴和詩，已要之吟詠。墨琴乃大窘。於是直告以故。醉竹不甚信。命穉蓮試之。初猶不肯。以墨琴勸，乃應命。醉竹則大賞之。墨琴有妒意，自悔前此之鹵莽。既而以事至母家，穉蓮從墨琴密告母，乞留穉蓮。會醉竹奉父命回湘，理遺產事。稽半年，比返杭，而穉蓮已爲墨琴父母遣嫁一富商爲妾，遠去川中。醉竹知之，頓足責墨琴曰：卿何爲此忍心事？負彼并負我耶？墨琴委爲此固顏氏之婢，由父母作主，不能留也。自是夫婦情愛漸落。久之，醉竹竟放於酒，以療亡。而墨琴受永久之淒涼，則妬之一念釀之也。有述穉蓮絕句兩首云：偷把吟箋置枕邊，綠窗深鎖抱詩眠。窺人偏有樓邊月，冷逼深宵零露天。海棠浥雨倚牆陰，滿院幽蛩帶病吟。寂寞黃昏看燭焰，更和誰去說秋心。讀其詩，滿腔幽怨，那不令人魂消。述者又云：計其年，尙未逾花信也。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誦李後主語，爲慨然久之。

●夢佳麗

雲間某姓子。讀書甚慧。家中延師教之。年十七矣。猶未聯偶。師他出。即偷閱艷情諸書。一夕。忽夢至一處。如大家園亭狀。花木池臺。怪石異鳥。目不給賞。既而步過曲廊。深入內屋。有一少女。方在刺繡。見生至。停針起迎之。恍惚中似已知其名者。即呼之曰佳麗。少女即應曰。唯候郎多日矣。今始下顧。遂相將登樓。則女臥室也。陳室華美。均非常見物。有琴聯一副。則師所言。因怪問曰。此聯何時請吾師所書耶。按其年月。師正在我家。何我未見其執筆也。女漫應之曰。即託爾師之公子求得者。惟是生意師之世兄。何亦相識。方欲問。則見梁上一巨鼠。有八九寸。適墮生帽。驚而覺。是日恹恹迷離。無心讀書。託病而臥。既睡去。仍夢至其處。乃續問女曰。某世兄亦相識耶。女曰。是吾母之寄子。故相親也。生問女已字人乎。則曰。字其表兄。嫁有日矣。今新寡。生心頗動。然以與師家有葭莩親也。不敢冒昧。恐聞於師。被戒飭。蓋師甚嚴也。方躡

踳間。忽師之子。攀帷入。見生先在。怒而以掌擊其首。生又一驚而覺。於是默祝續夢。終無痕跡。祝之年餘。杳如也。後乃始以其夢告於膩友。友慨然曰。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或曰。述者諱言雲間某姓。蓋卽吳門劉生。畢業某校者。今已不幸矣。夢幾次後。遂染病不起。余亦姑以所聞紀之。不復究其果爲何人也。

### ●尼庵艷藪

余閱舊小說。見一駭聞之事。因以推想豪華門第。家風墮落者。笄女少婦。飽煖多慾。惟侯門如海。游蜂浪蝶。永永隔絕。遂乃以尼庵爲媒介地。其萬惡叢雜。有不能盡狀者。良可悲也。亟錄其事。以爲世警。俾家庭有所懲創。而欲爲社會保持道德者。於此藏垢納污之庵寺。尤當深注意及之。斯可耳。某生者。恆狎游青樓。一日。閒行至某庵。庵中老尼。生所素識而相善也。見生至。嘻笑不止。鼓掌謂生曰。兩日作何好夢。將令汝快活死。生問何故。尼曰。五日後。可

早來。幸秘勿洩。生唯唯。至日。凌晨。遣人邀生。至則鳴鐘鼓。禮佛號。僧尼麁聚。幾無容足處。生不知其意。稍坐。卽趨出。尼目之曰。且吃齋去。生以尼意在求施。佈探懷出金與之。尼捉生手而掐其指曰。太不曉事。生猶未喻。徘徊日暮。欲俟間遁出。尼揣知其意。挽入一小房。桌上明燈燁然。酒肴豐美。令生坐。扃門而出。微從門隙呼曰。且飲酒。勿憂寂寞。生徧視室中。設四榻。茵褥帷帳。悉豪貴家物。帳內先有三少年。各臥一榻。見生來。亦不驚異。生坐。更餘。聞笑語聲。啓鑰。尼秉燭。引四婦人來。皆艷粧。見生而笑。生卻避不敢前。尼引生袖。付一少婦。睨生曰。男子漢。反作態耶。各相顧而笑。三少年亦皆自帳內出。婦人各挾其一。就坐酌酒。謔浪歡洽。尼起曰。老物且避。諸婦亦笑而起。各擁少年入帳。生所主最少。尤妖冶。至四鼓。尼開門進卮酒。門外輿從雜沓。燈火續紛。各起整粧。少婦贈生金盒子。玉鴛鴦。惜別登輿而去。生偃息至曉。竟不知誰家眷屬。未幾。尼病死。無復後會。數年後。生疽發於項。三日夜。亦死。

●朱企秋

雍正時。山陽有才女朱華。字企秋。耽吟詠。著有碧筠館詩詞草若干卷。嫁淮陰陳秀才文浚。伉儷甚篤。花晨月夕。極夫婦唱和之樂。生兩子。皆敏慧。企秋年二十七。以瘵疾卒。病殆時。曾作一聯贈文浚。并規誨二子云。大丈夫何至常鰥。當再求玉杵良緣。他時餘痛難忘。莫向新人談舊婦。小兒子終當有恃。勿輕信蘆衣故事。異日承歡惟謹。須知繼母即親娘。友人萬雲士爲余述者。謂見諸碧筠館遺集卷末。王浩然所撰朱企秋女士傳略云。

●挽妻詩之質樸

山陰張笠亭。幼習米業。家計頗裕。娶妻駱氏。貌美。性情婉淑。伉儷甚相得。張以營業故。常在外。每歸。駱氏必謂之曰。君業已足。何不讀書。習吟詠。爲行樂計。而乃奔走道途。風塵僕僕。與逐利估客伍。以君資敏。年又未壯。爲風雅士不難。自甘暴棄。殊可惜也。笠亭漫應之曰。諾。待我圖之。又半年。駱以產難亡。

笠亭哭之慟。出一卷示人曰。此吾妻所作詩也。余不耐觀。故常不以爲意。且常強余學。余每婉言卻之。然不忍拂其意。每曰。少待。我當爲之。而今已矣。但不知余妻詩果佳否。戚里中有能詩者。閱之。拍案叫曰。工絕佳絕。豐於才而齎於福。大可悲也。或傳其佳句云。庭院秋聲疑鬼語。關山月冷替人愁。又曰。秋冷一蛩吟曉露。落紅誰惜斷腸花。蓋讖語也。笠亭求人代作挽詩。人答之曰。夫婦之情。纏綿悱惻。豈他人所能代寫者。須君自作。方有真切語。於是笠亭奮然欲學詩。以報駱。先爲數語曰。我欲作挽詩。須等我三年。三年學得成。懽喜君生天。三年學不成。尋君到黃泉。亦友人傳述者。後未審究竟也。按笠亭所爲六句詩。質樸無修飾。實情至語。非他人所能代者。余謂友人。笠亭後必能詩。可以此卜之矣。

●楊默默

宮子壽。湘之岳陽人。喜攻舊籍。家富饒。其父自鄂中罷官歸。於君山旁築別



墅饒園亭之勝。一時賓客往來皆名士。詩酒結社。歲無虛時。子壽猶及見之。家有婢數人。年皆十五六。中有貌最陋者一人。楊姓名默默。子壽父名之。以終日默無一語。人不之問。則寂不作一聲也。顧性極敏慧。事子壽母極謹。子壽娶朱氏。亦宦族。殊悍。美於色。嫁資尤豐。常挾以驕人。子壽以默默爲母所愛。婢也。呼爲默默姐。他人則多阿默默之。朱氏初以阿默默貌寢。不之忌。旣而聞默默姐之稱。積不能平。謂子壽曰。母死當驅遣阿默默。子壽聞之。至私慟。蓋聞朱氏口中突吐母死二字。傷孝子之心也。未幾母病歿。子壽父已先亡。家政均操諸母。子壽故不善理繁劇。至是朱氏大得意。以爲可集權中央矣。喪事畢。首議遣阿默默。時子壽母未葬。默默則哭於柩旁。願俟葬畢。朱大怒。謂汝何人所依。據何禮。執竹板撻之。子壽聞之大哭。責朱曰。婢亦人所依據者。道德先太夫人。人生前。非默默姐則不適。汝欲急遣之。則不孝。且執竹板撻人。犯刑事。舊道德喪盡。新刑律不貸也。朱益咆哮。戟手罵阿默默賤人。面黑若炭。乃良心亦復如

是我家長養爾。不自顧醜物。乃逞狐媚以惑人耶。轉身指子壽曰。汝袒護之。可代爲起訴。子壽亦怒。謂我寧與爾離。亦不來訴汝。朱氏聞一離字。遂除素服。奔母家。親友咸來排解。各走極端。有知子壽者。謂平日屈意下朱氏。朱氏益驕悍。實則非懼之。恐激成口角。貽憂北堂也。今一朝洩憤。鬱極而發。勃不可遏矣。朱素驕橫。經此挫折。亦不願再合。或謂子壽少年簡靜。朱素不之悅。自易離也。子壽既正式請律師代表與朱離異。朱氏亦爲同樣之手續。嫁資當然全歸朱氏。子壽謂從此可清靜矣。默默爲太夫人所愛。每夕在上房教之讀書。子壽亦知之。謂今宜出外求學。我於喪中。不能教汝。恐被陳承祚之嫌也。今默默已入某校矣。湘友書來云云。後事如何。容再函詢。刻尙未得其詳也。

●王勇姑祠

溫州某山中。忽來一虎。屢出傷人。獵戶裹足。鄰農患之。近山有村曰八哥村。

相傳以郁姓幼子名八哥者。射殺鉅盜得名。村中有百餘戶。皆業農。虎有時下山入村。村中人益憂懼。羣議遷徙以避虎。時有王姓一女子。年十八。家貧。父母殘廢。困於衣食。女忽發奇想。走告村中數富戶曰。我能殺虎。惟不能必我之不死。死則父母病老無人奉養爲慮耳。於是皆曰。果能殺虎。以釋一方之憂者。爾父母當受優異之供奉。無憂衣食也。女子欣然而去。某日。聞山中虎斃。王姓女子亦死矣。叩其父母。則曰。此女嘗在舅家學擊刺術三年。非此虎猛獠。或可不死。今雖死。而虎患亦滅。吾女之志也。於是各富室集金雇僕婢。奉養王女之父母。爲女立祠曰。王勇姑祠。

●潘公子軼事

潘功甫公子。喜佛學。性極慈善。不願出仕。家居力行善事。人有以緩急求者。無弗應。鄉里咸以佛子稱之。衣服樸素。偶至街衢。不識者不知爲相國公子也。殘冬旣屆。恆懷米粟。若一二斗三四斗者。又銀票數錢。或一兩兩半者。至

私街小巷。於黃昏時。倚門竊聽。門內或談貧苦之況者。卽以米票或銀票於門隙入之。以濟其急。而不使知名。一夕。至某巷。聞某戶有女子哭聲。知新寡貧乏益甚也。乃以票入之。適爲流氓所見。疑其有他故。圍而索詐。除所懷銀米票悉以與之外。不足。又以翡翠鼻煙壺與之。始得釋。明日。公子親至吳縣。述其事。乃追還翡翠鼻煙壺。拘流氓一一懲之。

●王心筠兩夢

王心筠以其父宦鄂而死。去家束裝南下。家在保定某縣東門外。負郭而居者。妻方有娠。頗不願出門。不得已。珍重揮淚而別。旣料理喪事畢。又以其父負累不能遽歸。須待清理者。盤桓至年餘。始求得同寅某公出而排解。方得脫身。樞寄佛寺。待再來運返故里。隻身還鄉。中心急迫。兼程進。去家十里矣。天已暮。昏黑無月。有破剎入宿西廊。並無僧人。念天明卽當去。姑蔽風露而已。有頃。遙見殿中走出鬼魅數輩。各手持刑具。向外而去。久之。聞有哭聲自

外來。則披髮女子數人。被拽而入。末一人。髣髴其妻。心甚驚愕。欲諦審之。則已入殿內。因屏息匍匐而進。既近殿。視之。果其妻也。形容憔悴。跪於鐵索。慄慄涕泣。心中大痛。竟上殿。問某氏犯何罪。鬼魅以棍擊之。負痛而醒。乃一噩夢。謂妻已死。天將明。急趨至家。家門無恙。入問。則妻方病。謂昨被拘至陰曹。幸君來詰問。殿上王者命釋歸。謂壽未終。誤拘至者。妻姓陳。云但聞呼余王陳氏。及午後。聞左鄰黃陳氏猝病死。方悟所謂誤者。鄰婦當死耳。越數日。妻病愈。抱所生子。隨心筠至破刹。設祭於殿上。虔拜而去。心筠父雖作官十年。家仍貧。頗以運柩歸里爲難。思貨去祖遺屋。忽夢又至破刹中。殿上傳語。王心筠不必貨屋運柩。但隻身至鄂。自有所遇也。既醒以爲異。姑試之。略措川資。再赴鄂。至寄柩之寺。寺僧云。此間某街百姓。已贖金千兩。方當寄書。請君來取。問何故。曰某日大火。延燒近某街。見爾父顯靈。遂反風滅火。故以報也。既運柩歸。尙餘金不少。遂致小康云。

●柴才子

柴采。蘆墟人。父灌圃。極貧。采早歲失學。後爲人傭。夏月販瓜。寄居某姓。近家塾。聞其師教讀。久之能記憶。讀千家詩。信口成誦。又久之。居然能爲詩。然多俚俗語。至五十後。雖曾自築草舍。爲有室人。顧仍貧苦。有人記其除夕避債詩云。門前索債亂如麻。柴米油鹽醬醋茶。我亦管他娘不得。後門走出看梅花。聞者咸謂末句之妙。蓋昔人意境所未有。實爲築避債臺者別開生面也。又詠燈花云。不借東風力。花開自有光。居然命意甚高也。又傳有七絕一首。不知所詠何題。詩云。三間門面六招牌。南是醫生北藥材。流水小橋船響處。家家引領望人來。或曰詠航船。亦未可知。當時人皆稱爲柴才子云。

●林孝子

一夜雪階耐寒臥。半生絮被抱溫眠。此金翠庭學博爲餘杭縣林孝子詠也。孝子名三。人皆呼爲林三。母老矣。孝子年亦近四旬。未娶。以種菜爲生。住餘

杭東門外家蓋近市梢也。東門有黃紳者。家中所食菜蔬皆林孝子每日爲送去者。雖大風雨無阻。黃紳篤信之。恆豐其值。某年冬月大雪。孝子乃挑菜入城。至黃紳家。黃紳有女嫁於西門外十里。亦喜食孝子之蔬。是日卽命送之西門外。及歸時已晚。天嚴寒。雪未已。黃紳留之晚餐。始歸。及至家。則母已閉門睡。於門隙窺人。燈亦熄矣。乃不復敲門。臥於階。困倦甚。卽睡去。少頃。冬防隊過。疑爲竊賊。捕之至局。問知爲孝子也。卽留宿局中。飼以粥。明日黃紳聞之曰。我幾誤之。旋以婢年十九者嫁孝子。孝子於是有妻。金學博詩所以云云也。

●阿銀

漢上適盒老人。湛深經術。通歷代金石韻學。書法精妙入神。一吟一詠。又皆性情流露。善能感動人。老不得志。光緒中葉。薄游海上。浪迹花叢。酣酒狂歌。流連忘返。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著海漚集一冊。多贈妓聯語。題跋以紀

其事自作草書。付之石印。相隔三十年。此雪泥鴻爪。存者或無幾。友人某君。舊藏一冊。借歸閱之。狂草飛舞。愛不忍釋。其中事迹。則於阿銀。尤鍾情特甚。爰撮其大略。錄之如左。阿銀可兒。乃公陽里陳彩紅家大姐。其人瘦不露骨。肥不垂肉。面目端雅。肌膚柔潤。不事脂粉。修潔可愛。不苟言笑。溫然如玉。足不纏裹。生來纖細。天然嫩筍。無須雕琢。匪獨青樓名妓。不能及其萬一。恐閨中淑媛。亦無若此人者。豈天台仙子。溷迹人間。故故隱於下位耶。然與鄙人劇不相倫。恆難覲面。每造其家。非值跟局外出。卽屬有心逃避。不得已。每於酒聚時。特叫陳彩紅出局。求其能見阿銀一面耳。恐其不來。又必於局票上。注明阿銀跟局四字。然來則來矣。終難親近。海上成例。出局必由娘姨大姐。進客人水煙。而阿銀獨創新例。不復爾爾。乘其不備。將煙筒置臺面上。曰。自家吸。卽將玉纖抽退。甚恐被人捉拏。其立也。愈望愈遠。甚至立於隔臺對過。躲入人叢。余目固不善視。雖終日面談。亦難遽飽眼福。如此羞縮遮掩。其何



能堪。偶得見一面。必多方禮服。自認不是。望其原恕。下次改過。定爲規矩。而阿銀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亭亭玉立。香遠益清。望其顏色。有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之概。亦似熟讀聊齋誌異。得恆娘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之訣。不然。何相需甚殷。而相遇甚疏耶。自古求人者常畏人。受人求者常驕人。原不以阿銀爲怪。噫。老夫髦矣。無能爲也已。豈有他求哉。不過如造骨董家觀玩好。然明知福不能消。力不能購。倘此物尙在。不曾被他人將去。總以多見常見爲幸。至見且不能。而所遭益苦矣。何鄙人福薄若斯耶。周君福如謂余曰。爾愛他。他不愛爾。尙有何趣。不知鄙人之趣。正在斯也。昔人有句云。凡事難求皆極好。但能如願便尋常。求則得之。未知甘苦。每因其易而忽之。不若困難而見巧。余之於阿銀也。彼雖棄余同弁髦。余終視彼爲奇珍。縱阿銀終不我愛。亦無妨事。况阿銀乃不雕不琢之天。正因不知相愛而見其長。或曰阿銀大姐耳。何鍾情若是。不知古人原有忘分之交。物色風塵。固如是也。情之所

至。亦有何嫌。日來饞想渴思。偶得一聯。贈我阿銀。樂不可支。聯云。三層阿閣。巢靈鳳。一角銀河露小星。西蜀鮑樹人明府曰。凡事求急反緩。不若無心得之。自易易耳。觀阿銀舉動。在有意無意之間。尙不絕望。釋氏云。不理你。正是理你。故人蕭紉雲游戎。不知余酷愛阿銀。一日問余。海上賞識何人。余曰。賞識甚多。惟一大姐爲最。游戎曰。余亦閱人多矣。曾見一絕妙大姐。花膚皓齒。眉目如畫。臂如嫩藕。身材修短合度。天然窄條細足。真堪凌波微步。試勿言其名。驗有同情否也。余曰。唯唯。游戎言其地與其年。果阿銀也。足徵英雄所見略同。由此知阿銀尙完璧待字。依然不雕不琢之天。無怪其面上有寶光也。余前曾向人道阿銀之好。人多不信。因余固短視。皆曰。瞎子見得鬼胖瘦。余亦自疑目力不佳。或恐有誤。游戎乃瞭焉者。其言如是。方知阿銀爲天下有目共賞之人。江陵名士鄧木之明府責余曰。姘娘姨。姘大姐。海上頹風也。好好一箇人。到此便染習氣。余曰。非人之求染習氣。乃習氣之妙。實足以染

人也。甘心受責。亦何辭焉。編者按適盒老人所謂遊戲三昧者。味其雋語。不少妙於說理處。閱者幸勿買櫝還珠可耳。

●前身衛玠

隨園詩弟子劉霞裳。有潘安之貌。且善自修飾。隨園老人每出游。必與霞裳俱。尋芳拾翠。士女如雲。往往到處圍觀。擲果盈車之事。不讓古人。專美於前。某君以詩嘲隨園。有云。此老不知看衛玠。誤誇看殺一東坡。同時上元張元禮亦美丰儀。不減叔寶安仁。某日過淮清橋側。時夕陽欲墜。里巷女子。多有倚門而立者。蕭氏一女子。瞥然見之。不勝愛慕之情。詢之女伴。知爲前巷某宦西席張先生。其家在某處。閒從此橋左側經行者。女脈脈含情。若有所思。明日夕陽時。又倚門待之。不至。一連數日。不獲再見。遂奄奄病作矣。一月餘。日益沈重。醫藥罔效。臨終之前一夕。以實告其寡母。且泣曰。兒得再見張先生一面。死亦願矣。母難之。明日母以須辦後事。將商諸鄰右某嫗。甫出門。適

值張元禮到館。經淮清橋側。母故識張者。又見旁無人。因以女爲君致死告。張急隨母到女榻前。女氣垂絕。母急呼之。云張先生已來。女開目一視。淚出兩眶。不能語。旋終。張哭之慟。知其家貧。傍晚遣僮送銀二十兩。賻之。館東某亦名士。聞此事。填高陽臺一闋記之。詞曰。橋影流波。谿光映雪。畫簾不捲春深。脈脈含愁。斷腸人在樓陰。游絲不繫羊車住。倩何人傳語青禽。最難禁。倚徧雕闌。夢徧羅衾。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璫佩寂。紫玉煙沈。前渡桃花。依然開滿江潯。鍾情怕到相思路。盼長隄草盡紅心。動哀吟。碧落黃泉。兩處難尋。按張元禮善畫仕女。其畫稿每用前身衛玠一印章。人謂丰姿絕世。此四字洵無愧也。

●雙星會

雙星會傳奇。上元秀才司馬石圃所撰。石圃身長玉立。有瀟灑出塵之致。與某校書有嚙臂盟事。爲父知。遂託人薦至京中處館。並令試北闈。不許南還。

石圃雖戀戀某妓。不敢違父命。乃撰此傳奇。以寫胸中抑鬱。有南柯子詞一闋云。渡口傳桃葉。溪頭說范雲。笑他街巷說紛紛。都把才郎心事作新聞。心結愁千縷。人歸瘦幾分。內人不解問殷勤。今日眉頭真箇爲誰顰。後某校書適人石圃知之。以詞遺意。有從今無計會雙星句。

●奇夢

褚頑石。蜀之遂安人。客京師久。以某年秋間。束裝出都門。作還鄉計。八月十六日。臥病太原逆旅。以中秋節。遇故交某君。觴於酒樓。大醉歸寓。已半夜。風露侵感。遂致有疾。是夕夢至家。妻王琬英迎於中閫。相見執手而泣。頑石自忘其病。以琬英之顏貌憔悴也。訝曰。五年不見。卿何憂傷至此耶。琬英曰。君歸。我當漸愈。因相將至臥室。甫坐定。琬英啓篋。出粉帕一。示頑石曰。此點點作斑者。妾之淚痕也。今以與君。頑石受而納諸懷。又出花牋一幅。示頑石曰。此妾方脫稿者。急欲與君一觀。頑石誦其詩曰。五年君久棄粉鄉。落月關河

妾夢長。今夕夢醒。忘露冷。幾叢山桂吐濃香。頑石隨和之曰。身在都門。心故鄉。擁衾無寐。怨宵長。歸來已分黃花節。誰道猶聞桂子香。旣而妻喚女婢小玲至。則十五六雛鬟也。貌僅中材。而姿態無小家羞澀之狀。頑石訝曰。我出門時。無此人。卿何從得之。琬英曰。新從山西買得者。以奉君。卽問小玲願否。小玲曰。惟夫人之命。頑石狂喜。問曾識字讀書否。曰。略識字。君教之。未晚也。方談話間。忽門外發巨聲。琬英起立。慘然曰。君速出門。妾亦去矣。遂驚而寤。異之。詩猶歷歷能記。明日病未已。逆旅主人遣一婢侍湯藥。則夢中所見者。試呼之。小玲果隨聲而應。尤異之。小玲則曰。婢昨夜夢甚奇。曾一至府上。得見夫人。問余家中門戶何如。余妻狀貌何如。悉對不爽。惟謂君宜靜心養病。冀病愈速歸。恐夫人亦病也。越三日。小愈。卽辭逆旅主人。并寄存行李。輕裝南下。旣至家。始知琬英於八月十六日死。停柩叢桂堂中。頑石哭之慟。啓視遺篋。淚帕果在。旋至太原。向逆旅主人買小玲。爲述所夢。主人感而許之。

●古雲莊

江南有一名士曰古雲莊者。本魯籍。或曰其遠祖爲古冶子。晏子二桃殺三士之一。雲莊七世祖。自濟南遷寧。遂爲江南人。雲莊幼孤。其母薛氏教之後。出遊。名師友相習。學問大進。尤善章奏。知之者謂合賈長沙陸宣公爲一手。自三十歲後。卽遊憲幕。辦奏稿。主者恆倚重之。某年在晉撫幕中。辦兵事奏銷案。與某中丞意見不合。幾爲所害。卽變姓名。遁陝西之某山中。依寺僧曰竹琴者以居。爲課寺中兩幼僧。暇遊山麓村舍。得識一酒友。曰李韻秋者。人極豪爽。時雲莊改姓名爲李載生。寓再生之意也。韻秋與認爲兄弟。謂五百年前卽是一家人。韻秋長三年。雲莊兄事之。韻秋有妹。年二十矣。頗敏慧。喜學書。日臨池染翰。韻秋亦授徒餬口。家計粗足。得脩俸。悉付酒家。雲莊亦好酒。故成莫逆。一日韻秋至山寺訪雲莊。適雲莊他出未返。而書篋未鍵。韻秋竊啓之。見有玉章一篆法甚佳。則古氏雲莊四字。心疑何處得來。蓋某中丞

欲殺古雲莊事。韻秋亦聞之熟矣。後見日記一小冊。有雲莊自誌字樣。心疑載生爲雲莊變名。因思一探其實。待許久。雲莊至。韻秋卽挈與下山。至酒肆。雲莊以書篋未鍵。隨以鎖鍵之。與偕出。韻秋於路上語之曰。君知某中丞將派人來山中偵察乎。雲莊訝曰。偵察何事。曰。偵察足下耳。雲莊變色曰。余向不識某中丞。絕無關係。何爲偵察我。韻秋見其局促狀。心知有故。因曰。君非李載生。卽某中丞深忌之古雲莊也。無瞞我。雲莊以韻秋交好。卽吐其實。且急問偵察之信何來。韻秋亦實告之。雲莊始釋然。韻秋乃曰。我甚愛君。平日所恨者。卽君亦姓李耳。雖爲兄弟。卻不滿我意。雲莊訝曰。何故。韻秋曰。君試猜之。雲莊默念片刻。謂終不得解。韻秋曰。君獨身。而我妹未耦。因幻想若君非李氏者。則以我妹奉君箕帚役。或不見棄。而我亦可告先人於地下矣。今君旣姓古。則我願可償。不知君意若何。雲莊卽下拜曰。飄零孤客。暫栖僧舍。旣免死亡。又得家室。兄賜多矣。問聘禮。曰。古玉印一方。卽是良媒。屈之兼爲。



聘物可也。或傳其催妝詩有云。逋客山中無長（上聲）物。誰知玉印卽良媒。蓋紀實也。未幾晉撫得罪。被逮入京。論戍邊。雲莊以仇人已去。遂復姓古。

●張雨岑

張貴。滇藩陸某僕也。父曾爲雲南典史。旣沒。貧不能歸。張庶出。嫡母待之虐。卽逃。幾至乞食。後爲陸僕。初事陸。陸方守某郡。張事之謹。甚寵之。張本名雨岑。幼曾讀習小楷。旣隨陸。陸有需用小楷處。恆命之爲捉刀人。其後陸升藩司。不一。年。滇亂。擾及藩署。陸挾印出避。家中死數人。張挈陸幼子。出走某縣。事定。已半年餘。陸降職。仍爲郡守。一子當日卽死於亂。一子驚而病。未幾亦死。後得張送幼子歸。乃大喜。感其恩。蓋張逃出。亦身受數創。幾於不免也。陸夫人謂張貴甚義。不當以僕視之。且彼父亦官滇中。有同僚之誼。陸亦以爲然。遂以內姪女妻之。而使司帳署中。後爲捐一典史。使仍列於官。陸復任藩司事。張曾一署縣令焉。

●白桃花村

金陵神策門外西折三十餘里。有白桃花村。葉氏所居也。梅郎中曾亮有葉耳山詩集序。耳山卽白桃花村葉氏之族人。葉氏有名兆奎者。生一女。少長卽愛花木。而尤愛白桃花。家有圃。圃內外徧植此。十年成林。約有數千百樹。三月初旬。花開如雪。女名雪娘。以十二月大雪節生。故名。雪娘喜詩書畫。父兆奎爲上元名諸生。所交遊多一時名下士。咸聞雪娘名。雪娘字如臯。劉生嫁有期矣。劉生染疫遽亡。雪娘舅氏久宦京曹。至是乞休歸里。家亦在神策門外。時當春日。兆奎邀之來賞白桃花。其舅問所植何如是之多。則以雪娘酷嗜之故告。舅曰。白桃花神爲息夫人。君所知也。今甥女酷愛白桃花。本非吉兆。如臯劉生現已夭折。他日境遇未卜何如。宜善自愛。蓋舅氏年已高。性又戇直。故爲此拂逆之談。兆奎默無以答。舅亦自知過語。乃顧左右而言他。旣而兆奎以告雪娘。雪娘旣暗傷劉生之逝。又聞此言。益傷於懷。乃爲白桃

花神詩曰。不封國母作花神。潔白桃花薄命身。不信紅顏竟爲祟。最傷心是息夫人。自是雪娘立誓不再字人。願奉父母以終。至兆奎夫婦沒。雪娘年已四十餘。族人欲爲請旌立貞女坊。後改議以孝女請旌。立孝女坊於白桃花村。

### ●佛王孫

甘肅某山多產蟋蟀。白露將軍之氣象。無一不趑趄桓桓也。顧不能鬥。與他處所產蟋蟀異。吾友行健君因事至甘省。聞之不信。親往調查之。適中秋時節。他處作鬥蟋蟀戲者。正秋興矯健之日。而某山蟋蟀。但憂然長鳴荒野。竟無採捕之者。以無鬥志也。究其由來。謂係近十數年所造成者。土人名之曰佛王孫。蓋蟋蟀本號王孫。今既不好鬥。大有菩薩慈悲之意。故佛之也。又聞造成此不好鬥之蟋蟀。其人姓楊。名鬼谷。以科學理想試之。謂期諸三十年。庶可告成功乎。鬼谷好奇又多財。於入秋後。懸賞買蟋蟀。翦去其兩牙。使之

細如三尾。(卽蟋蟀之牝者。俗名三尾)僅能食物而已。翦去後卽放之。某山凡有捕得已翦牙者。不給值。爲惡其爭奪而好鬥也。故思改造之。如是十餘年。行之無倦。此山蟋蟀居然漸漸退化。其牙與三尾無少異。不復能鬥。久之而好鬥之性根拔去無餘。鬼谷之以學理試驗也。謂私慾發達。雖小蟲竟不可制止乎。我必改造之人。皆笑爲擲金虛牝。必無效果。至是而將軍菩薩矣。佛果有知。亦當曰善哉善哉。爲是佛王孫之名。鬼谷之友。李滄江也。

●葛子筠

聞故老言。張文襄守某郡日。有幕僚葛子筠者。沈默寡言。笑文襄目爲謹飭之士。而不知實跌宕風流詞客也。在幕中未半年。卽他去。文襄有姻戚某者。少年喜冶遊。於妓女願碧仙處。見子筠贈詩。有繾綣難言此心曲。分飛有恨上眉峯句。蓋臨別時語也。歸以語文襄。文襄大賞之。謂詩意用宋人毛澤民事。妙在暗而不露。子筠不讓澤民。余亦當追蹤東坡。旋致書子筠。邀其還幕。

而子筠名遂鵲起矣。按東坡爲杭州守時。毛澤民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云。淚濕欄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湖回去。東坡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作。以澤民對。公語座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

●四隻白脚

禾城某姓。舊族也。其主婦某氏。尤多拘忌。每至新年。則物物取其成雙。語語集其吉祥。一家之人。無不遵從。僕婢有新來者。恆使舊雇之僕。一一教之。使無有不祥不吉之語發見。致干主婦之怒。甚兢兢也。先是家有牝犬一。黑色。於臘月下旬。將近送灶之夕。產小犬五頭。其二身黑。而四足皆白。主婦以爲不祥物。命傭僕棄之野。未半日也。母犬仍銜以歸。主婦怒。命投之荒僻之溪。

中其家有燒火婆。喜念佛。性慈而慧。憐二小犬之斃於非命。常念阿彌陀佛。若爲之超度者然。日未有間斷也。未幾新年矣。平時且取吉利。何況正當物物成雙語語吉祥之期。於是合家婢僕等。出言吐語。愈益謹慎。過二日。主婦之兩女已嫁者。聯翩歸寧。僕婢等皆迎接賀年。說兩姑奶成雙恭喜。少頃兩位姑爺亦相繼入門。諸僕婢等又相與前道賀。此兩婿者皆在滬上某大學讀書。橐橐之聲。而足上所穿之履。固純白者。燒火婆見而喃喃曰。又是四隻白脚進門。何不也趕他出去。一婢聞之急掩其口。止勿妄語干罪戾。

●霜蓉曲

洞庭湖上。有詩人焉。其姓李。其名姑爲之隱。以霜蓉曲故。李君詩才。橫絕一時。而尤工長慶體。人謂不讓吳梅村。所著詩集。已刊行問世。而霜蓉曲一篇。則爲其族人負一才女而作。旣而徇族人再三之請。未之刊入。有知其事者。詳以語余。爲述之如下。李鑑秋者。岳州人。家饒於財。當讀書省城之日。與丁

氏女名雙蓉者相識。丁故士族。家式微矣。雙蓉雖不入學校。曾受書於父。舊學頗有所長。貌亦麗。鑑秋與訂白頭約。旣而鑑秋畢業。欲踐前盟。父母阻止。謂丁氏寒微。辱我門第。且自媒非好女。蓋父母已有成見。欲爲之定婚。某氏某氏故世族。女又新自美國歸。鑑秋與一見。意爲所動。而前盟遂寒。致書丁氏。述迫於堂上之命。非有負心卿也。雙蓉復書。盛稱其孝。絕不露怨意。顧自此遂病。纏綿不愈。以母氏百計勸慰。已亦強自排解。稍能進飲食。似漸有生氣矣。會戚里有爲壽事者。招之觀劇。初不欲往。亦以母勸。乃勉強隨母一行。旣而觀所演長生殿。至埋玉一齣。心傷特甚。歸而誦袁簡齋詩云。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玉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吟誦再四。聲淚交迸。又感寒疾。醫藥罔效。病一月而沒。雙蓉自得鑑秋廢婚書。改名霜蓉。此洞庭詩人霜蓉曲之所爲作也。聞李君俟續刊詩集。終當以此曲補之。

●再世之寶黛姻緣

近有人述某女士一詩。謂是再世之寶黛姻緣也。詩云。非釵非黛濫竽羞。忽惹當年公子愁。贏得蘭窗吟院本。半生好夢入紅樓。蓋贈其夫婿作也。艷情綺蹟。亦足資酒後茶餘之談助。爲歷述之。女士姓姚。名紀琴。字韻秋。其夫婿。則杭城貴家公子。李姓。襄名。贊公。其字。十六歲時。改字怡紅。以酷慕賈寶玉。熟讀紅樓夢一書也。既而將家中小園。略事修改。若怡紅院。瀟湘館。當然爲必不可少之建築矣。家富百萬。父母僅此一子。愛若掌上珍。理固然也。既而漸漸有病。雖飲食如恆。而神筋漸失。正確之作用。時時有匪夷所思之語。蓋口中常呼林妹妹。往往步至瀟湘館。灑一掬傷心之淚。久之。飲食減。體亦羸。父母甚憂之。乃爲之勿遽擇吉期。辦婚事。爲急救之法。諸親戚皆以爲對病發藥。固甚正當者。幸已聘定姚宦女士。媒妁以此意直告坤宅。坤宅以婿之關係。亦滿口贊成。結婚之後。李公子忽大叫。爾等以寶姐姐來誑我。我是要和林妹妹在一塊兒的。說罷不肯宿新房。仍獨居後園中之所謂怡紅院者。



且常使人去請林妹妹。道你們替我請林姑娘來。我有一句話。要對面同他講的。講了以後。我就死了。於是父母更加著急。沒有方法使他回復原狀。後來好容易有一個親眷。想了一條極妙的計策。把這李公子醫好。居然回復原狀。夫婦和好。不二年。就生下了一個兒子。當時那個親眷說。現在只有請新奶奶自認爲林姑娘。親親暱暱的叫他幾聲寶哥哥。那麼怡紅公子的病自然好了。這叫做心病還須心藥醫也。却好姚女士早已在那裏天天偷看紅樓夢。揣摩林黛玉的意態。怡紅之母。以此意告姚女士。女士謂我亦思用此方法。故已經在此預備。於是父母以新婦投機。十分快樂。如法泡製。居然一藥而愈。惟後來夫婦稱呼。仍是林妹妹寶哥哥。未曾改口云。

### ● 乩仙詩

友人述某處乩壇。多詩仙降臨。人有來觀者。輒示以詩。詩中嵌人姓名或字號。頗不着迹。張君心約。與其戚字子春者。同往觀。乩仙寫詩云。曄曄桃花如

笑我。依依楊柳解迎人。癡心早與東風約。之子同來一賞春。則嵌心約子春四字也。又贈梅清來秀才云。君家先祖吳門隱。省識神仙本姓梅。今世幾多塵積感。清言却喜秀才來。嵌梅清來秀才五字。亦穩愜也。余近閱呂碧城女士信芳集。集中亦附乩仙詩一首。蓋碧城與朱劍霞女士同觀扶乩。乩仙示詩。嵌入兩人姓名也。詩云。江上誰家玉笛聲。綠波如鏡月華清。似聞天際仙人過。半擁朱霞出碧城。我蘇閩門外。及城內蕭家巷。有兩乩壇。頗聞不乏佳製詩章聯語。余尙未之見也。

鬼怕甌北詩

友人述某年某處。發見邪術。剪紙爲鬼物。動以咒語。能夤夜入人家。攫取財物。或崇嚇婦人小兒。使之顛病。久之。雖男子亦多戒心。夜不敢出戶矣。一夕。一士人從外郡來。宿旅舍。黃昏時。皆闔門寢。士子以爲是殆風俗使然。因觸離感。秉燈觀書。適披甌北集。少頃。有大聲震門外。門隨闢。一青面鬼。長止二

尺餘。竟來撲人。士子大驚。急以書擲去。鬼卽倒。變爲一紙剪之物。夾入書中。披視之。見有腰有征蠻舊血痕。句。明日喧傳遠近。卽家家書此七字於門。妖物遂戢。

●客述漁父遺墨

平望友人李君。風雅士也。豪於飲。與余爲酒敵。昔歐陽公言。石曼卿與劉潛。在江樓對飲。人稱之爲酒仙。余與李君。亦頗有此風味也。李君嘗爲余言。往在故人家。作文酒雅集。而書畫掬客適至。有書畫若干件。惜多贗鼎。惟冊頁十數幅。乃近今名人手筆。畫絕少。大抵尺牘爲多。書法行草正楷均有。頗不乏蒼秀豪邁之筆。殆非僞物。蓋作僞家必冒昔人。不冒今人。且中亦有不甚有名者。故知非僞也。李君記性極好。一見往往數年不忘。他人詩文。論之琅琅上口。余至欣羨之。此事自關天分。不能強學也。吳門前輩記性之好。推吳霜厓先生。亦一見不忘者。李君有此天分。造就亦不可限量。惜乎其牽於家。

事商業。不能盡力於學。頗可惜也。李君謂當日冊頁中。見有桃源宋漁父畫桃花一枝。又致友人書數通。皆短簡。書法似不及畫法之佳。余問畫有題句否。曰有。因請誦之。李君仰首略思。曰得之矣。因誦曰。春潮千里下江東。迎面桃花處處紅。余自武陵源上至。還山無路一漁翁。又云。迷津莫再問前途。消受江頭酒一壺。容易飛花逐流水。招魂我自向秋湖。余聞之。愀然曰。宋漁父乃革命先烈。爲袁世凱所忌。遣刺客狙擊於滬上車站。遂爾殞命。人人嗟惜者。今觀其題畫詩。殆有不祥語。倘所謂詩讖者。非耶。余又問尺牘能否記得。李君曰。皆無關緊要事。大抵宋先生未出山時之筆墨也。余曰。偉人手筆。不可多得。雖吉光片羽。彌復可珍。君姑誦之。李君曰。只恐不能全記。姑以其有趣味者語君乎。因仍仰思片刻。乃誦曰。昨日見約。叙於某兄處。饑涎欲滴。顧某兄書舍。牕前臭尿鬢。素所著名。牆高庭小。臭氣盤旋不能散。弟欲前仍卻。遂終孤負。夜夢口腹神與鼻觀涉。訟至許久不肯休。眞咄咄怪事。又與某云。

今日觀劇歸時過晚。家中夜飯多已喫完。謬云已於友人處飯。實則乾上宿。未及二鼓。飢腸轆轆作雷鳴矣。余聞之喜曰。是真趣語。雖以余之記性不佳。亦能記之不忘也。

### ●客談魯滌平之相

客張君自湘省東旋。談湘中事甚悉。又與今贛省主席魯滌平之祕書某君友善。魯在湘時。張君常與某祕書往來。故習知魯。一日見報上載有魯滌平辭贛政府主席事。因縱談及魯。謂魯之相貌極好。余曾見過兩次。並謂魯少年時。曾遇有談相者。決其異日必貴。且謂其心術至正。必爲君子人無疑也。蓋自來談相。有八字訣。以衡人貴賤邪正。往往不爽。所謂八字者。卽同圖貫實。于甲于申是也。其人面相若同字。圖字貫字實字。他日多貴。心術必正。必爲君子。卽不貴。或屈居下位。或老守窮廬。必能守身若圭璧。不肯阿附人。媚悅人。以求富貴者也。假使其人面相若干字。甲字于字申字。他日多賤。心術

必邪。必爲小人。卽或攫取一時富貴。必由其脅肩諂笑。趨炎附勢而得來者。亦必不能保其長久也。且此等心術不正之人。得志之後。又必貽禍無窮。蓋其貪得之心。不知饜足。援引敗類。傾陷忠良。爲其長技。國家之亂。人民之患。皆此輩造成之者也。魯滌平少年時。偶偕友人至某處游玩。適有談相者在。衆人圍繞。蓋此談相者。自誇鐵口。謂善相天下士。能相定終身。過客幸勿失之交臂云云。魯與友人見衆方圍觀。亦往觀之。談相者一見魯。卽起立拱手向魯曰。這位少年郎君。卽所謂天下士矣。蓋少坐談談。魯謝不欲。謂方有事。改日奉訪云。友人勸以略坐一談。魯曰。此江湖術士訣。何足信。兩人遂去。同時圍觀中。有認識魯滌平者。因問相士曰。此人好處在何。相士曰。此人面相。卽合得同圖貫實四字中之一同字。其面長方。其心至良。立身正直。秉性清剛。他日必得志於時。且非尋常富貴中人。必能建立一番事業者也。此事其祕書某君亦知之。嘗以語客。客所以述之能詳也。近日魯滌平電辭省政。

府主席。以贛省匪多。不能肅清。故因思方今大亂之日。何省無匪。何省能肅清。而魯獨引此事爲其疚心之端。是其存心。已不同他人矣。當年相士一見之下。卽稱爲天下士。殆非虛也。

●田桐愛重才士之述聞

田桐字梓琴。鄂人。以文學家而爲革命事業者。南社巨子之一也。今考終於滬上寓廬。國府明令褒恤。極生榮死哀之盛。客述田氏軼事。頗足令人仰慕者。謂有湘人李某。家貧拓落。喜爲韻語。年方弱冠。流徙江湖。所如不得志。願不肯乞憐於人。某年得友人薦。曾一度爲某巨紳家教讀西席。未半年。卽被逐。傳者謂與某巨紳家婢有染。實則愛婢秀外慧中。每暇卽教以讀書。兼課以唐詩三百首。口授諷誦。音調悠揚可聽。李某嘗謂婢。我聽爾誦詩。寒可忘衣。飢可忘餐。抑何其能移吾情若是也。婢初名某。旣而爲之改名鄭奴。意以康成自居。而以詩婢目之也。其事未傷風雅。乃竟見嫉於館東。或云館東老

而無子。欲納妾。而夫人不之許。頗屬意此婢。欲請願夫人。而納爲小星也。李某年少翩翩。館東蒼顏白髮。窺鏡自視。自以爲不如遠甚。恐婢之貴少而賤老也。乃不及期而解李某館。李某惘惘無所之。田氏聞之。召與語。喜其俊爽。索觀其詩。益歎爲不可多得之才。於是欲贈以多金。使東渡求現時急需之學。李某辭不受。謂入校讀科學書。雖時下所重。顧猿鶴之性。厭苦樊籠。若強使就範。必生疾病。幸公恕之。田氏又謂君少年多才。惜生斯世也已晚。若依然科舉時代。翱翔翰院。非君而誰。今既不願取得學校新資格。恐不足以自立。奈何。李某則謂貧困無妨。但能不違我心。固自適矣。若矯揉以求聞達。非所願也。田氏歎曰。君志氣清純。才質自異。他日足以自立。我前勸君東渡求學。未免以普通心理待君。非君知己也。且吾國國粹。此後正需有立志保存之人。君果能一意國故。當從經史入手。先立根柢。然後可以言學。李某唯唯。因請投贖門下。田氏曰。此事不必拘拘名義。討論學問。砥礪性行。但相與爲



友可也。聞李某後曾爲某偉人祕書。才優學博。極見信任。田氏獎勵之使成材。且曾資以買書之費。其愛重才俊。亦可風矣。

● 呂煥炎與岳忠武王之馬

桂主席呂煥炎。爲人暗算遇害。肘腋之間。潛伏豺虎。平素親信而資以護衛者。乃受賄反戈。忍心害理。世途荆棘。殊堪痛歎。報載其太夫人年逾花甲。撫尸痛哭。以垂老之年。遭此慘變。肝腸寸斷。悲苦烏可言喻。又傳呂煥炎事母甚孝。一旦幽明路隔。知孝子之心。有不能遽死者。泉下傷痛。雖悔奚追。或問所以當悔之故。應之曰。世局混亂。戰禍終無已時。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觀報載。各戰地橫罹災禍之慘痛。幾於目不忍睹。耳不忍聞。假使彼輩稱兵擾亂之徒。苟一念及人人皆有室家。家家多有骨肉。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屠刀放下。寧非立地成佛乎。呂主席以勘定禍亂爲其主旨。誠與擾亂時局者。不可同日語。但一旦遭人狙擊。他且勿論。以平日孝事之老母。而中道拋棄。遺

以至悲至慘之殘年逆境。入地而有知。不且謂當日假使不動天君。不管世事。耕山釣水。以養慈親。詠蘭陔補亡之詩。供晨夕馨潔之膳。不綦樂乎。而今如是。能勿悔乎。客聞余語。則曰。子言雖多感觸。顧亦知禍福之有前定乎。我聞諸桂友陸君。陸君則聞諸其父。陸君之父。與呂主席之父。呂公蓋同邑而有友誼者。其述呂公之言曰。我子煥炎。異日或能有所表見於世。未必終爲庸庸碌碌之人。但恐其不獲以天年終。陸君之父問曰。何以能預料之。呂公曰。我嘗至岳王廟游覽。見山門廊下。塑一白馬。蓋岳忠武王生前所乘者。旣歸數日。一夕夢此白馬直入吾門。醒而異之。未幾。忽報吾妻生一男。卽煥炎也。吾思忠武王之馬。亦有英雄之性。况世固有以名駒驊騮命名者。謂馬之爲物。能以勇武爲國宣力。與尋常動物迥殊也。以此測之。吾兒他日。或非凡材。乃越數年。我又夢至岳王廟。見廊下泥塑之馬。忽驤首振鬣。向余長鳴。余喜而撫之以手。及去。則馬又奮蹄送我。旣聞弓鳴一聲。回顧則馬已中箭倒

地。余亦一驚而覺。以此思之。他日或當爲國宣力之時。猝然殞命。未可知也。客述如是。迄今回想。此夢殆已應驗。且今歲庚午。庚金色白。午屬馬。白馬一箭殞命。尤奇驗矣。

●段芝泉金剛經癖

段合肥芝泉。自不談國事後。常往來於天津大連灣兩處。聞客之略習芝泉蹤迹者。謂近年居大連灣日蓋多。杜門謝客。每清晨。焚香一炷。誦金剛經幾卷。其最親之門客。某某數人。見芝泉愴然物外。無意塵世。而且手頭亦頗有不能闊綽之概。况因辭欲他往。芝泉則固留之。謂諸君有高翔遠覽之機會。僕當然不能見屈。如果暫欲休閒。此間小住爲佳也。因之諸舊客。雖不常在芝泉之門。而亦時時往來。其左右止少有兩三人也。諸客爲芝泉所親。亦以其不願捲入政潮。頗與臭味相同。故投契深而相處久耳。余聞客言。因謂如是門客。在今日爲不可多得。宜段氏之不能忽然任其他往也。客又云。芝泉

向有圍棋癖。近則偶與門客手談一二局。不必日日爲之。惟金剛經則無日不虔誦。門客中有俞姓者。頗通佛學。芝泉尤重之。暇則必與討論佛氏書。爲消閒送日之工具也。大連灣有販布客朱姓者。誦金剛經十餘年矣。一日爲芝泉所聞。邀之至。與暢談。並謂如有暇日。可常來敝寓。自嗣朱某遂爲芝泉坐上之賓矣。或謂此等市井小人。不宜多近。芝泉笑不應。久之。謂左右曰。昔嘗聞吳門潘功甫。日邀一皮匠。至其書室中談經。彼相國公子。不以富貴驕人如是。况我下野已久。久爲平民。何得以市井爲小人乎。此次反動派。假託段芝泉吳子玉名義。意在鼓動失意軍人耳。其手段甚卑劣也。芝泉微有所聞。乃託門客爲之登報聲明。前日某報。曾有段合肥啓事。謂敝處並未代表在外云云。則其心迹明矣。芝泉謂人云。余日誦金剛經。而乃不能放下屠刀乎。民命堪憐。吾不能救之。深自愧矣。又或偶談往事。則深惜徐又錚。謂其人之才。實不世出。傷於奸人之手。我至今不能忘。我如死。君等且看此奸惡。

害民之人。如何結局耳。又錚之死。主謀者。已人人知之。故芝泉與客談。亦不須直揭姓名也。觀此則芝泉決不有代表在外。洵非虛語也。

### ●逆子殺母

平望。吳江巨鎮也。近聞有逆子欲殺母事。事雖未成。而天道昭彰。諺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者。信不誣也。逆子李姓。姑隱其名。博徒也。博而負。則強索之。母並不溺愛。初以正言勸戒。屢不見聽。則往往痛罵之。不稍寬假。本年。又狂賭而大敗。欲歸向母索銀二百元。密購銷鑷水一瓶。懸腰間。母如不允。將毒而殺之。以遂其自由取銀之計。天理良心。至此皆已絕滅。逆子某。本在某藥舖爲夥友。午後出藥舖。欲歸家。實行其弑逆事。時天忽大雨。繼以雷電。逆子行不數步。自覺周身發熱。若陷於火者然。旋見四面皆似環圍牆壁。竟無可行之路。心始大恐。乃默禱此事決不敢爲。幸天垂佑。既而見面前忽露白光一道。長不知究竟。乃依此光狂走。走里許。至九華寺側河濱。白光通入河

內某卽一躍入河。河濱本多漁舟停泊。見人投水。卽羣來拯救。旣撈起。某覺偏身仍復狂熱。呆若木鷄。而雷電仍不稍止。羣起詰責某。某乃盡吐其實。衆謂何不取出銷鏹水。當場棄去。某乃從腰間解下一瓶。於石上擲碎之。並跪求天宥。其時有好事者。報知其母。其母惶恐。奔至河濱。見狀亦跪而代求。約半小時計。雷雨始止。逆子得無恙。此廢歷正月二十六日事也。或云逆子某所業之藥舖。其牌號爲維新堂。記者曰。子欲殺母。母仍憐而救之。世之不諒其父母者。可以悟矣。又上天好生。矜憐悔罪之人。則世之惡人。亦何爲不改行爲善哉。記此實事。以告世人。

●黃鶯曲

近來流傳中外之艷史而實係傷心史者。莫如黃慧如事。亦旣播之人人之口。而又演爲新劇。登諸舞臺矣。惟見諸名流之歌詠者尙少。非有吳梅村善爲長慶體之老手。安能遣詞隸事。俾之曲折熨貼。無絲毫遺憾乎。茲讀天津

高潛子先生黃鶯曲。驚才絕艷得未曾有。雖起梅村爲之。恐亦無以遠過也。詩云。春風吹上垂楊綠。二月黃鶯出幽谷。不隨飛燕繞樑。棲卻化啼鶻抱枝。哭妾家。生小近平湖。大母嬌擎掌上珠。錦樣年光花品貌。玉般心性雪肌膚。綽約番風廿三四。聰明略識相思字。入畫蓬鬆墮馬妝。懷春宛轉求凰意。無奈良媒欲覓難。忘憂深怨北堂萱。屢乖月老牽紅線。誰向風姨護皂幡。翠軟紅欵。懶茶飯。嬌癡姊妹誰相勸。紫姑枉自卜金錢。織女依然隔銀漢。名花窈窕向人開。勾引游蜂上鏡臺。自是青鸞愁獨舞。可知赤鳳爲誰來。瓊戶無聲花漏凍。奴星雙照立駒夢。紅綃手語解崑崙。紫玉心情寄韓重。良宵三五卽高唐。一刻千金願易償。花裏秦宮迷蛺蝶。樹頭小吏化鴛鴦。粉黃微褪容光減。深情織就同功繭。錯比明珠老蚌含。漫憐白壁蒼蠅玷。遙鐘促漏易消魂。鸚鵡開籠悄不聞。竊藥素娥能作賊。改裝紅拂善私奔。憐母何如憐婿熱。家計商量愁獨活。溫嶠寧煩玉鏡臺。綠華先贈金條脫。盜道無師翅不飛。頻勞

慈母寄當歸。六州黑鐵真成錯。十幅青綾不解圍。官符急下如星火。可憐鞦  
韆瓊鎖。餓狸悲鼠事難言。彩鳳隨鴉計先左。誰教生女嫁槃弧。下策無端  
誤阿奴。莫向車前歌芣苢。自來山上采靡蕪。中谷有蕓嘆其溼。佻離怨女嗟  
何及。鬢臂終尋鈿合盟。盈懷獨抱瓊瑰泣。困柳欺花等狹邪。煢煢白兔更無  
家。墜歡已成蕉鹿對簿還知護艾緞。不是朱陳結姻眷。翻從王滿評良賤。  
紅葉牽成露水緣。黃花播盡風流案。妾身畢竟未分明。郎命先躔貫索星。狂  
獄應添望夫石。鳩巢權築語兒亭。柔腸那禁波三折。擁髻捧心正愁絕。南國  
空招杜宇魂。東風亂落燕支血。安用紉兒學老娘。一朝胸坼化空桑。呼名咬  
皎原無父。垂死依依不見郎。玉棺鎖骨拋荒蔓。滿城傳唱中郎徧。詐死猶疑  
茉莉方。還魂那有梅花觀。落蕊浮英總棄捐。吳儂漫道想夫憐。自由戀愛皆  
如此。一誤回頭已百年。



東小橋南。有園幾處。而以羅氏一園爲最勝。羅君湘人。聞平素奔走革  
命事業。購地築園。爲休息之所。園中屋宇不多。多果樹。有池。有橋。有假山。繁  
植花卉。以牡丹爲特盛。又有藝蔬之圃。所雇用園丁僕婢。皆湘人也。胡石予  
先生有游東小橋羅氏園詩。序云。羅氏園林之勝。甲於城南。金女士守恆。與  
園主人女公子遲慧同學。爲紹介往游。同游者。張鏡歐。楊若栴。陳俊珠。周愛  
華。諸女士。金楊陳周。皆余女弟子也。詩云。春華不害歇。芬芳萬綠園。林夏正  
長。疊石竹邊山。意好一池亭。外水風涼。片時清話空塵雜。百感勞懷息莽蒼。  
不速自來應我笑。還思重訪讀書堂。（原注云。承遲慧導游一周。羅君往海  
上。其讀書精舍。猶未過也。）又有磐溪者。亦城南小園之一。在帶城橋街內。  
園主人洪靖。字青立。蜀人。閉戶讀書。不問世事。并報紙亦不觀。園中花木少  
而菜蔬多。有自食其力之意。聞岷山紳士李菊農。爲其親家。菊農幼子洪氏  
之婿也。石予先生有贈洪詩。題云。磐谿主人洪青立。見過寓齋。因寫示城南

詩。別後賦此寄贈。詩曰。曾爲磐谿賦一詩。隔谿凝望立移時。探梅是處元生客。看菊當年云舊知。原注云。君言六七年前。居鱗畦日。余曾過其草堂看菊。徒步卻勞先枉過。相逢那得不嫌遲。城南僑寓多明哲。農圃爲鄰隱處宜。又一首。題云。青立約余過磐谿。越三日訪之。出舊作見示。并和余城南詩。既別再寄。詩云。重到南園訪舊知。菜花黃徧雨餘時。平生雅喜蕭寥客。舉世誰吟閒角詩。如我亦應爲圃老。對君益悔讀書遲。青山當牖谿環宅。避世桃源意在斯。諸書皆石予先生蠟印贈人者。十全街有何氏園。主人何亞農。晉人從事革命。在辛亥壬子間。其後開設織布廠。或云有激而使之抽身者。神龍現首不現尾。蓋見幾之士歟。閒中課園丁藝花竹。種菜蔬。翛然自適。喜作畫。亦或吟詠。寄興而已。夏初芍藥盛開。秋末菊花怒放。時有二三知友。舉酒觀賞。何君爲十全街王氏之壻。故居與相依云。

闕園閣。接李印泉先生建。以奉其太夫人者也。太夫人闕氏。因以闕名園。

中雜植梅花松竹等園之南。彌望田疇。與農家爲鄰。油菜花時。黃金滿地。南風之薰。遠送芬馥。田歌聲與讀書聲時相酬答也。戊辰春日。先生病疽。爲庸醫所誤。幾殆。後由天賜莊蘇醫生竭力治愈。爲時甚久。經兩次接血。而後有轉機。蓋接血非驗得其血之性質相等。則不可妄接。初次接血。係取之先生夫人。而後猶嫌未足。繼續招人接血。屢登本城日報。謂與先生有友誼。願犧牲已血以贈之者。或願取得代價者。均請到天賜莊博習醫院。一驗其合用與否。歷一週餘。日有數人到院。驗之迄不合。最後蘇醫生驗得己身之血。與先生合。願贈先生。乃請齊門外福音醫院某醫生行手術焉。人皆謂先生爲外國人。欽重如此。由其人格之高所致。非偶然也。而滑稽家則戲以先生體中。注入外國人血。揆諸抵制外貨一語。則先生有慚德矣。斯言亦可發一噱也。石予先生有花朝步城南詩云。花朝晴霽一閒步。初聽東風鳥弄音。曠野時逢老農圃。南城多有好園林。傭書客喜獨行去。避地人從何處尋。（原注

云。闕園門閉不得入。聞主人方臥病。轉瞬菜花開爛漫。來看徧地是黃金。當李先生病幾危殆時。某君誦此詩。主避地人從何處尋句。語石予先生曰。李印老設不諱。則君此七字爲詩讖矣。石予先生則謂詩讖二字。亦不當存在於今之世矣。是日石予先生又有一詩。題云。旣反寓。灑秋來。語及闕園主人別居一宅。而以園館其師曲靖孫先生。先生年且七十。甚喜客。曾與相識。因而往訪之。適先生外出不值。園中梅花方開。灑秋導游一周。乃出。詩云。重訪名園猶有憾。未逢白髮老遺民。勿嫌佳日來生客。且視梅花作主人。一水相違無半里。四時好景總三春。投詩還託徐熙介。倘許留爲後會因。余曾問石予先生。後曾再訪孫先生未。石予先生曰。孫先生常常在博習醫院。因來問李印老病者。絡繹不絕。醫生謂不宜見客。孫先生留院招待也。未幾。孫先生因雲南省政府電促還鄉。將任以某要職。由舊友薛篤弼之紹介。遂束裝挈眷歸。而印老病亦漸愈矣。余又問石予先生。曾與李印老見過否。石予先

生謂曾在金君松岑席上一會。由金君介紹。謂亦南社社友。後未一通音問。云。溧秋姓徐。石予先生門下士。又從樊少雲先生學畫者也。

去東小橋羅氏園。百數十步。有園。不知何姓。聞亦湘人。蓋羅氏之戚也。花卉不多。而雜植樹木。廣藝菜蔬。其地頗空曠。屋宇雖少。其常出入者。謂甚精雅也。聞近方事建築。一經布置。當更生色。且其地亦不亞於羅氏園。惜無池石點綴耳。

其南與湘人某氏園接壤。只一墻之隔者。爲川人伍氏園。花木較多。布置亦勝。園主人伍百穀。曾令崑山。出宦囊餘俸。購地築園。爲讀書游息之所。殆此間樂不思蜀矣。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舍風土清嘉之吳郡。而還蜀焉。不已愼乎。願余不能不有所疑者。城南鄰近農家。清幽絕塵。爲讀書最佳處。城中士族數千家。所居大半湫隘囂塵。何至今未聞於城南。闢數弓半畝之地。悉拱手以讓寓公。其爲度量。亦寬廣矣。

帶城橋下塘。舊織造府。實明季外戚嘉定伯周氏之第。入清朝。改爲織造府。其園林之勝。在洪楊前。爲城南獨一無二之處。瑞雲峯危石。矗立池中。四周環繞之石。亦皆異樣玲瓏。有百鳥朝鳳之稱。以周圍衆石比百鳥。而瑞雲峯爲鳳凰也。歷庚申浩劫。僅瑞雲峯暨衆石無恙。薪摧林木。池荒荆棘矣。同治初。仍復織造之舊。而園林不復能興。入民國。久爲警局所占。近振華女學校。收爲校舍。大加修葺。瑞雲峯旁。建築圖書館一座。此後將逐年添建。並多植林木。十年以後。仍當推爲城南最勝處也。當振華女學初事接收日。石予先生有詩二首云。寥落尙衣舊。日衙瑞雲石。在草如麻。庭荒廢院無人惜。殘雪西風梅自花。角聲起處暗塵煙。檻折欄摧不計年。卻幸轉移造鳳手。重來同上大羅天。東院有二梅。一爲玉蝶。一爲骨裏紅。骨裏紅旋爲人竊去。余聞諸逸梅。逸梅蓋聞諸石予先生云。

關街頭巷。圓通寺內。小有園景。方丈棲谷。卽廣智和尚。善琴能詩。喜植花卉。

有山茶芍藥。皆佳種。其他名花亦復不少。前年石予先生有五律二首。題云。階芝庭過圓通寺。至後圃。棲谷方事溉花。待其既畢。請爲鼓琴一曲。詩云。春去花仍好。客來僧未知。禪堂免參佛。芳圃且尋詩。瞥見遠公在。勞兼下僕時。須叟灌溉罷。一爲理朱絲。其二云。理性琴能古。原注云。余等雖不明琴理。靜聆之下。自覺穆然神遠。知晉詩亦難。塵容兩客瘁。蒼髮一僧寒。拈韻所懷遠。安竝不學歎。因緣思我佛。莫作偶然看。寺門圓通禪寺一扁。爲南通張季直所書。

圓通寺西鄰。爲網師園。純乎富貴氣象。人人所知者。今爲某氏所有。改名逸園。與余所述諸園不類。不復詳焉。

● 王士珍遺吳佩孚書

王士珍爲北洋陸軍三傑之一。老成碩望。與其他軍閥旨趣不同。其不可及處頗多。恬退一也。勤恤民隱二也。出一言可解軍閥之糾紛。三也。今其沒也。

遺言以息爭爲念。其勤恤民隱可見矣。客有自北平來者。述近事云。自西北稱兵以來。王士珍日常愁歎。且恆咄咄書空。言可惜可惜。家人問之。則曰。外侮日亟。民窮財盡。何事不可相忍。乃必起兵動衆。不恤生靈塗炭。見鄙於外人。自殘我同類。余不幸衰暮之年。乃見此可已不已之禍亂。又無法一伸大義。箝口結舌。老死牖下。我負民衆。人縱諒余。余實隱痛在心。但求速死耳。又外傳吳佩孚亦躍躍欲試。將有加入西北之舉動。則慨然曰。此子年已五十餘。昔曾聞其參究易理。乃尙不能恬靜理欲。將以一己之意氣。殘害萬衆生命乎。果所聞不虛。則非吾徒也。既而有人入川。王乃爲書寄吳。切言規之。略曰。國以民稱。當視民意爲轉移。時至今日。人民皆厭苦兵事。一聞戰伐。無論在戰線不在戰線。皆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民生命財產。又將發生危險矣。今者水旱螟蝗。無地無災。樹皮草根。剝之以充腹。稚男雛女。鬻之而痛心。曾不聞謀及救濟。乃更加之以兵火。殺之以槍彈。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卽今日



之謂矣。子玉素嘗讀書。不愛錢財。有古名將風。今何時乎。乃不甘永久虜屈耶。我輩在今日。當事事爲人民想。一經戰爭。相持不解。農不得耕。士不得學。工商亦皆輟業。田園盡荒。屋舍爲燼。人民逃避他鄉者。困飢寒。填溝壑。野哭之聲。處處皆是。苟一設想及之。尙何屠刀之不肯放下乎。易地以思。我輩爲逃難之民衆。寧有不望國內之息爭罷戰乎。子玉久經患難之人。年逾半百。苟得伏處一隅。對酒放歌。長爲散人以沒世。亦云幸矣。是非之公評。聽諸後世。人生朝露。宜以殺人之事爲戒。卽無地獄。我良心上當自審判。無須閻羅問我也。余聞之。語客曰。王士珍老輩。存心良厚。宜其持身謹慎。處處以和平勸人。吳子玉未知能用其忠告否。又其書中語。固不僅爲吳子玉一人所當知。世之人皆可一覽觀焉。

●述吳昌碩先生之燕園

曩於友人處。見吳昌碩先生所繪寒菜立軸。題七絕一首云。花豬肉瘦每登

盤自笑酸寒不耐餐。太息蕪園殘雪裏。一畦肥菜野風乾。因問蕪園友人又  
出示吳先生蕪園圖記及蕪園詩墨蹟。遂假以歸。錄一通藏之。近讀馮君木  
所撰安吉吳先生墓表。云安吉吳氏。世居縣西鄣吳村。乃憶先生蕪園圖記。  
亦言及吳村。因錄之以餉。欲詳知吳先生早年身世者。記云。樸巢之東。隙地  
三畝。草色青黃。與時枯榮。繚以周垣。強名曰園。顧初未有是。有之自同治丙  
寅始。余故宅在孝豐之鄣吳村。南宋時。聚族而居。田廬自適。生齒日盛。迨粵  
氛纏浙。鄉里皆墟。戶口四千餘。生存僅二十六人。余大母母氏。余婦及弟妹  
殉焉。亂後。先君子挈余寓安吉城。因買樸巢爲讀書地。奉諱以來。繼母率婦  
及兩孩以居。而余浪跡四出。以刻畫金石治生。歲入或有餘。就其中。南植梅  
竹。北築南軒。布置草草。又常不獲在家。因名之曰蕪園。蓋婦稚煒煒。不遑事  
溉葺。其蕪也固宜。頻年歸省。軒不加漏。而梅竹漸以蕃。殆雨露之養。是天  
之未欲其蕪。而余自不能辭蕪之咎也。吁。讀歸去來辭。竊有媿於陶令矣。是

爲記。按吳先生爲安東令一月。與陟墉節宰彭澤八十餘日。頗相似。而先生詩古淡。亦有陶公意味。其題蕪園圖記後五古六首。并錄於下云。大鈞無遺澤。萬物遂其私。榮瘁閒不同。亦復得安之。蕪園何所蕪。人與蕪園期。卽此足容託。荒陋安足辭。遙遙望白雲。慨然發長思。其二云。寂寞山城隅。地偏荆榛長。赤手把長鑿。種竹開茅堂。念昔歸仁里。高曾茲允臧。滄桑人世殊。三徑久已荒。卜居桃城中。未殊居故鄉。故鄉雖未遠。易地心憂傷。邱壠望不見。四山雲茫茫。其三云。生我母云亡。撫我母尤瘁。三復哀哀詩。益痛靈椿逝。手澤鮮故書。栝棧無舊製。敢謂子克家。析薪懼重寄。茅屋八九間。庶無塵鞅累。願爲隴畝民。潛修足自遂。其四云。家食苦不給。買舟湖海游。讀書未十年。竊媿升斗求。妻孥守荒蕪。谷鳥鳴啾啾。人生天地間。局促甯自由。其五云。秋風日以涼。秋草淒以綠。亦復愛吾廬。攜圖寄遙矚。賁字未療飢。一身徒僕僕。吁嗟梅與菊。終年此護落。其六云。歸隱旣未能。披圖空神往。念我手植梅。遠道勞夢

想桑柘舊時陰。先人所長養。客中雖云樂。故園終蕭爽。何日霑微祿。永作蕪園長。歲寒以爲期。賦詩作息壤。按先生戀戀蕪園之意。溢於言表。以歲寒爲期。復息壤於詩。顧仍終老客中。將無事與心違。而不得遂其初願歟。百年易盡。人事難言。可慨也夫。

●述傅鈍安變名之多

醴陵傅鈍安先生。南社巨子。海內知名。於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客死安慶。近見其友人刊印傅先生身世述略。平生變名之多。實所僅見。蓋皆有不得已之故存也。今爲節述如下。先生諱熊湘。字鈍安。以生逢亂世。好評論當道得失。動罹文網。故其名。字。屢經更易。初名德巍。字聲煥。又字文渠。次更名專。數試不售。夢神人錫名熊湘。果入泮。時倡廢科舉。先生游海上。與甯太一等。創洞庭波雜誌。繼辦競業旬報。更字君劍。抨擊清吏。不遺餘力。復與江蘇柳亞子。廣東蔡哲夫等結南社。一以文字鼓吹革命。名益大噪。因避當道耳目。其

論著又自稱湘纍。或署湘君。或署鈍劍。亦改稱鈍根。旋以申江有王鈍根者。遂更爲鈍安。或省書屯艮。辛亥以還。主編長沙日報。其名號尤多。大抵論評則書君劍。或省書尹僉。詩詞則署鈍安。癸丑湯薌銘督湘。大索黨人。榜列君劍名。下書又名栩三字。實則名栩者係另一人。緝令下醴陵。醴陵縣令捕之急。匿青樓玉嬌別墅。數日間遁鄉里。里人知爲聲煥。而不解君劍名。得免於難。顧當時偵騎四出。不敢家居。避鄰近華巖庵中。里之黠者疑之。聲漸外揚。遂化名紅薇。潛移他所。先是先生嘗授徒王仙鎮。鎮以仙人王子喬得名。先生與夫人潘君覺結褵於此。而玉嬌二字。略去點畫。亦適爲王喬。因悟人生遇合。別有因緣。作紅薇感舊記。徧徵題詠。哀然成帙。於是往來書札。輒簽紅薇。家書則署覺夫。意卽君覺之夫也。遜世三載。或稱无悶居士。郵筒傳遞。往還不絕。邇者固不知爲君劍也。薌銘去。總司令程潛辟先生爲祕書長。固辭不就。卒恢復長沙日報。議論尤激昂。又更名干將莫邪。時北洋軍閥吳光

新駐岳陽。動遭摘發。羞憤甚。賄奸人縱火焚之。死三人。傷者倍之。先生以事還鄉。未及於難。近年主辦通俗日報。體陵旬報。及國民日報。則又署名倦還。或倦翁。間亦稱青萍。自其尊翁潤荈先生棄養。又改稱孤萍。今因紅匪之變。轉徙漢皋。匡廬皖江間。復自稱更生。綜核前後。凡二十餘名。顧其名而思其義。可知先生出入於死生憂患之中。從無寬假優游之歲月。其所經歷。亦自可於名中得之。茲備舉其見於簡編之名於右。亦欲使仰慕先生者。爲搜集遺著。俾無散失。是後死者之責也。云云。聞傅先生屢游海上。交游至廣。余生也晚。未獲追隨晉接。顧亦素慕其名者。述之以當憑弔云爾。

●隨園六歲之讖語

隨園先生平生極喜談詩讖。某年病臥多日。未病之先。作詩有落花扶不上枝頭一語。至是頗以詩讖自疑。門下士某云。先生非花也。其應在金夫人乎。蓋先生第三妾金姬。同時病亦沉重也。已而果然。顧謂先生非花。則又不然。

方幼時。曾有落花讖語也。時先生在塾讀書。值清明節假。先生父挈之至城外掃墓。因買舟游湖上。東風澹宕之天。點點楊花。滿湖飄泊。舟中有父執同游。知其幼慧。因卽景拈「飛絮漫天雪」五字使對。先生略不思索。卽應之曰。「落花滿地春」。父執大賞之。旣歸。父以語嫁某氏姊。先生之姑也。時方教之讀。故又爲先生之師。姑曰。是兒他日當是鳳凰池上客。惜不能久於其地。有奪我鳳池之恨。或且外謫。要其文名。必滿天下也。後先生二十四歲入詞林。散館。以誤寫清書。出爲縣令。江南同館咸惜之。先生則曰。我姑十八年前。早已料之矣。因爲述前事。而賦落花詩十章。以見意。茲摘數聯於下。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清華曾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有力尙能含細雨。無言獨自下春山。空將西子沉吳沼。誰贖文姬返漢關。丹心枉自填溝壑。素手曾經捧太陽。遊子相逢終是別。美人有壽已無恩。茵溷無心隨上下。尹邢避面各西東。容顏未老心先謝。雨露雖輕淚不消。聖人云詩可以

怨。其此之謂歟。先生年未四十。卽告養親。居林下者近五十年。海內尊奉。龍門崇譽。外國嚮慕。雞林買詩。姑氏以滿地春二字。斷其名滿天下。洵不爽也。故先生於詩識二字。尤篤信云。

●二先生軼事

(一) 朱古薇先生

近代詞家。自况夔笙作古後。當推朱古薇先生爲獨一無偶。聞日本人某。酷愛先生所填之詞。其人眼力極好。有人以他人之作誑之。彼必能辨。其得於先生精微之處。可謂深矣。他人不乏佳製。乃竟不能亂真。何耶。昔雞林買人喜購白香山詩。今日本人某。亦願以重金易朱古老新製之詞。後先媲美。誰謂古今不相及哉。此一段佳話。先生或未之知。聞其門下某生。常與日本人某有所交際云。

(二) 王一亭先生



王一亭先生之畫。名重一時。其真能賞鑒者。嘗評之曰。此非畫工之畫。乃名士之畫也。畫工之畫。拘拘成法。必曰仿某某。師某某。名士之畫。始雖宗法古人。後往往脫去藩籬。不爲古人束縛。日進不已。必能自成一家。一亭先生聞此言。心雖是之。願口中猶謙言不敢當也。先生度量宏達。嘗聞人言有人貌其畫以售於人。無款識。則僞言其僕竊自先生案頭者。購者信之。託人持向先生乞補題。先生心知他人僞爲。卻不說破。竟爲題款蓋章。此又他人所不及者也。

●傳奇之欲作復止

洛陽馮生。久隨其父宦越中。善操南音。聞者不知其北產也。常獨自一人游明聖湖上。憑弔古迹。發爲歌吟。春秋佳日。攜酒酌名士美人之墓。人謂其癡。馮生亦自癡也。其於小青尤哀之。每細雨溟濛之際。則棹一舟。環孤山而弔焉。吟自爲弔青詩。聲淚交迸。人笑之不顧也。既而自買一舟。獨游湖上。并不

雇舟子。或問其故。則曰。非爾輩所宜知。固問之。亦不答。有最相知者陸生。飲馮酒。固叩其用意。乃歎曰。我必待細雨溟濛。訪小青墓。冀怨鬼之或可一見耳。若光天化日。鬼自不敢出現矣。既而無所遇。因念有舟子俗物在。宜其不肯相晤耳。故我自習操舟。則旁無一人。庶幾感我之誠。或可一遇。陸又問爾必欲遇之何故。則曰。我欲爲傳奇以行世。其中有須得小青承認許可者。數事若不蒙許可。則寧舍棄之。不敢唐突美人。陸笑曰。子可謂深於情矣。地下冤死美人。不知幾許。聞子之風。皆當馨香而祝子多福多壽也。其後月夜攜酒訪之。醉而繫舟以臥。忽聞有嚶嚶鶯聲。喚之起。馮生卽登岸。覺月色模糊。不似前之皎潔。去已二十餘步。有消瘦可憐之影。似含有淒怨之好女子者。然方欲向前。而足蹇不能步。聞女子作淒切之吟聲曰。不辨花香與酒香。十年狂迹太郎當。勸君莫向儂饒舌。往事重提益自傷。女子吟罷。忽一聲怪鳥。馮生驚醒。則遽然夢也。自是知小青不欲馮生爲傳奇以行世。馮生亦遂擱

筆矣。

●紅綠詩話

偶游津沽。數客茗叙。談天說地。閒及文字。甲客曰。凡文字中用紅綠二字作對者。對雖工緻。往往近俗格。如桃紅柳綠。綠暗紅稀。紅男綠女等等。一二見猶可。今則相沿已慣。數見不鮮。幾令人憎厭矣。乙客喜詩。近常常披覽劍南集。則曰。詩句中以紅綠二字作對者。頗多佳句。余不能多記。僅記放翁數聯。因誦曰。綠槐露溼單衣爽。紅藥風翻病眼明。紅顆帶芒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平隄漸放春蕪綠。細浪遙翻夕照紅。豈非對工而語雅乎。余曰。是誠然。吾前摘存崑山胡石予先生詩。以紅綠二字作對者。擬用作詩話資料。石予先生詩。或謂酷似劍南。今聞足下所誦放翁三聯。尤信。乃略誦數語。以相證印。惟不及全憶。歸檢篋中。又得先生新寄印刷詩。有紅綠二字作對者。并錄於此。戲題曰紅綠詩話。詩云。草閣人歸春酒綠。溪堂鄉話夜燈紅。落日銜山

紅栩栩。茂林映水綠沉沉。夢倚紅闌溼秋淚。醉聆綠綺怨瀟湘。一徑幽篁飛綠筍。半池活水孕紅蓮。初日深紅殘月白。近山濃遠綠峯青。綠梧山館新詩句。紅燭江村舊草廬。樓高一鷓曝紅日。溪淺雙鳧眠綠煙。十里路經平野綠。一杯酒引醉顏紅。綠水環流漁父舍。紅箋題句野人門。野花點點紅如繡。亂草蓬蓬綠上城。去草旋看叢綠滿。惜花還把落紅收。綠陰乳燕多新偶。紅燭飛蛾有怨魂。嫩綠雨涵三月樹。亂紅風捲一城花。萬家綠柳當春媚。百畝紅花得雨肥。(紅花似金菜。亦可烹食。鄉人用以肥田。)黏地落梅紅未盡。侵階小草綠猶疏。飲可清茶充綠酒。飯宜香稻種紅蓮。紅燈照面熱到耳。綠酒灌胸直下臍。海霞紅麗雞罷唱。秧雨綠肥蛙亂鳴。此兩聯上句皆平仄不調。曾以問先生。答云。元遺山常有之。見甌北詩話。五言句有云。晚蒞秋雨綠。殘芰野塘紅。一宵紅燭雨。三月綠楊城。宵闌紅蠟燭。春草綠梅花。草無被野綠。烽又燭天紅。此皆曩所摘存者。近又見三聯云。綠煙春曉沿城樹。紅雨晴飛

隔院花。飛飛霞艷輕紅散。小小村孤。綠圍。花溪船過掠紅雨。草地人來眠綠茵。

●莊軼羣女士之苦心

莊女士初名某。畢業於某大學。其後留學巴黎者數載。歸國後改名軼羣。或云軼羣本女士之字。以字行。避族祖之名也。女士本粵產。隨父官北平。遂居天津。女士留學。父已罷官。置田宅津門。不思還粵矣。北平有李生希白者。亦世家子。家計清寒。顧有志讀書。得官費出洋。亦留學於法。與莊女士軼羣相識。其留學之年。稍後於女士。迨李生歸國。莊女士爲介紹於某大學爲教授。蓋女士先歸一年。已在某機關任事矣。兩人以舊雨之誼。時相過從。傾談性情志趣。不同者蓋鮮。李生之友謂李生曰。君與莊女士志同道合。可由朋友而進爲夫婦矣。我爲子介紹何如。莊女士亦余所熟習者也。李生則卻之曰。莊女士之性情志趣。余寧不知之。其不鄙棄我也。余又能必之。但其堂上老

人必不以爲然。有此一層。故我不作是想。不然。我與莊女士納交有年。寧不知早目爲計。而與之面商乎。友曰。甚哉子之迂也。苟莊女士認可。彼堂上烏能阻之。李生終謝友不欲。女士父莊翁。以寓公優游林下。年已花甲。欲爲女士定婚者有年矣。顧相攸所及。女士終不謂然。父乃問女士。子亦曾自留意乎。女士曰。我閱人多矣。人品學問。無有過於李希白者。父曰。我亦知李生佳。特以其家寒素爲嫌耳。女士曰。貧富何足論。况彼亦世家。於我族門第。固無不相當處也。父聞斯言。不欲拂女意。乃使人致意於李生。李生曰。果不鄙寒門。則莊女士本係舊友。當與面談。遂約日爲婚事談判之相見。至期。李生謝女士盛意。隨問有無條件。女士曰。無。李生乃提出條件二。其一爲新喪父。結婚須服闋。其二爲終歲與母同居。不組小家庭。女士笑曰。此不成問題。皆當然之事。我知君母茹苦含辛。節衣縮食。爲君讀書。劬勞之恩。終身不能報。寧有中道背母之理。今世時髦女子。動以組織小家庭。挾制其夫。致陷其夫於

不孝之地而不恤。我常不以爲然。寧肯躬自蹈之乎。李生連稱感德無既。遂倩友爲介紹人而行訂婚之禮焉。莊李二氏之有關係人皆竭誠致賀。謂是二人之相耦。誠可謂嘉耦。而無絲毫遺憾者矣。詎知訂婚未半年。李生竟罹疫以亡。莊女奔赴其家。哭之甚哀。父母初阻止之。謂未成夫婦。可不往。女士曰。卽云朋友。亦當往弔。况已定婚。寧有漠然不動於心之理。既往哭。俟喪事畢。則歸請於父母。謂李生我知己。彼至孝。今不幸罹疫死。其心不能忘母。我當代之奉母。俾終天年。庶慰李生泉下之心。且我與李生已有夫婦之約。其母卽我姑也。何可棄之。父母勸止之。謂兒無自苦。他日可再訂婚。女士曰。不然。我亦知父母愛我。我今違父母命。似乎不孝。然我能代未婚夫事其母。則人必奉我父母。以善教女之令名。是精神上仍可云我之孝於父母也。於是父母知其志不可奪。遂聽其居於李母之室。嗚呼。莊女士存心如是不當謂爲祥麟威鳳哉。

## 壽子雲宗丈六秩

同此宗盟天水系。同居吳下古長洲。  
客中更喜仍同巷。晨夕過從海上樓。  
忘年交誼少虛文。花甲剛逢初度辰。  
進酒一觴公不喜。爲吟長句祝長生。  
書宗皇古畫非今。四海鴻名播藝林。  
想見孳孳勤勉日。當年苦學惜分陰。  
缶廬門下多高足。誰是升堂入室賢。  
鳩舌南蠻倍師去。惟公絕學許薪傳。  
雲起樓高瞻榜書。仙人自昔好樓居。  
他年藝苑傳佳話。勝事名城訪闔閭。  
歸去來兮學陶令。東風江路正新春。  
家鄉余亦思還棹。載酒探梅約故人。



# 雲片

松陵趙眠雲著

## 乙編 新輜軒誌并序

### ●臺灣生番異俗紀略

莫茂先。字晉華。籍上虞。曾隨某公至臺灣。某公由知縣歷升至道員。晉華隨之三十年。初爲幕客。後與臺中商人交契。遂兼營懋遷。未幾致萬金。常出入生番中。取其風俗之奇異。駭怪。足資談助者。著爲一書。悉紀其實。名曰臺灣生番異俗考。此書未經刊行。子孫漸式微。益復無力付梓。庚申之難。其曾孫名雲嶼者。避難至滬。是書置行篋中。旣而寓廬遭回祿。遂付一炬。雲嶼爲婁縣諸生。蓋其曾祖晚年居松江。子孫遂入籍焉。雲嶼館郡城張姓久。自己巳至己卯。共十一閱春秋。張之戚陸吟秋者。爲余友。一日。偶道臺。事遂及生番異俗。談之殊多可笑可怪。吟秋蓋聞諸其戚張姓。張

則親得之雲嶼之口述。雲嶼本擬續著一書。大半猶能記憶。以館事忙。未暇。謂後終當爲之。既而未及屬稿。遂病歿。今是書不可見。余姑以所聞諸吟秋者筆述之。至山川溪洞部落諸名。不能詳矣。因名曰臺灣生番異俗紀略。約分門類爲八。一曰婚配。二曰死喪。三曰服食。四曰居住。五曰營作。六曰貿易。七曰慶祝。八曰鬥殺。亦有不能盡然歸類者。則附見焉。吟秋嘗戲稱之爲海外奇談云。

(一) 婚配 (各處不同茲分述之)

某地凡生子女。皆報告於酋長。酋長一一籍記之。其俗夫婦必同庚。非同庚者。不許婚配。又結婚之年。必限十五歲。未及歲與過此者。均不之許。故名十五歲曰婚年。每年結婚之期。以三月。其日由酋長定之。既至結婚期。酋長先將本年應得結婚者。編成號單。男女分列。其號數以報名之先後爲定。男一號。配女一號。二號配二號。以至數百號。其地人數不多。聞至多不及千號云。

其配法。則一號之男。與一號之女。同至酋長前。先與酋長握手接吻。然後及酋長之妻。爲禮亦如前狀。再令其夫婦握手接吻。酋長爲男命一名字。酋長妻爲女命一名字。隨記於冊籍。蓋前乎此皆無名。但記號數也。以下皆如此。數日方能畢事。設是年男多於女。則以配剩之男。加配於女。順其號數之序。配之。自女之一號始。是一女可得二夫也。惟加配之夫。名曰火夫。蓋在家中。多執勞役事。而當夕則同。如不平均。可告發於酋長。或是年。多於男。亦如之。亦有兩倍三倍之多者。總照此法。故一女三夫。一男三妻。亦有焉。加配之妻。亦曰火妻。男女寡者。不得重配。私合者不禁。生子女。亦得報告於酋長。惟寡之日。必注冊於酋長處。酋長隨意擇女之寡者爲旁妻。數不得過五。酋長妻。亦自擇男之寡者爲旁夫。數亦不過五。最奇者。酋長有時爲酋長妻。特選一男子之寡者賜之。則酋長妻非常尊敬之名之曰喜雄。在五數之外。酋長妻亦必於寡女中特選一人報酋長。名曰特雌。酋長死。則酋長妻代行酋長

職權。有時喜雄亦得承繼爲酋長。然須酋長妻之推讓焉。酋長妻死。特雌亦可爲酋長妻。酋長妻代行職權後而死。則子女之長者承繼。凡喜雄特雌。皆選善歌者。歌則拍掌爲節。亦有簫笛等類爲節者。非善歌不入選。其俗以面多凹凸者爲美。如吾人賞奇石。必以醜皺漏爲佳也。故子女小時。父母恆以刀剪刺其面。或剪去小塊之肉數處。俾其創疤成凹凸形。以爲美觀。亦奇聞也。

又有一處。婚期不限年歲。父母驗其子女身體成熟。卽令至決賽場。決賽者。男與男相競賽。女與女相競賽。酋長派人司其事。爲之分等。然後以高下次序爲配。競賽之法。則舞刀舉石。略如前清考武科一般。共分五等。旣爲同等。再以身體之長短輕重爲配。亦司事者主之。等有額。溢額則降等。有參差不齊。而不得配者。則待明年。每年亦以春季爲決賽期。男女之寡。而年在二十以下者。仍得赴決賽場。婚配畢。男女均不得卽歸家中。須赴酋長處行禮。則

五跪五叩首焉。禮畢。酋長擇女之美者留一二人。或十數人。隨其意爲之。其餘皆散。留三五夕。或十餘夕。然後遣歸。則以數尺之紅布披於身。以示寵異。又以綵輿送至其家。其家亦笙歌華燭以迎。以爲非常之榮幸也。彼被留之女之夫。鄉里中咸敬之。或有至酋長處爲司事者。號雅客。又有一地。凡生男子。皆溺殺之。女子則皆留養。其人皆勇力絕倫。面色白。身長大。至身體成熟之年。則出外行百里。或數百里。見男子則掠之以歸。便爲夫婦。愛情甚篤。不令操作。以食之美者奉之。惟不許歸。或常閉置室中。歸而追得。則殺之。其酋長之女子。亦自出掠夫。惟只掠一人。若所掠之夫死。則再出尋。無一女兩夫者。他人所掠之男子果美。亦不爭奪。而其性似孝。母喪。夫則其女卽爲掠一人。貢於母。母乃輟哭焉。若女死。則所掠夫不得再配他女。惟無人限制其出入。卽欲歸。無追而殺之者。蓋其俗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其生男子。必溺殺不育者。相傳謂爲不祥云。又聞此部落人數不多。後爲

他部征服。禁其掠人。遂同化於他部落云。蓋莫君將歸之前數年。其俗已變革矣。

又有一地。凡子女及歲。則父母遣其游於溪野間。使自擇配。爲期在四月之初。地多小溪。樹樹蔭綠。花花發紅。豐草如縵。清流似鏡。實自由婚配之佳境地也。其俗以能跳過溪澗之闊且深者。爲勇爲榮。卽以是爲婚配之的。女先躍。男從之。或男先躍。女從之。或一男而從數女焉。或一女而從數男焉。旣躍過。則徘徊而歌。跳踴而舞。法必聽少數之擇。多數不得強爭焉。如躍過溪澗。女少而男多。則相與歌舞之時。女突然抱一男。或二女三女。各抱一男。定衆男返身躍澗而退。再尋他女。以不中選爲羞。故不爭焉。設躍過溪澗。男少而女多。則主權在男。亦於歌舞之頃。突抱一女。而他女去矣。若多數操主權。則相爭反不決也。此由酋長制定者。旣摟抱成對。則行婚禮焉。野合於豐縵之草。同浴於清漣之溪。而禮畢焉。遂攜壻歸母家。留一月。乃隨其壻見壻之父。

母而爲其家之婦矣。此俗與陸雲士所記跳月記略相似焉。

又有一種土俗。以獵獸爲媒介。男女既及歲。則男之父母與女之父母相約焉。以十人爲一組。男十人。女之數亦等。屆期會獵於山中。以得獸多寡爲配。多者配多。少者配少。最多者配最多者。亦有司其事爲證。無爭執者。女有時所獲多。愛悅某男。而某男偶少獲。則女願以多者分贈。而冀得配。凡肯分贈者。司事之人。往往撮合。男獲多。愛悅某女。亦可分贈。分贈時。愛情已結合。他人雖豔羨之。而無強委禽者。惟自惜曰。恨不相逢未贈時而已。大抵思想皆坦直。故威能聽命於法律。無爭而相殺之事也。既配以所獲之獸之半。獻於司事之人。表酬報之意。

又有一處。俗凶悍。以殺人爲能。本一小部落。其所以能存者。亦由此。凡男女及歲。父母命之膜拜於神廟。廟中供一虎。以木雕之。頗能形似。膜拜畢。有司其事者。各予藥丸二。紅一。白一。命吞之。曰。神爺爲爾擇定良配。在今日也。既

吞嚙藥丸後。少頃。如醉如癡。各趨至林野間。有男逐女者。有女隨男者。既而相與攜手入溪澗中。裸體共浴。遂定爲夫婦。浴竟。服衣裳。仍攜手至神廟。膜拜而歸。男卽隨女至其家。女之父母。別潔一室舍男。不與女同宿。須聘物至。而後命雙雙歸壻家焉。聘物須於十日中納畢。過期。則女之父母。逐其壻出門。亦有兩三日卽率女同歸者。以早得聘物也。聘物者何。蓋赤血淋漓之鮮人頭也。自定婚後。其男子持刀至數百里外。踰峯越嶺。捷足如山獸。遇異族人。則刦而殺人。以其首級歸爲聘物。數限以三。一以奉女之父。一以奉女之母。一以祭女之祖宗。父母有不全。或兩喪者。亦必以之設祭焉。有悍勇絕倫者。一日斬得首級。超出限數。或爲四五。或爲六七。則女家率壻見酋長。有特異之旌獎焉。相傳不如是。則子孫皆弱。殆以殺人爲遺傳之一種特性云爾。惟傷及本部落人。則坐罪。罪三等。重則全家誅。次則夫婦戮。次則本身抵。不。少貸焉。故絕無自相殘殺者。陸吟秋氏謂此部落。尙能記其名。蓋號大林部。



大林。其最初酋長之祖之名也。

大林之北三百里。又有一小部落。於大林以長谿爲界。其名號亦不及記。其俗於男女三歲以下。卽爲價買婚。定夫婦名分。如幼年定親者然。其價值以斤兩爲標準。有主其事者。亦酋長所派定。惟不限於有男者可以買女。卽有女而不願出賣者。亦得買男。買男價較貴。聞陸吟秋氏云。男每斤值七落米。女僅值三落米焉。落米。如中國之當十錢。以鐵鑄成。貿易以媒介物也。買歸撫育。至十四歲。卽行結婚。無一定日期。大抵總在二三月間。男綆髮爲龍。結五色繩飾之。女卷髮爲鳳。剪五色紙飾之。用竹輿一。令男女並坐其中。左女而右男。昇至廟中。笙歌燈火。不絕於路。皆鄰人相助。廟卽祖廟。旣至廟。令下輿拜神龕中木主。凡十一拜。亦男右女左。拜畢。盡撤木主。坐男女二人於神龕中。父母兄弟鄰人皆向之拜。拜以四。二人不言不笑。如木偶然。謂之傳道。旣而仍以竹輿昇歸。而婚禮成矣。是夕大享鄰人。作終夜之飲。肴饌以鳥獸

爲多。酒則果漿爲之。男與女亦必同歲。既結婚後。如三年不育。則重行結婚禮。男反卷髮爲鳳。剪五色紙飾之。女反緹髮爲龍。結五色繩飾之。謂之壓靈。坐竹輿中。則右女而左男焉。壓靈後。設三年再不育。其女子往往自投水中。以爲大恥奇辱焉。壓靈之日。夫婦共宿廟中。抱神龕中木主而睡。謂之借金。借金須有明月之夜。故其期恆爲望日。如昏暗無月。則明日之夜。仍宿廟中。仍抱本主而睡。必俟得見明月。而後歸焉。俟生子。則迎木主至家而祭之。謂之還金。凡借金還金。皆當宴鄰里云。或曰。壓靈後仍無子者。買女之家。則女投水死。買男之家。則男投水死。有主位客位之分也。既寡之男女。未滿二十五歲。仍得重婚。禮則簡焉。相與報告於酋長。酋長錫以執照。得爲夫婦。納三年之稅。三年後而免焉。

又有一小部落。在大林之東北四百餘里。凡子女初生。則報於酋長。籍焉。酋長卽以梨樹一小株與之歸植。俟梨結實。則以所獲錢。悉納諸酋長府。每年

如是亦籍其數。數有多寡。卽爲異日婚配之標準。其錢謂之平婚錢。蓋納此錢滿十年。乃屆婚配之期。其主權亦操諸酋長。以錢之多者配多者。少者配少者。旣配。仍以錢之半數還之。謂之寵錢。其半卽爲稅錢。以充酋長府派司役主持此事者之費焉。旣婚以後。如三年不生子女者。仍罰之。再納錢若干。謂之求子錢。未及婚配而子女有死者。報於酋長。亦得領歸所納之半。若旣婚而生子女。十年內在七人以上者。酋長每歲賜錢若干。謂之特寵錢。其部落人少而曠地多。故以多生子女爲獎。亦遂無溺子女者。聞此部落。自清初年計至莫君游臺時。人口已增五倍云。

又有一處。地名橫鴉嘴。其俗蠻悍而淫。男女非滿十九歲。不許婚配。生時亦籍於酋長。故能限制之。惟未婚配以前。男女自十四五歲起。私自結合者。皆是生子女則棄之。有一女而曠數男者。有一男而曠數女者。鬥殺之事時有。恬不爲怪。且一男而能殺數男者。女尤尊異之。一女而能殺數女者。男尤愛

嬖之不能殺而工力悉敵者。乃定爲聯盟之例。儼然利益均沾焉。此皆未婚配以前之惡習也。及至婚配期。則男女之愛悅者。自投報於酋長。由酋長賜以婚配符。而後定焉。或一女而數男爭之。則酋長令此女自擇定一人爲主夫。而以其他數男爲客夫。客夫亦領得酋長所賜之副符。其當夕之事。則由女主之一男而數女爭之。亦定爲主妻客妻。由男自擇。客妻亦有副符焉。婚配已定。客夫之外。不得再有他男子來爭。客妻之外。亦不得再有他女子來爭。爭則共殺之。凡女子之多客夫。男子之多客妻者。必兇悍超於羣衆。酋長計其客夫客妻之口數。分等而給獎焉。其一男一女。婚配時未有客夫客妻者。後不得補額。惟客夫客妻之副符。可租借於人。或竟價賣於人。則有效。蓋其俗雖兇悍。而視酋長之符牒。則爲惟一無二之尊嚴。而服從焉。死則以此副符繳還酋長。有願得此副符者。可納重稅而再領。如缺額之填補者。然凡租借價買補額而來者。男女皆歡迎之。其厭故喜新之心理。故亦同焉。莫君

質遷入臺時。其僕亦臺人。年四十未娶。聞曾以銀七錢。租某氏新娘之客夫。副符一紙。留宿三夕。出告人曰。此女貌難兇惡。情頗溫存。去時囑其他日再來。聞者笑曰。此淫婦之常態耳。

又有一處。其酋長鄭氏。爲海盜鄭錦之孫。以兵力征服此部落。遂爲酋長。令民間生女則報焉。十五歲。悉送入酋長府。鄭氏自擇若干外。餘以賜其府中人。府中人多係從前從鄭錦爲盜之子孫。及有孕。乃令其父母納銀若干。領歸婚配。其意欲使該部落中。漸變爲酋長府人之苗裔。故旣婚配。必報而籍焉。夫婦得賜銀。爲鴛鴦銀。旣婚後。往往五六月。或四五月。卽生子女。又必報而籍焉。亦賜銀。曰見面銀。其後漸漸有生女不報者。酋長仍以兵力威之。反抗三次。得改變前法。除酋長每歲得選三人外。餘悉自由婚配。但報知府中而已。鴛鴦銀亦廢。惟酋長所選定之三人。則終身在府中。其中選之父母家。歲得領報恩銀若干兩。待一酋長死。則所選者又悉放歸。年未老者。仍可自

由嫁人謂之放婚。娶放婚之女者有稅。卽名放婚稅。助酋長葬費也。亦曰助稅。一娶兩女者納兼稅。兼稅減正稅十之三。三女者減十之四。兼娶以三爲度。過則禁焉。稅率頗高。貧者苦之。欲娶者恆託人以兼娶納稅。歸而分娶。得少減折。府中人亦不復追問矣。放婚雖稅重。人往往願娶之。以其久侍酋長。冀有財物故也。亦有因娶放婚女而致富者。人皆豔羨焉。

某部落凡有結婚事。則請於酋長。酋長派一人主其婚事。其人謂之主政。主政皆酋長之子弟及其親戚得爲之。酋長有時自爲主政。則結婚之家。必彼部落中之所謂富貴者也。其男女兩家之結合。亦憑媒妁。結婚亦無一定之時。惟男過二十歲。女過十八歲。不婚者。其父母當出罰金。罰金以年進。此部落爲生番中之較爲開化者。故事。事多拘忌。亦有星命占驗等說。故於婚姻一事。往往男女及期不能嫁娶。而甘受罰金之累。此項罰金。遂爲酋長府歲入之一宗。既定婚。先報諸酋長。及期。請酋長爲主政。無論何等人家。必請酋

長。酋長不願往。則派人代之。主政至而後行結婚禮。男女先向主政三拜。而後聽主政之宣告。大抵亦多吉祥語。既而男女對拜。拜亦三。再向主政謝。又三拜。其儀式大都行諸祖廟中。結婚畢。則男女乘綵輿游行街市。父母則避不之見。見則謂子孫不繁故也。是夕行傳道禮。在洞房中。新郎則獨宿於外。讓主政與新娘共宿焉。謂之傳道。所傳何道。不得而知也。

又有一處。其地男多女少。女遂驕貴有勢力。其事亦原於迷信。凡男女婚配。後第一次產女者。謂爲不吉。皆棄之。私育者干例禁。必先產男。後產女。而後留養焉。然繼續產女。則又棄之。以故女遂少於男。大抵女皆不事事。坐食而已。男子則力作。雖縫衽烹飪。皆代女爲之。其俗蓋視普通之處。男女適得其反。蓋婚配之時。皆女娶男。一娶二三男。三四男。咸有之。多娶固爲旁夫。然亦以備工作。其地凡祠廟之神。皆塑作女身。酋長亦女。故亦號雌部落。惟男子皆强悍善鬥。故他部落不得而侮之。獨對於本部之女子。則服從而不敢犯。

焉。有劫掠得他部落之男子者。以獻於女酋長。謂之寄客。掠得者有賞。寄客頗蒙優待。若逃而追獲。則殺之。惟所掠多爲長髯者。無髯則不掠。故與彼往來貿易者。率薙鬚而後入。恐爲所掠而不得歸也。又他部落之多髯者。苟犯法當刑。往往逃至該部落。冀得爲寄客以免死。且得親近女酋長焉。又有一地。名北三山。其俗婚配之法。又異。初男女自相結合。其結合也。必以春仲。其地頗多櫻花。花開方盛之時。則男女乘此游春之興。可自相結合。或以游泳。或以歌舞。各就其心之所愛而合。其合也。卽於密林豐草間。兩相愛悅。而爲野合。無起而爭奪者。頗有法律意味焉。歸而女就男宿焉。或男就女居焉。尙非爲正式之婚配。先投報於酋長府。俟生有子女。而後男女二人。攜幼孩。同至酋長府。酋長出木人。一其長約二尺許。名曰蛙祖。使男女二人。攜幼孩。同向蛙祖行拜跪禮。而後爲正式之婚配焉。自報名起。至正式婚配止。有稅。過此則免焉。有數年不育者。往往向他處買一幼孩充之。冀以免稅。



蓋以稅率重也。有或既報名而願離，則出加倍之稅爲除名。若既拜蛙祖，經正式之婚配，不能離矣。寡婦與鰥夫結合者，法亦如前。一年後即可拜蛙祖。行婚配禮，不必待生子也。謂之再度婚。

又有一處，瀆亂殊甚。婚配不出一門。弟妻其姊，妹嫁於兄，或一男而妻諸姊妹也。或一女而配數兄弟也。蓋其地最貧瘠，不能備嫁娶禮，故爲是因陋就簡之制焉。其有女而無男，或有男而無女者，不得互相婚配。男至二十而不生妹，女至十六而不生弟，則酋長勒令至某石山作開石苦工。謂之苦民。其有男女私合者，被覺卽殺之。若既作苦工後，父母忽生有幼男幼女者，卽可報酋長府領歸。俟幼男幼女及歲而婚配焉。某部落生男女，均不報告於酋長府。迨婚配期近而始報焉。無一定之年，亦無自由結合之權。如生男而欲娶，生女而欲嫁，其嫁娶皆在春中。則先於隔歲冬間投報酋長府，而聽酋長之婚配。大抵采用神權主義。其神曰三都王，塑作人面蛇身。云是其部落之

始祖也。初報名。則編成男女各一册。如男餘若干名。或女餘若干名。則必有未婚配者。須待明年。惟今年以餘額見遺。則明年先予以特殊之婚配。不使不幸而再遺。其法設男數爲百人。女數爲九十七人。則掣簽百枝。使男對神禱告。而依次各抽一籤。抽畢。則依其籤之數而籍於各人之名下。如抽得九十八九十九一百等三枝。則默然而退。有哭者。以今茲不得婚配。須待明年也。女亦對神禱告。各抽一籤。至九十三籤而止。亦籍於每名之下。於是以第一籤第二籤。遞至九十三籤配九十三籤而止。特殊婚配者。去年遺下之額。如今歲仍男多於女。則今此遺下之男。先行抽籤。抽出卽檢視。不幸仍抽得額外籤。則捨之而重抽。故無不中者。若令茲男女相等。或男少於女。則不必施以特殊婚配。是雖用神權。而仍參以人權。亦算開化之地也。女數逾額。辦法亦如之。旣婚配定。則依籤之名次。自第一號起。雙雙參拜神座前。各賜杯酒。一針一針之用。男女各自刺中指出血。滴於酒中。兩人合飲之。謂之盟心。

酒杯則男懷之。針則女懷之。乃雙雙謝酋長而歸。婚配亦有稅。稅不重。不過供酋長辦一屆婚配之開支而已。

又有一小部落而絕凶悍者。名曰格羅什。其地三面阻水。一面阻山。阻山方面皆絕壁。雖猿鳥亦不能度。三面阻水。皆可出入。惟不用舟楫。皆水行。且能入水底。歷時許久而不害。此格羅什地方。莫君亦未之到。聞人傳述而已。其男女皆凶悍有勇力。出入必帶刀。遇他部落人。則斬其首。刼其財物。歸以報告於酋長府。酋長則籍之。以爲異日婚配之資格焉。如殺人多者與多者配。少者與少者配是也。其殺人刼物歸也。既入水。則人莫能得之矣。據莫君述。此格羅什部。尙未與他處交通。故但聞大略。不得其詳焉。

## (二) 死喪 (亦各處分述之)

絕凶悍之大林部。斬異族人首級爲定婚之聘禮者。其人對於死喪之事。甚複雜焉。父母有死者。則以木材爲棺。棺四寸。有槨。槨三寸。其棺之式。與內地

亦相類。惟以五彩畫動物於棺。若花木禽鳥獸類等等。其畫亦不一式。或云有年歲之關係焉。然不能詳盡。未葬時不加槨。父先死則先葬。母先死則不葬。待父死而後同葬焉。父母死。子婦皆服白衣。惟其領則緣以紅色。鞋亦紅。喪服二年。二年內皆素食。有私食肉類者。爲鄰里所知。若告發於酋長。則有罰焉。罰以金。視去父母死之日數遠近而定其輕重焉。其罰金則以半賞告發者。故人恆不敢犯。恐爲鄰里所知也。父母在而子女及媳婦等先死。則皆減等。棺三寸。槨二寸。棺上畫以三彩。一月卽葬。雖媳婦先死而子在。亦先葬。示不同於父母焉。父母無反服者。家有喪。則一村咸來弔。弔者咸以布。或二尺。或三尺。色亦不一。俟葬時。皆燒之。不留弔者食。惟酋長遣使者持旛。至則留食焉。旛亦於葬時燒之。旛用紙。紙厚若布。或曰。其價蓋高於布。酋長蓋印於旛。長喪用之。幼喪不報。故無下頒之旛焉。旛至則酬以金。其金亦以死者年歲爲衡。有一定之例焉。葬則闔村來送。各折花一枝。及開穴。咸以花投

之穴中。喪不哭。葬則哭焉。其意以未葬時。棺仍在家。猶如一室之相聚。故禁哭。既舉棺。則永隔矣。乃哭。送者亦皆哭。哭聲震山谷。葬以埋畢爲止。不封。邱隴。且恆於所葬之地。栽菜蔬。謂之骨肉香蔬。以喪二年皆素食之故耳。二年後不復栽蔬。植他木矣。

大林之南。隔綠水溪。其溪水雖一碧如油。顧含毒質。飲之卽死。溪闊不過十餘丈。無人渡焉。畏其毒也。溪之外有一小部落。未悉其名。其俗。凡人死則棄之綠水溪。謂之水葬。溪無魚。以爲死者能安然無慮焉。又以葬於土中。土中多動物。必將死者食盡而後止焉。顧其人極拙。不知造棺。自來相傳水葬。謂至清潔焉。死時。卽去其衣服。投之水中。略裹以草薦而已。哭三日卽止。隨死隨水葬。無停留者。停留則有罪。謂不令死者卽入清淨之域。在子女爲不孝。在父母爲不慈。並聞人死不名之死。謂爲魚仙。意以爲魚之泳游於水中。而不復衣食。則類於神仙也。哭止三日。三日中皆肉袒。雖嚴寒。惟火於室。以殺

寒氣而已。不能衣焉。亦謂爲持服。三日後乃衣如平時。無他表示矣。弔喪送葬。一切禮節。均未有焉。

其南有天母山。相傳最初山下來一女子。年三十餘。攜子二人。懷中更抱一子。共三子。後三子長大。皆外出。皆成立。有妻子。旣而歸至山下。又有他族避禍來此者。共數十家。遂成部落。三子之母尚在。自言從天降下。羣遂尊奉爲天母。而山因以名。天母死。家家哭弔。天母遺言。不用棺。掘地如棺形。以草薦鋪之。葬仍常服。故天母山下一部落之葬。咸如是。遵遺制也。天母將死時。命其三子。採前山山花及香草之類。作湯而浴。浴畢。飲山下清泉一杯。端坐而逝。故其俗。凡人將死。悉如上法。往往有浴未畢而已死者。猶以清泉一杯。啓其口。而強灌之。亦有稍開智識。而心能孝其親者。則俟父母死後。然後以山花香草作湯浴之。而以泉清一杯。灑父母之面而已。陸吟秋氏謂凡能如是者。皆稍稍游歷在他處。而知所改良者。惟尙不敢用棺。以酋長有嚴禁也。惟

掘地較深。藉草較多。又以重棉之衣衾。裹其親之身。以代棺焉。聞頗能漸漸轉移其俗云。又有一處。人死不曰死。謂爲上青雲。卽升天之意也。病重則告於酋長。酋長命人。以符水至。待其旣死。則以符封死者之口。而以水洗其身。洗身謂之解泥。解泥者。猶言洗塵也。封口謂之本素。本素之意。蓋謂從此不納食飲云。其有符水已遣人送來。而病者不遽死。則酋長之使者。頗有受賄之機會焉。蓋矯酋長命。謂一日之後。卽須將本素解泥事辦畢覆命也。其貧而不能納賄者。往往氣未絕而符已貼於口矣。雖强悍之子孫。不敢抗也。葬則向酋長府領草箱。以蒲柳等織之。形不類棺。裹於身。而二足亦分焉。有巫祝。亦受派於酋長者。子孫止許哭於家。送葬則不哭焉。葬畢。則向酋長府領一石。約二尺許。埋其半。而露其半。不封邱隴。以石爲誌而已。喪亦二年。又二年。則石亦去之。凡領石領草箱。邀請巫祝。咸有費。視其身家而定之。貧者死。則酋長略爲依助焉。蓋小小之部落。相視如一家族。酋長猶族長也。周恤之。

誼。本人類天然之美德。雖未開化之生番。亦未嘗無之。孰謂自號文明者。而漠然不知救濟同胞也耶。陸吟秋氏遊至此。曾一吐胸中之憤。余亦不之刪焉。

凡人死皆舉哀。此常例。實常情也。乃有一地獨否。家有人死。則其骨肉皆不哭。而鄰里且來道賀。謂爲再生地下。則貧者富。富者愈富。天者壽。壽者愈壽。弱者強。強者愈強。故人皆以死爲樂。旣死。則一家之人。其欣喜之狀。可比之送女出嫁。送子入官。蓋其俗善用其希望心。往往超過今生。而望之來世。故無一人畏死者。葬用火化。先以之埋地中。埋時用紙衣。一年後。取骨曬日。旣而焚之。以其灰揚於溪中。謂不留痕迹於地上。則超度之最上乘也。此雖小部落。而極强悍。人皆不畏死故也。與異族決鬥。恆能取勝。吟秋又謂似其族名多樂部。一時頗不能確定。蓋略有遺忘云。余姑以其語記之。

又有一部落。死者有順死逆死之名稱。子在而父母死。名曰順死。設父母尙



在子婦死。名曰逆死。順死者。賓朋鄰里咸來弔。弔物則以紙製成之花鳥獸類。頗有形似之處。棺以草辦織成之。頗大。弔物皆實其中。故也。逆死無人弔。謂棄父母不養。而自去安佚。爲大不孝也。蓋其俗視死爲最安佚之事。余聞吟秋之述。因曰。此適合於我中國先哲楊子之論調焉。吟秋問何謂。余曰。楊子不云。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乎。吟秋唯唯。順死有草棺。葬則封以邱隴。隴上栽種紅白之花。此花名佛眉。蓋形甚纖長。可愛也。逆死無棺。以家常所服之衣。而葬之。不封隴。不栽花。惟立石爲之記。俟父母死後。其妻或子。然後依立石處。起土取骨。重以草辦棺盛骨而葬焉。且重復封邱隴。栽花。謂之銷逆葬。蓋謂銷去不順之罪過也。舉行銷逆葬時。鄰里賓朋咸來弔。弔物亦如前述。亦置之草棺中。若無妻若子。則無人舉銷逆之葬。人皆以爲至苦。罰作鬼苦工。永永不超拔云。

多樂部之北。約三百餘里。有一部名中陵部。與多樂以高山爲界。其部有一

種家畜之獸。甚馴而食草。其狀似犬而小。所畜頗多。以不食人食故。無所費也。至寒冷之天。則殺而食之。以此獸其肉至冬而肥也。獸名定施。不知於何取義。家有人死。則至親之友人。及鄰里等。咸以定施一頭爲弔禮。非殺而享客。乃葬時以之爲殉焉。相傳謂定施饋賻愈多者。則死者愈不受苦罰。以鬼最怕定施。則定施之爲死者衛隊。最相宜。且多多益善也。故使饋賻而少。則必以家畜者殉焉。其數以十頭爲額。逾額愈佳。不足額而家畜若少。亦必購以補足之。不令缺也。其至貧之家。至冬間。盡所有定施而食之。以充飢乏。一旦人死。無處多得定施。則剪紙爲之。有好義者。或竟慷慨贈之。謂造福冥中。比之救生人。其功德且過十倍焉。余聞而笑謂吟秋曰。無怪我國人亦喜造冥福。而不救生人。原來功德相反。有如是也。吟秋曰。生番固若此。我國人不知何以亦有染其風者。

又有一處。其人壽頗長。百歲者習見不爲異也。死則置之筍輿中。舉以游行。

村落所過村落。其年與死者相等者。咸出與死人一握手。謂之接魂。謂行此禮。則其壽愈長。年少者不得行接魂禮。以無此資格也。既舉以徧行村落。後不復舉歸家。卽置之公共場所。人之來弔。及家人之哭祭。均來其中。葬亦有公共之墓地。隨於受弔之處。舉出詣公墓焉。每歲四時。酋長遣人來祭。蓋公祭云。既葬之後。子孫往往不辨其祖父之墓爲何墓。不立石。不表樹。棺用木甚薄。入土易爛。葬時往往棺舊有爛盡者。則掘地任意葬之。故不必他闢地。而無坎滿之患。

又有一部落。以死者之年歲。定葬期之遲速。並以此定喪禮之厚薄。大抵年事高者。葬期遲。喪禮厚。否則葬速而禮薄。其所謂禮。則延僧超度是也。其所謂僧。乃皆頭陀。無祝髮者。有時仍還俗。不復爲僧。皆呈准酋長爲之。葬期至多八九十日。蓋年高一歲。則遲一日云。五十以上。鄰里來會葬。六十以上。本村全來會葬。七十八十以上。則一部落人皆來會葬矣。會葬須留食。其貧苦

者。往往縮小死者之年歲以報。免留食之費焉。有滿百歲者。則酋長親來會葬。有錫金。頗不薄。故得滿百歲。則雖貧苦之家。亦不憂留食之費之無著。皆酋長周恤之矣。酋長以部中有滿百歲之人。深以爲榮幸焉。

又有一處。不令人死居室之中。病稍重。卽舉而置之野外。架草棚以舍之。蓋此族中人。皆怕鬼擾。謂人死室中。則鬼常在。生人不獲安也。若有猝病卽死。不及置之野外者。則不惜犧牲其所居之屋廬。盡拆毀之。移至他處改築。不幸而貧苦。無徙居之資。則全家亦棄其屋而竄居於山洞中。不爲悔也。故人旣死。無復有招魂祭奠之禮。但以草席裹其尸。埋之極遠之荒山中。去其家至近。須有百里。或二三百里者。甚多也。旣葬而歸。亦不哭。預約其鄰里數家之人。以銅鉦狂擊於里門。而迎喪家之人。歸於其室。謂不如是。恐鬼仍隨其家人而來也。旣歸其室。室中時擊銅鉦。或他有聲音之物。鄰里仍附和之一村若狂。聞其聲者。咸來觀着。或助之攻擊。以爲笑樂。七日乃已。雖田工忙時。

亦若是也。是則更可駭怪矣。

又有一處。名萬花洞。其人絕少。屋廬蓋天然。多山谷山洞。洞中多彎曲。以代房屋。頗可居人。洞口以物障之。則視如門焉。洞外多花。紅黃藍白。四時不斷。故名萬花洞。或曰。卽婚配時。以所獵得之獸爲媒介物之一族是也。其族人死。則以所樵得之薪木。造成炭。用炭火將尸體炙之。使乾。以木龕藏之。棺皆橫。龕則直立焉。龕有門。凡一歲。春夏秋冬四時之首。則啓龕門而祭之。祭以時食。惟不哭。子孫皆懽笑拜舞。以爲敬。龕別藏一洞。名之爲大屋。初死則哭。哭七日卽止。蓋其時尸體炙將乾矣。相傳炙尸時。尸體黃色多黑色少者。其子孫必盛。反是則否。炙尸有專其事者。亦酋長派之。其費頗大。極貧之人。往往自炙。然不得其法。或竟焚化。若爲酋長所知。則拘其家人。罰作苦工一月。不稍貸也。

又有一處。死後買軍服殮之。人之來弔者。恆以紙紮之刀劍矛稍等。爲禮品。

將葬。焚化之。以其灰納之棺旁。大抵其俗尙武。所殺他族人多。謂死後不可不以武器爲護。故也。舉哀以葬畢爲度。葬不出三月。用棺。棺以木。用槨。槨以草編成者。墓而不隴。種樹以表之。樹以桐。桐成材甚速。其家更有死者。往往伐桐爲棺。而更樹焉。桐子謂爲鬼糧。秋深拾而炒熟之。啓土而納於墓。家家如是也。

有枯樹峽者。最小之部落也。其山峽之口有枯樹。大可百圍。部落之主神也。彼族中多半皆有信奉之一物。名曰主神。枯樹峽以枯樹爲主神者。云該部落之始祖。卽此樹所生。樹有穴。其始祖自此穴出也。今其樹雖枯。而其神則升於天。故該部落民始終信奉之。其人病將死。則先以紙帛焚化於樹前。祈禱神明。挈之同升九天。樹旁有廟。廟中所奉枯樹神。則以木刻之而成。不加衣飾。裸體直立。而刻樹葉之形以蔽下體。廟有數楹。皆茅屋。人死則殮於廟中。子孫宿於廟。俟見夢而後歸。謂廟神示以夢。則已得升天之許可也。不夢

雖累月不歸。惟數夕卽有夢。大抵精神所注。自易得夢也。其葬也。以廟中之土少許。實之棺中。名之曰神賜金。主其子孫順利。其土起自庭中。一歲一補之。未補時。庭中往往窪深如空谷。旣葬。則以枯樹旁之小樹分植之。自一株至三株五株七株不等。蓋亦有階級也。其階級未詳。數皆奇。無有二與四與六與八等偶數者。其樹恆以春初補植於枯樹旁之苗園中。以備葬時之分取。酋長於喪葬事。恆派人臨之。其費亦以階級而別也。

枯樹峽之西。以惡流爲界。有一部落。其酋長曰羽喬。羽喬以十年爲一任期。由部民之年滿五十者互選之。部民年未滿四十有死者。則不葬而棄之惡流。滿四十死者。以隨身便衣葬之。而無棺。至五十始有棺。棺長度六十三寸。七十四寸。以此遞加。其三十九四十九歲以下死者。以未滿四十未滿五十論。餘亦以此類推。蓋其族有敬老之禮。相傳其始祖年至一百四十歲。定此制。使子孫永守之不許變也。始祖烏身有羽。故名爲羽喬。羽喬在任死。則部

民各以香花送其葬。亦年皆五十以上者。至退任而死。惟臨其喪。不盡送葬。送葬者必有特殊之關係。葬後一月。必重啓其坟。取棺曝露。謂之禮天。謂先入地見地神。然後見天神焉。又一月。仍葬原處。名甯室。此爲羽喬葬禮。非羽喬則一葬已畢。不敢僭禮也。

又有一部落。重男而輕女。行一夫多妻之制。女死則薄葬。男若有病。則其妻有逃者。因夫死必有十分之五之妻爲殉葬焉。惟此祇貴族行之。平民則否。又一夫多妻。皆名曰妻。無妾之稱焉。夫病死。則於諸妻中卜之。以其半爲殉。名曰伴游。或聞之以爲笑。謂不知游於何所。余曰。殆游地府耳。寂寞一魂。宜挈良伴。良伴又莫如良偶。其名爲至當矣。卜定伴游之後。死者未殮。卽與之同臥於靈牀。其黠者視夫將死。則先逃。逃亦不追。謂彼無福作伴游者。衆共棄之。然往往逃至平民家。爲耕婦。其逃也。必挾有珍物。故民多歡迎之。然不敢爭奪。往往聽其自擇人家而棲焉。幸貴族不追。故人家安之。否則不敢留。



也。其不及逃而爲伴游者。則盛服以待。死者未殮。臥靈牀。旣殮。則紛紛舉之入棺。故一葬往往有數棺者。必貴族焉。其以迷信愚人也。謂今世得爲伴游。來世必生貴族爲公子。而得多妻。故愚者不惟不逃。且以得卜定爲樂焉。伴游卜定。與死者之名同報。酋長府。其所服之服。均送酋長府蓋印。死者之服。酋長掌印之。伴游之服。則酋長諸妻分而掌印之。無圖記關防印信等物。故以手掌爲印也。色用朱。其費頗巨。蓋朱爲最貴之物。不易得。必買於他部落焉。若用黑者。其費卽賤數倍。然貴族以爲恥。蓋平民死者之衣。則送酋長府。用黑掌印故也。貴族之葬。則十里以內之平民。每家出一丁來助葬。皆有犒賞。賞甚豐。酋長葬。則全部落平民。家出一丁來助葬。亦皆有犒賞。惟反不若他貴族之豐。以數過多也。貴族助酋長葬。則有貢獻。其貢獻以珍物。爲葬時用。惟不詳其爲何等之珍物。及若何之用法焉。酋長妻葬。則禮皆減其半。貴族亦如是也。

又有一處。其部民皆兇悍無骨肉恩。皆貴少而賤老。與羽喬之俗適相反。民至衰老。不能力食。往往驅逐於外。其稍裕身家者。則使退老一室中。僅供粗糲草具而已。病無侍者。死則請酋長派人臨視。而後棺殮。酋長以所佩劍。授所遣使者佩而臨之。既入棺。使者以劍按棺口中。喃喃作咒語。蓋其俗畏鬼。既虐待老人。又恐其死而爲厲鬼。故請酋長之劍以鎮壓之。使不敢爲厲也。其貧民之驅逐老人於外者。死則委溝壑。酋長立收葬局。時使之收歛。餓殍焉。其自具棺木者。葬亦草草。惟年幼者死。則以特殊之禮葬之。棺之飾以珍物。（按所謂珍物。迄未得其詳。據謂各部落各異。或以陶器。或以銅鐵。或以異色之布與綢。大抵皆不產本部落者。）哭者。送葬者。動鄰里焉。報之酋長酋長且以特殊之恤金賜之。自三十五歲以下者。咸有焉。其恤金亦有等差。大抵進五年則退一級焉。蓋凶悍之俗。以戰鬥他族爲能。謂衰老無能爲棄物。且重爲部落之累也。

有一處所奉主神爲青蛙。亦立廟以祀。廟中青蛙神以泥塑之。其大若衙署前之石獅。供於木龕。歲以春秋二季祭之。最奇者。人病將死。則牀前必有青蛙來鳴。以青蛙神遣使來迎也。其家侍病者。卽具湯爲病者沐浴。往往有浴未竟而卽死者。蓋其部落人民咸好潔。且謂青蛙出入水中。無日不浴。故其部民咸喜浴。而於病將死時。神遣使來迎。尤當潔清也。貴族之將死也。以椒湯浴之。椒不產本部落。購自外。價值甚昂。故非貴族不能用也。平民皆藁葬。雖身家甚裕。亦不能用棺。故平民漸富。則皆納捐爲貴族。其酋長有收捐局。如前清之鬻爵焉。旣爲貴族。然後得用棺殮之制。葬時可請於酋長。遣府中。姬人。豔妝來送。姬人兼能奏音樂。惟所費甚浩繁。故雖貴族。亦有不用府中。姬人送葬者。蓋旣富而後思爲貴族。爲貴族因費用浩繁而轉貧者。且欲求爲平民而不可得矣。此生番漸漸趨於文化方面者。惟虔奉青蛙神。則全部落歷久未改云。

又有一部。其酋長甚苛待其部民。蓋他族勇悍之衆。征服此部落。常以威壓之者也。部民有病者。卽須報酋長。酋長遣醫生來治。酬金甚鉅。其貧而不能具酬金者。匿不敢報。旣死則不能復匿。然未報病者。旣以死報。則仍遣人來驗。科以未報病之罰金。葬則又須向酋長領棺。價均昂貴。極貧者至以尸拋棄於澗水中。俾隨流而去。然後以死亡報。其後察知此弊。又立法以取締之。凡報死亡者。亦須科以重罰。聞於前清乾隆中。部民曾反抗一次。仍屈於力不能勝。此但就喪葬一端論。其他苛待處類是。甚矣他族來執最高權之爲禍烈也。

又有一處。四圍多山。山中有花。形似杜鵑。其色或紅或白。四時不斷。人有病死者。採山花堆滿靈床。平時則相戒勿採此花。以不祥也。聞其名曰鬼花。弔者至。則贈以靈床上之鬼花。爲祓除故也。鬼花雖四時皆有。惟遇雪則瘁。而其地甚少雪。十年中得雪不及一二年。設遇雪而無鬼花。則翦紙代之。其俗

男死則來弔者女皆哭。男則否。女死則來弔者男皆哭。女則否。謂之對喪禮。若女死而女弔者亦哭。男死而男弔者亦哭。謂之順喪。亦不祥。主其人歸將病死。故雖有感情。雖甚心傷。亦忍淚而不哭也。葬時亦取鬼花堆穴中。而送葬者爭取之。歸以簪於小兒之頭上。謂之戴壽。若死者年在六十以上。則酋長賜之特殊之鬼花。皆紙翦者。其色非紅非白。多黃其邊而綠其中者。然此就貴族言。若平民六十以上死。酋長僅以白色之紙翦鬼花賜之。數亦甚少也。皆葬時賜之。鬼花不栽而自生。蓋花謝結子。隨風散布。隨處皆有。凡葬後三個月。坎上偏生鬼花者。主其家多吉祥事。若純爲白鬼花。則尤爲特異。報之酋長。得邀錫典云。

某部落。其酋長儼然帝制。自爲處處用龍之裝飾以示尊。如旌旂衣服宮室車輿等。無一不繪以龍。惟其形甚簡單。又無鱗甲。如小兒初學繪畫者然也。酋長死。則徧體用漆。漆成龍文。殮以衾。衾亦繪龍文。棺亦如之。貴族死。則徧

體漆成虎豹熊羆等獸形。亦極簡單。形似而已。或有尙未成形者。名之而已。酋長夫人死。則畫龜形於其體。亦用漆。貴族之妻。魚鳥昆蟲之類。不一其等。或云貴族中又分階級。不及細詳也。平民不用漆。以紙裹尸體。而紙亦畫動物者也。此紙平民出費。領自酋長府。年八十以上。始免畫紙費。由酋長特賜。若年在九十以上。亦得徧體用漆。亦不出費。由酋長賜之。蓋以敬老爲禮也。生番各族。以敬老者爲多數。反是者甚少。天氣炎夏。尸體易腐。不能着手。則急急入棺。漆畫均用之棺上。葬必踰歲。亦有若中國之僧徒。行追薦禮者。平民亦得用之。惟簡略不似貴族之繁耳。貴族分布全部。一貴族長一村。貴族死。則村人咸來臨哭。皆以土物爲弔禮。貴族於喪畢後。徧賜村中民以錢。頗顧恤村民。其故以貴族時有拓地之爭。則全村之人咸助之。故不敢虐待。虐待則懼其不相助也。葬時村人咸來助。不再以土物爲弔。葬畢亦徧賜村民以錢。如新喪時。故其部民對於貴族。頗能愛戴。蓋其他種種之顧恤爲多。不

獨喪葬也。

其最野蠻最駭人聽聞者莫如某部。其人民對於已死之人絕無哀痛。方且利用之爲禦敵之謀。以爲厲鬼能威敵也。方人之初死也。報於酋長。酋長使人以符水灑其尸身。隨出上世克敵之大版刀一柄。將尸體肢解爲四。使人持至四境葬之。葬畢。其家人又向酋長府中領樹四株。分植於新坟四處。葬時不用棺。用紙紮之刀。四分配四處。爲殉葬之利器。相傳自辦此葬法後。敵兵入境時。則厲鬼嚙其足。纏其身。可不戰而使之自退也。故雖殘忍而不恤云。

### (三) 服食

小林部之東。隔一溪。溪深而闊。齒齒多亂石。舟楫不能通。其上有一部落。與小林部老死不相往來者也。部落之名。記有五字。曰蚤力吉某某。下二字已忘。其人大抵尙是未進化時代。夏則衣蕉葉衣。冬則蔽獸皮而已。雖略有

製造之人工。究極簡單也。食仍不離乎茹毛飲血。惟酋長略有烹飪數品。民間反以爲熟食之無味也。斯亦奇矣。酋長習用烹飪。則曾爲他部落掠去。居留年餘。習食熟食。其後許彼部落以年貢獸皮若干。得放歸。於是知衣布衣。食熟食。烹飪之人。及衣服原料。與夫製造之人。則皆彼部落給予者。以己爲所征服。一心向化。待以優異焉。久之。民間亦漸有被其化者。生熟食參半矣。以獸皮換布。亦成互市。而布衣亦漸通行。爲所征服之部。在蚤力吉某某之北。其強力蓋數倍於蚤力吉某某焉。蚤力吉某某山中。產狼甚多。肉頗佳。以狼肉五觔。可易布四十尺云。

又有一部落產橦布。民皆製爲衣服者也。與中國之橦布不同。彼製較粗。頗似麻布。惟柔軟異於麻布遠甚。頗溫煖。冬天有橦布三四層。可不棉而度臘矣。其色以黃爲貴。民間黑色及紫色者居多。酋長所用橦布。較細密。似與中國所產相類。而色皆黃。其次則白。又次紅。亦有三四等之階級也。大抵紫黑



色最賤。其衣之製法。上連於帽。頸之後則全蔽焉。其蔽頸之處。用他色之條布如帶者。加縫其上。爲觀美之飾。或云有等級之分。未及詳也。冠上一布製之球。色亦與冠異。頗顯然可觀。又有威武之狀態焉。蓋其俗本尙武者。女子冠服亦同。不過較寬大。色更華美。多雜色之帶。盤於其帽以飾之。結婚時。男女並得用黃色及白色之冠服。三日內不分階級。一律得借貴族之禮。惟此等冠服。亦須租賃出稅金。貧者仍不敢望其項背也。壽服亦得用黃白。則由酋長賜服之。其俗雖尙武。卻又知敬老。故年自六七十以上。酋長除賜衣服。又時有食物。若糖果鳥肉之類。賚之。蓋酋長立法。居然以忠厚爲本。故其部民。不獨畏服。而又有愛戴之心焉。襪履大抵以布或獸皮爲之。其制無甚特異之點。食品穀食與鳥獸之肉參焉。鳥獸之臟腑。悉棄之不食。惟有極奇異之一事。則食鳥者終身食鳥而不食獸肉。食獸者終身食獸而不食鳥肉。苟誤食。卽出而哇之。相傳謂是祖宗之戒。不得兼食者。兼食則必遭奇病。或且

惡死而無子孫焉。篤信甚。不敢忽。雖醉夫亦不誤吞也。惟魚類則不拘。無論食鳥肉食獸肉。皆不避魚。以鳥獸肉爲貴。而魚爲賤。魚去菜蔬。不過一間耳。享客則鳥獸肉並陳。客食一則撤其一。所撤而爲主人食者。則客反勸主人勿撤。主人乃留。祭則亦以祖宗所食者供之。不食者不以獻也。

中劉部。位於蚤力吉某某之東南。其地產一種之草。色或黃或白。質柔而性韌。可製布。凡貴族平民。咸以之爲衣服冠履之原料。其貴賤階級。不甚有別。但於飾物區分之。飾物亦以是草編織成之。有爲鳥形者。有爲獸形者。有爲魚形者。有爲龍形者。亦有爲天神形者。天神形龍形。皆貴。惟酋長府中用之。他則官吏平民可雜用之。各隨己之所愛可也。其所編織之飾物。皆縫注於衣襟之上。其數亦稍有多寡之區別。如有能發明他物之編織品。異於前所。有者。得府中之賞鑒。而爲酋長所愛服者。則賜賚特多。賜賚皆酋長府之珍物。有時或賞以女子焉。亦出自酋長府。並令專利。欲學者。非待其專利滿五

年。而後納贖入爲學徒。其贖以十之三貢之酋長府。報德也。故其衣襟上之飾物。常有發明新異者。其地暖。四時花不絕。女子則恆採花以飾冠。而衣襟之飾品。則製爲各種花朵之形。無用動物者。此男女之所由分也。履無飾。男女結婚時有之。三日後卽除去。類皆租賃者。不常用。故亦不常備也。惟酋長與其妻。則履亦有飾。皆龍鳳之雛形。裏衣無飾。所飾皆外衣。又皆臨時用。非常服也。常服亦無飾。便作事故。食之主品。爲薯蕷等。而以他動物肉佐之。地多山少水。故以魚爲最貴之食品。貧民有終身未曾一食魚者。又其地產蛇。亦爲佐膳之一種珍味焉。凡蛇滿六尺以上者。則貢之酋長府。府中有豐厚之賞賚。酋長多妻。或傳食六尺以上之大蛇。能強陽事。故民間雖捕得之。不自食。以獻府。邀厚賞也。且獻蛇者。除賞賚外。又得游宿府中。三日夜。食珍品。或謂酋長以待妾一人。伴之宿三夕。以報其功。事或有之。

又有一部落。在中劉部之南。其地多野桑柘。春夏之交。蟲繭滿林。惟小而圓。

形如龍眼。殆卽野蠶之繭。土人取之以製衣。惜不得繅絲法。無精美之觀。雜抽其絲。多碎斷零落。故編織成布。不能光潔。其俗亦以深黑色爲貴。以染黑則較有光輝。惟平民不得用。但供酋長府。平民大抵用不染色者。或紅或綠。則女子用之。其俗女貴男賤。酋長女主故也。嫁娶適與尋常相反。娶男子。生女子不嫁。女爲家之主人故也。女子恆服紅綠色之衣。以示尊。冠亦草冠。不以蟲繭之布爲之。其蟲繭所編織而成之布。名里洛基。里洛基不獨足供全部落人民之服用。並能輸出。以易本部不產之品。履以獸皮爲之。衣多飾以鳥羽。冠亦飾焉。其形殆與西洋女子之飾鳥羽者相類。山中產五色鳥。冬春間。其羽自脫落。民皆拾而售之。拾鳥羽時。恆起爭鬥。然無用械者。故死傷少。不劇烈也。男子之有功於部落者。得用鳥羽飾冠。以示優異。其所謂功。大抵多獻物於酋長府而已。蓋亦納贄之性質也。其他部落向與本部往來通商。而略善工作者。察知里洛基之原料爲蟲繭。至春夏之交。來買繭歸。自製之。

既而里洛基滯消。故酋長有令。不得以桑柘蟲繭售於他部落。恐傳出種類。利權喪失也。故里洛基爲衣服。他部落仍皆來此換得者。桑柘統名曰俄爾特里。俄爾指衣服。特里則所自來也。桑柘之蟲之蛹。亦春夏之交。佐饌之一品。此則我內地亦有以蠶蛹羹食者。無足異也。常食則動物之肉爲多。而反以米麥爲佐膳品。米麥皆非土產。不易得也。酋長喜飲茶。遂成全部落之風。尙茶不易得。人民咸於春間摘桑柘之嫩芽爲之。亦若中土之桑芽茶。又有採山花曝乾以代者。惟酋長則購茶於他部落。年費蓋不貲云。

又有一部落。衣服冠履。悉編草爲之。而以蘆荻之花。揉之使純淨而軟。用以代棉。以禦寒冬。間有用獸皮者。價值貴。故其人民獵得獸。雖食其肉。而不卽寢處其皮。必以易其他需要之品焉。其飾於衣。用銅鐵之片。行則錚鏦有聲。以爲觀美者也。無他華色之裝飾。惟女子之。則往往捕得有彩色之鳥。摘其首。以縫注於冠之頂上。有時有五六鳥首。或八九鳥首者。總之以多爲貴。

也。酋長見民間女子有好冠。多飾異鳥之首者。則以竹輿舁之入府。留三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月不等。送歸時。以紅色或紫色之草縵。盤於女子之身。以示榮寵。而賞賚家中用物甚豐。故人民有好女子。恆裝飾奇異。以邀酋長之寵。其例以每月之朔。游青楓湖。則酋長來觀。酋長無妻子。則甚多。民間被榮寵者。生子則送歸酋長府。酋長雇乳娘哺乳之。而以送時盤於身上之紅紫色草縵爲憑。且驗所記之月日也。部中多產果品。以爲常食之需。冬則食乾者。若棗栗之類。亦食鳥獸肉。五穀甚尠。客至或備之。惟貴族有此舉。蓋得自他部落。貧者力不能辦也。

某部落衣服原料。全自外入。故所服不一。有草服者。有布服者。亦有毛織服者。毛織大抵非貴族不能得。以價昂故。富者間亦用之。貧者往往以稻草自編織。其形似中土農人漁子所用之蓑衣。露兩臂。冬寒則再加臂衣。足脛亦全露。男女無甚分別。其得用草服布服者。皆非極貧之家。故草服布服。往往

加以飾品。亦用鳥羽。皆產自本部落之鳥。或不能得華美之鳥羽。則甲家所畜鷄鴨之毛以代之。酋長有特殊之制。披獸皮以示威武焉。酋長夫人用野雞之長尾。他人不得僭用。違者罰。故民間弋得雉雞。則以獻於酋長夫人。有厚賞。食物以穀食爲主。貧者甘薯蕷。漁獵雖間有之。然不甚多。故禽獸肉視爲珍品。非大事不恆用。惟所畜雞鴨。則時以佐饌焉。每年正月十日。相傳酋長先祖誕辰。人民咸送禮物。大抵家畜之類爲多。酋長則凡送禮來者。皆享之。謂之禮食。穀蔬諸類。所產甚衆。除一年自用外。恆有餘額。以售之他部落。獲利頗不薄也。

世界民族。凡文明愈進者。愈趨於平等制度。其未開化之處。階級必嚴。此公例也。蓋其部落之民。必爲酋長所征服者。而酋長遂爲一部落中最貴之族。其得執事於酋長府。或用爲各處鎮壓小民之結固陸。如尋常所稱官吏者。亦皆視同貴族。雖其間尙有等差。要之非平民所可比也。而平民又皆敬畏。

之不敢慢視。則征服之效也。結固陸。猶言地方官。蓋蠻語云。今更述服食。小林部居民。春夏秋三時。上體恆不衣。僅以粗布蔽下體而已。冬較冷。則上體亦衣。不過單袷布服。無用棉者。女子則春夏秋用半臂。蓋其族已稍稍開化。知拋露乳峯之蒙羞辱也。所奇者。凡未結婚之女子。則不用半臂。上體亦全露。所云用半臂以護此兩峯者。乃指已結婚之婦女言。或曰。未嫁則無所屬。得自由。而其族女性多淫。方藉是以爲招也。既有所屬。則有節制。蓋男威甚強。雖欲不受拘束而不得也。自來以此爲通例。或人之言。果有徵乎。抑出於揣測。未可斷也。所服以黑色爲最貴。平民非年六十以上。不得用黑。相傳其酋長初祖。喜着黑衣。故今惟酋長得全用黑衣。平民六十以上用黑。不過其衣用黑色緣之。以表異於衆人耳。七十以上。則緣黑二條。八十以上三條。九十以上四條。百歲則酋長以己所服之黑衣賜之。女則酋長夫人賜之。黑衣榮寵之極則也。既死。仍須以此黑衣還之。酋長不以殮。不私藏。其所製之原



料似布非布。似綢非綢。有光色。頗能耐久。或云。綿與羽毛織成者。此原料惟酋長府有之。平民并不私許織也。其嚴厲蓋如是。結固陸所衣。黑衣。非純黑者。以白色緣之。純黑惟酋長得用之。他物亦以黑爲貴也。其地亦多有藝稻者。其米甚細。酋長自食米。往往采他部落之佳者。其人善捕魚。部中多深流。魚肥美。且冬無堅冰。故捕之四時不絕。其魚色淡黃。有黑紋。若鱖魚狀。惟無大者。以五寸長爲至巨矣。杜工部詩謂頓頓食黃魚。可移贈也。以捕之易。無乾腊者。每食皆鮮。或云甚腥。他部落來購取。則帶鹽。至醃而食之。則其味更美。而腥氣除矣。是魚名湯鮪。不知古有是稱否。

有一處產棉甚多。能自製佳布。其布名曰膠拓。稍次者曰膠奇。膠奇尋常人皆可服用。膠拓則貴族製服之原料也。平民欲以膠拓爲衣者。其家必豐富。須報之酋長。納膠拓稅。而後服之。則人皆以爲榮。顧百戶中亦不過二三戶而已。男女當結婚。得向酋長府租賃膠拓禮衣。男女各一襲。而貧戶則大抵

免用。蓋租賃費亦甚貴也。其後改制度。凡結婚欲得膠拓禮衣。而貧不能納費者。可於結婚前半年報酋長府。以作工十三日代之。作工則男爲之。而女不與焉。自此例開。幾無一家不服膠拓禮衣結婚者。俗雖未甚開化。虛榮心已甚矣。又酋長每三年。向民間選女子一次。以十六歲至十九歲爲合格。故民間皆須待十九歲以後。始得自由定婚焉。選一次。則額定十人。其選得之父母。則賜大服。以黃色膠拓爲之。儼然爲酋長之岳父母。視此服榮於華袞矣。酋長每三年所選女子十人。過三年後。至下屆重選時。以未有子女及無孕者。還其父母。使自配。而前賜其父母之黃色膠拓大服。亦不奪去。并以紅色膠拓之禮衣。使出宮之女服之。既嫁後。則其壻須偕妻朝見酋長。酋長飲食之。而復以紅色膠拓之禮衣賜其壻焉。皆異典。爲鄉里所榮視者也。冠皆竹冠。其製亦有數等。最貴者。雕刻而加彩色焉。男子十五歲以前不冠。女子十三歲卽加冠。冠男飾以魚形之膠拓布。女以膠拓布所製成之花飾之。此

普通皆可用者。以膠拓僅飾冠而不爲衣也。酋長之冠。盤以兩龍。惟所雕刻及織物。則尙皆粗陋。略具形式而已。履多連襪者。平民草履。貴族則以膠奇粗布爲之。無有用膠拓者。雖酋長亦然。尊首而賤足。謂以膠拓踐踏於地。則神且震怒而殛罰之。故膠拓但爲冠與衣。而不敢以爲履。且下裳亦無有以膠拓爲之者。其視膠拓亦重矣。相傳謂酋長之始祖。其名卽爲膠拓。蓋膠拓布由其發明。故對於此不敢褻焉。且膠拓布不許私鬻於他部落。違者誅之。食亦米。米皆本部落出產。且能爲大宗之輸出品。其他以田獵而得之禽獸。亦常食之。平民往往獵動物於山中。以爲常品而代米。乃以餘米轉售出焉。蓋其地山林谿壑甚多。漁獵亦出產之大宗。惜工藝不發達。故終歲耕作。漁獵得餘財者甚少。大抵餬口而已。且多懶惰者。不免有飢則覓食飽則棄餘之祖風故也。聞後來稍有進步。則酋長曾爲他部落之旅行。有所感觸。歸而先從衣食整理起。將繼及於他工作焉。

又有一部落。能造紙而不能製布。紙雖粗。頗堅韌。故普通人家。皆用紙衣。據云紙以樹皮稻草等爲之。故紙衣亦頗能禦寒。貴族則於鄰部購布製衣服。之。平民服布衣者。非有功不能。百不得一二。男女結婚。則以紙衣彩畫之。頗艷麗。里中及親戚之來賀者。亦皆衣畫飾之紙衣。紅綠眩目。殊有絢爛之觀。冠亦紙冠。亦皆五彩眩目焉。平時冠素。五色雜用。無專尙一色以爲常尊者。足無襪履。惟酋長有之。則以革爲者。外亦畫成足五指之形。其色亦與其足略相似。忽視之。則完全赤足而未履者焉。所製衣之紙。名曰號尼各。爲最上者。曰活北。次之曰墨其蘇里。又次之曰郊王末。斯下矣。號尼各大抵非貴族不用。爲酋長府所督造者。用活北者已少。普通則墨其蘇里與郊王末兩種所製者。號尼各不能納稅捐用。與他部落不同。階級極嚴。雖富不得納貲僭用貴族之禮焉。惟部中時來外患。凡遇他部落之侵略。能戰勝敵人。斬得若干首級以上。則例得比貴族。得服號尼各上等之紙衣。或布衣。故往往有貧

苦者。遇禦敵時。斬得多級。不卽以獻功。醫其所斬之級於富人。已可得厚賞。而富人獻功後。可服貴族之衣。顧此猶僅僅得比貴族而已。必三次斬級多。乃正式升入貴族。而所謂布衣與號尼各之上品紙衣。由酋長賜賚。而無庸自備矣。其重戰功如是。食每日一餐。雜用米麥豆菽等。食時以日中。食量殊大。蓋并尋常三餐爲一。宜其多矣。佐膳之品。菜蔬多而動物絕少。蓋皆不事牧畜。而僅恃漁獵。其地山水又少。多荒田地。動物之足供食品者不多焉。富者往往至他部落買而食之。故雖子女婚姻。親朋鄰里來賀。亦蔬食多而魚肉少。已成風俗習慣。人亦不以爲異也。聞酋長日兩餐。餐必五盞。蔬類二。其三則魚鳥獸肉之類。妻妾侍食。必酋長食畢而後食焉。酋長亦一夫多妻制。有最寵之妻。則酋長命與同食。不俟食畢始食。爲特典。諸妻皆慕之。而不敢怨焉。無正嫡旁妻之別異。統名之爲酋長妻。其侍僕則稱酋長妻爲黃姑姑。云。黃姑姑。府中服食最優者。故以之尊酋長妻也。爲酋長供食之人。如帝皇

之尙食。號曰火生。意猶供給火食之類耳。俸給頗優。若食不可口。則有罰。惟黃姑姑得代乞免。故火生恆私事黃姑姑。特爲輿援焉。平民有善烹調者。思夤緣得火生一職。則烹炮佳味。私進之黃姑姑。有時黃姑姑言之酋長。卽召入充火生。火生無定額。有時多至十數人。惟年逾四十。卽不合格而令退職焉。大抵火生皆黃姑姑之私人。友人聞而笑曰。昔春秋時。雍巫有寵於衛共姬。不謂北風。今乃傳之海外。誠足以資談助也。

有一處。皆衣鳥獸之羽毛皮革。暖季則以大鳥之羽翮。連綴之以爲蔽體之用。實亦不成爲衣也。寒季則用獸皮以縫紉之。使大小與身略相稱。以蔽體而禦寒。酋長有布棉之服。則購自他部落。布棉價值。比獸皮鳥翮。高且數倍。故貧民不能備也。酋長每歲購暖季寒季服各一襲。初購至衣於其廟中。木刻始祖之像。焚香頂禮。三日後乃取服之。每歲更換一次。其換下之舊衣。亦藏於廟。民有富者。子女結婚。則納貲取服以爲榮。納貲至若何程度以上。可

終身服之。否則如租賃然。三日仍以還於酋長之家廟中。又凡部落中有雙生子者。其夫婦二人得賜服酋長衣三日。又生子滿十人者。亦得賜服。其部地曠人少。故酋長以此獎勵之。而民重虛榮。故無實惠。而僅予以三日之榮服焉。凡得賜服者。以竹輿舁之。游行街市。人皆羨之。若連舉得雙生子者。卽以所賜服予之。不令其還。則恩更加矣。其民得賜服終身者。俟其子女長大時。得聯姻於貴族。酋長執行婚配禮。有特典焉。食亦以鳥獸肉爲常品。惟地不產鹽。恆用辣味。如椒茄之屬。且亦以土產物向他部落易得之。故其民喜食辣。如中土湘川等省之風氣焉。又產一物。輓近始發見者。名遏特紋。其形似首烏。味略似芋。而稍帶苦澀。貧民掘以爲食。頗能耐飢。遏特紋者。猶言可以救荒云云。其土語然也。酋長每於月朔。亦食遏特紋。以表示與民同甘苦之意。惟不似貧民之常食焉。日食二餐。雖酋長亦若是。蓋習慣然也。又有一部落。名鷓林部。產鷓甚多。秋間毛落。居民拾之。鬻於酋長府。酋長府

有特聘他處織匠數人。工爲毛織物。以鷓羽雜以獸毛。織之成布。爲貴者之服。民間雖有鳥獸羽毛。不知織法。故悉以鬻諸酋長府焉。其酋長智識甚淺。不思召部民學習。全仰賴他處之織工。頗有祕不令部民知之之意。則思想可云絕無者也。部民所衣。則以他處所織之草衣。若秧薦艸薦等物。亦以鳥獸羽毛易得者。以較貴之原料。易此至賤之熟貨。而不知惜也。此鷓林部所以比他部落爲貧弱也。卽此服用一端。已可概其餘矣。又其地產異蛇甚多。若中土醫士得之。或能以配藥餌治奇疾。如柳子厚所云者。然而部民不知也。惟捕以爲食品而已。常食之品。水種菱芡。陸栽玉蜀黍。上下貴賤。咸恃以爲充飢之具。惟酋長有畜獸圈。其地頗廣。繁育之以爲佐膳之用。民間有急需。則以他物向酋長易之。酋長極淫亂。而部民尊奉之若天神。偶見部民婦女有佳者。則召之入府。旣放歸。則以畜獸賜之。以示優異。彼民且熟而薦之。先祖以爲榮。而無所謂恥辱焉。旣薦。或召鄰里親友共食。此禁鬻而來會者。



且豔羨以爲無此遇焉。噫。亦可異矣。

又有一處。地產絨草。頗柔軟。以揉細之。實於麻布中。可代絮。與獸毛同織成氈。裁之而縫爲衣。則價值較貴。爲貴族所服。其俗尙武。時有與他部落交戰事。卽他部落不來侵犯。亦時以擴張爲主義。故凡戰鬥殺敵多者。得賜服。其服卽以氈爲之。有青色黃色黑色三種。以黑色爲最貴。先賜青色服。繼賜黃色服。終乃賜黑色服。故與爲敵者。見服黑色之人。往往逃避。知爲最勇善鬥者也。賜服黑色矣。再有斬獲。則以酋長宮中之美人賞其功。其所謂美。以肥而矮者當之。民間生有癡肥女子。重且二百斤者。羣視以爲絕世美人。如我中土西施王嬙。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者是也。故必報之酋長。酋長賜以華衣美食。俟及歲則召入宮焉。華衣卽黑色而加紅緣之氈衣。美食則魚腊也。其地多山鮮水。魚不易得。恆以獸皮與他部落易魚而腊之。以爲賓祭等用。此乃酋長府中之制。貧民非產有癡肥女子。終其身不得分一杯羹也。尤

奇者。全部落女子。十之八九皆瘦而長。其肥而矮者。實不多見。以不多見而視爲絕美。亦固其所不足怪也。平民亦多食獸肉。又產竹多筍。筍亦爲終年常食之品。如我中土之筍。乾然名之曰竹孩。殊典雅。殆我中土文明人代爲定稱者歟。其後爲他兩部落協而攻之。乘其出戰他處而入。亦報積仇也。放火焚其山竹。遂大燬。及反兵。而兩部落之人已遁。自是竹少而竹孩乃大貴。來易此品者。亦大受影響也。及莫君晉華歸時。聞此部落已爲他部落聯軍共伐而滅之。俘其酋長。奴隸其人民矣。甚哉。肆毒於人之還受其毒。可不戒哉。

又有一部落。最富。善經商。故其所產物均貴。凡中土所有之綢布。頗有能購致者。惟所制服飾奇異。寬博而雜用各色。如僧家之袈裟然。尤喜狐裘。其商人恆以貴物易得之。冬間以爲御寒之服。惟一裘須中土人兩裘之料。其寬博可想矣。酋長受供養於商人。商人恆購裘獻之。其所獻多而美者。酋長以

金銀玉石等藏器。賜之。食亦多穀類。無甚特異處。初則易而得之。後漸知自播種焉。日食二餐。上下同之。據云此部落後漸開化。不得視爲生番矣。交通之有益也如是。

#### (四)居住

陸吟秋述張君之言曰。余聞莫雲嶼述臺灣生番居住一項。覺上古野處穴居風之去今不遠也。雖酋長暨其貴族不盡然。然而至少數。不可以概之。茲仍分述之如左。

某部落依山爲險。地頗廣大。其民咸鑿山爲洞而居。其鑿也。不於山麓。恆在半山。或竟於山之巔焉。大抵以避溼也。其洞依山勢爲之。恆多林木以蔽其外。其俗日將中。則各歸休息。至日西斜。乃出休約四小時。當其休息。幾於全部落不見一人。洞長深藏林內。故望之若曠野長林。無人之地。而不知其蟄息未出也。相傳其初祖有死於日中者。疑爲日曝而渴死。故日中時最畏外。

出他部落人。有不知其俗者。偶於日中時至其處。不見人影。闖入林中。窺探洞門。則必攫而殺之。洞中以分食之。其所居一家一洞者有之。數家合一洞者亦有之。又有大多數人民羣聚一洞者。則必天然洞壑。略施人工。其外則險阻可憑。又疊石伐木以爲固守者也。酋長所居爲一最大之山谷。其口略似環城之形。則疊石爲之也。憑高設險。勢頗雄壯。誠天然之野蠻宮闕矣。其內疊石爲房。又架木爲屋。幸在深谷中。無雨水之漏。其谷在較高之處。亦無山水爲患。蓋亦曾相度地勢。兩旁多鑿深溝。雖有百道流泉。亦無溢而入於酋長官府之患。可謂傑構矣。民間所居小洞谷。亦以木爲蔽。似門扉焉。惟厚而不飾。覘其重量。當在百二十斤以外。其民膂力多強。舉之若甚輕者。床褥之類。以柔草曝乾鋪之。雖酋長亦若是。惟酋長床褥占地極廣。蓋一夫多妻。惟酋長爲然。以爲體制之宏。規模之大也。民有戰功或勞力功者。均得賜之游覽其宮寢。以爲榮寵焉。其有大功者。酋長以女妻之。稱之爲高結鐘。若我

中土古時所稱駙馬者然。高結鐘原有之妻。則退而爲旁妻。亦不薄待之。酋長女爲正妻。正妻旁妻。與高結鐘同處一床褥。若高結鐘再有大功。則酋長再妻以女。無女則以貴族之女。認爲己女而妻之。名其壻爲二等高結鐘。有自二等以至三四五六等者。則亦用一夫多妻制。總以後來者爲正妻。雖酋長初嫁之己女。亦不得不退爲旁妻小妻矣。吟秋嘗笑以爲此亦如我中土用人之私。若後來居上之積習也。其所云等。以數多爲貴。與他處相反。人死則床褥舉而焚之於野外。病則遷於林木之下。雨則以編草所成之席障之。余謂其舉移病者於林下。雖不盡合度。然多清潔之空氣。當必有益。蓋洞中必鮮日光。居之成習。故不爲怪。實際按之。其悶塞沈悶。諒多不適也。全部無洞外屋宇。更無城郭。皆設險自守於洞門。其危險處。亦時有之。蓋山之土質鬆者。鑿洞漸多。益不實。往往有山崩而壓死多數人民者。惟天然洞壑。絕少此險。故往往爲強有力而合衆者所占據也。又有一處。居民多依林木。架屋

而居。有一種樹名楚杜者。性質柔軟。以人工移植之。使比櫛而密。攀其枝使下。編葺之若牆壁然。屋頂亦如之。居然可禦風雨。其地東南風極大。故往往背東南之山而爲屋。避大風也。西北風無絕大者。酋長府略有建築。僅如中土之竹樓茅屋然。僱他部落人爲之。蓋雖生番。而亦有略擅技能者。惟他處多因陋就簡。仍其舊俗而已。其地建築物苦無原料。卽樹木多不可用者。殆以他部落人多不習用之之故乎。酋長府前夾道列樹甚長。約有里許。望之若深巷然。頗可觀也。其內有堂有室。庖廚湔浴之所。居然都備。惟簡陋而已。又有若演武廳之高屋者。其前曠地甚闊大。爲府中諸健兒比習武藝之地。酋長臨而校閱者也。其屋名克勒求。克勒求有兩層。其旁屋接連內宮。閱武時酋長偕其夫人臨克勒求下層。其姬妾女公子則在克勒求之上層。蓋樓上樓下也。樓上恆蔽以蘆箔。其夫人則受諸健兒之參拜。酋長自以爲衆人之父。而其妻則衆人之母也。故夫人不避相見。與在樓上觀者不同耳。其在

春夏秋三時。諸健兒往往裸體。以比武。女公子卽於此時擇配。凡酋長猶女及姻戚之女。咸與女公子同等。其俗尙武。酋長女公子之夫。其頭面軀體手足。必有無數之創疤。蓋白刃當前而不避者也。否則殊難入選。旣入選。卽贅入酋長府。所居之室。雖不及酋長自居之略有壯觀。以視民間所居之索宜特。僅能蔽風雨者不同矣。索宜特。卽所編一種樹名楚杜者成之也。健兒入府。先經挑選。然後以時校閱其武藝。而拔其尤。最優者得入贅。次亦可爲衛士。衛士所居。仍索宜特。不過較民間稍大耳。其民終日在索宜特外作事。惟大雨則避入焉。直等於鳥之巢。獸之穴而已矣。故索宜特所占地恆不廣。而又無一物之裝飾也。

又有一部落。其民所居皆土屋。蓋其土性粘。以爲牆壁。經風雨而不卽壞。大約三年一修。土中雜以韌草。故有耐久性。其屋面則架以竹。頗密。亦以粘土塗之。其上覆以茅草。規制視某部落之索宜特爲完備矣。惟佔地亦不廣。大

抵作事仍在屋外。所築屋。不過爲蔽風雨。免宵間露宿而已。其他婚喪賓朋等禮。皆有公共場所。每用一次。出品物以爲租賃之價值。則酋長所收入者也。土屋中惟土竈土床。供飲食寢處也。其坐也於地。無几席等等之用具。土床上。寒則藉以韌草。甚則獸皮。獸皮貧民已不皆備。雖獵得獸。既食其肉。卽以皮易其他雜用之物也。煖則去其韌草獸皮。土床頗光滑。盛暑以蕉葉藉之。蕉葉比閩廣所見者尤大。取一葉已可鋪滿土床矣。廁所則在土屋之後。各部落不必皆有廁也。有之已爲野而將入於文之起點。其酋長亦居土屋。惟制度較爲宏敞。且加以文飾。若中土祠廟之有紅牆黃屋者然。但畫飾無秩序。大抵皆亂雜無章。吾人見之。未有不笑其醜陋者也。床坑亦用土。較民間者大。几席器用等。略爲購備。無自製者。貴族亦稍能備器具一二。蓋採自外部。價值均極高。斷非無力者所能給也。民間土屋頂上有紅色之葫蘆形者。亦粘土爲之。則其家必有女。曾選入酋長府中。酋長賜此紅葫蘆以標異。



之。且免其屋之稅焉。屋稅頗重。若宋世之間架錢是已。又民間有獵得白質黑文之虎。以獻酋長者。酋長則取而祭之。祖神前。而厚賞獵者。並停止其屋稅一年。且以粘土所製之形似虎者。踞於其所居土屋之上。色亦白質黑文。蓋酋長之祖。爲白質黑文之虎所傷。故願殄滅此種類。以爲復讐地也。其地非白質黑文之虎。概不獻也。於是乎白質黑文之虎漸少。而居民屋上土製之模型。時有所見矣。

又有一處地多潮溼。居民爲屋。咸於地上架二三尺。或三四尺者。其制雖簡陋。要能通風不受水患。則亦可謂之適宜矣。其山林木繁多。故皆伐以架屋。且隨時修葺更換。不使朽腐。酋長架屋更高。大概離地有丈許。蚊蚋四時多有。夏秋尤甚。民間多羅取林木之葉。及其細枝。傍晚則燃之。使成煙。以熏逐蚊蚋。故往往有失慎之患。惟居室不相毗連。尙少殃及池魚者。夏秋之際。夕陽西下。徧地皆煙。濛濛如雲霧。莫晉華曾戲謂若用米元章潑墨法。繪一幅

煙林熏衲圖。當可謂空前絕後之奇觀矣。酋長府中。則用數十人以蕉扇驅逐。顧反不若用烟熏之能徧及而無遺。惟不習烟熏。則眼目口鼻。均有不適也。暑天又有多數露宿林木之下者。其人皆帶禦雨之具。若中土農夫漁父所用之簔笠然。惟連頭顧面目而亦蒙之。不似簔與笠之爲兩具而分用也。酋長居然有避暑臺。名曰得絲格琳。蓋借古樹數株爲柱。而架以木梯。而上有數仞之高。蚊蚋不能侵。誠夏暑遷喬之良法矣。又酋長四時別居四宮。宮之前後左右。植四時所有之花。以分配焉。如春日所居之宮。則圍植春花。夏日所居。則植夏花。秋冬亦如之。以爲天然之裝飾。民間有富商。往往仿酋長所居之宮爲之。例亦不禁。且無特別之稅法。蓋其部民强悍。酋長不敢苛稅者也。得絲格琳民間亦有之。體制稍遜而已。

黑溪之南。阻山帶水。有小綠部焉。其民所居皆石室。蓋疊石爲之牆垣。然後架木於其上。編竹爲簾。鋪之以成建瓴之勢。而雨不漏矣。其制似較上所述

者爲完備。而佔地亦頗廣。工作手藝等。有在室中爲之者。漸如內地居民矣。初亦土屋。甚小。後以多虎豹之患。乃改爲石牆。最後又發明陷阱。以擒猛虎。蓋民智日開矣。酋長所建石宮。更爲壯大。門關以小赤石嵌疊之。爲觀美。或云此小赤石。卽未成之丹砂也。蓋小綠部富於石。石多異色。民間石牆。亦頗有數色間疊者。殊可觀也。設以中土巧匠爲之。文彩炳然矣。初酋長築土城。以自守。周圍不及二里。名之曰小綠城。四周多植樹。一碧環繞。故以名焉。而其部落。亦遂以小綠名矣。厥後有他部落來攻。相持日久。雨甚。土城不及修而崩。遂被侵入。乃服屈而爲城下之盟。敵旣退。酋長及部民。咸視此役爲深恥。於是。有以築石城之策獻者。酋長納之。獻策者奉命督工。又勸酋長擴大之。爲周四五之石城焉。工人以恥辱之故。咸踴躍從命。年餘而石城完成。此小綠部進步之歷史。爲其部民所艷稱者也。

小綠部之北。有雉集部者。爲一小部落。建築發明頗早。部中頗有合度之居。

室大抵皆以山木山石爲原料。又多粘土。故其民頗富。恆出外任建築事。他部落利其然也。不加以凌虐。恆與之爲友誼之交際焉。其酋長所居之宮室。石皆用黃色者。其俗以黃爲尊也。民間居宇。多以白石青石相間而成。不得純用一色。蓋一色不雜。非貴族不能也。酋長宮闕。上以粘土捏成人形。裝置其端。人多裸體者。男女多有。不徒以爲壯觀。又視爲體制之尊嚴焉。民間亦有以粘土捏成之人形置門端者。但不得用裸體以僭。上用裸體。惟酋長女公子下嫁之家。得有此隆禮之賜焉。尤奇者。廟中神咸裸體。男女同。皆刻木爲之。又皆雙雙並坐以爲無上之尊嚴。民來皆膜拜以致敬焉。其俗以爲是原始之形。不忘根本。若衣裳之設。則皆後來致飾之事。不可謂誠。故弗尙焉。其屋皆西向。謂其始祖自西來。而日亦西下。終且相照。以爲吉祥莫大焉。酋長宮室亦皆西向。其臨事也必西面。其禱告也。不於日出而於日夕。蓋其始祖逐雉而至。見羣雉集於田野。以爲有異徵。遂歸而率其土人以來。始築室。

乃西向。故不忘本而終以西向爲上焉。其名雉集部也。以此。其他春秋冬三時。氣候皆溫。惟夏則奇熱。別築涼室以居。蓋牆皆留孔穴。以通涼風。爲避暑之所。見者謂室太狹小。未必能涼。彼人心理上以爲如是而已。雉集部共有數十村。村中少者八九家。多亦不過三四十家。村必有會食之屋。屋中列始祖而祀焉。每逢月之朔望。家遣一人持酒肴祀先祖。祀畢則同食。屋中屋名禱室。蓋有祀必禱也。亦名會食室。大村會食之屋。有數處。其屋比平時所居者爲宏敞。蓋合羣力爲之者也。其屋端有粘土捏成之雉數枚。以爲始祖來降之徵云。

某部落在小綠部之北。地甚廣大。多水。貧民大半依水而居。無定在其居也。編木爲筏。上則編竹。縷草遮之。取意如船。而其制固未完備也。所以然者。貧民無分地。皆散居。而依水則便捕魚。以水道無分界。全部落人民共之者也。其有分地者。有固定不移之居室。寒則鑿山成洞而穴居焉。其洞鑿成彎曲。

之勢。故冬日頗不受寒氣。春夏秋則居穴外。所爲房屋亦無合式之規制。大抵皆上銳下鈍。成三角形。瀉雨頗適宜。酋長房屋頗高大。惟亦爲三角形者。蓋比野處穴居之原人未甚進步也。冬亦穴居。得天然之洞壑。二壑以通之。其左爲召集諸部長發施政令之所。其右爲蟄居之地。右壑之大。五倍於左。中廣而口小。閉其口。由左出入。故右壑之中儼然曲室洞房。春秋二季亦常居之。惟夏日炎暑。則移居於外焉。其洞壑又天然據高勢。故水泛泉湧。均不致波及。他處諸山亦有可居之小洞壑。則諸部長居之。諸部長卽各村之村長。所謂貴族者。大抵其初皆酋長之子弟姻戚。與酋長同爲世及不替之有勢力者也。其後貧民居木筏者。亦得占踞一地。蓋居木筏。冬日甚苦。又水皆冰。仍不便遷移。其年苦寒。木筏貧民凍餒死者十之三四。於是木筏黨於春間相約至某某村人少之處。力攻而入。後由酋長裁判。命被攻諸村割地十分之四。爲道鐘左居地。道鐘左卽木筏居民之稱。蓋被攻諸村皆地廣人稀。

已全爲道鐘左黨攻破而占踞之。後經酋長彈壓而調解。讓出十之六。割十之四以殖彼族。而事以定。惟乘木筏捕魚之業仍盛。且以爲夏秋避暑之居。蓋可乘之以往水清林密之處故也。

又有一處。山川深阻。地勢與外部隔絕。蓋山皆絕壁。惟多垂藤。居民出入如猿揉。多攀藤附葛相上下者。僅西南山口。有道可通。顧路極迂遠。外商來。則從西南山口出入。居民恆舍此而越嶺焉。其居室多竹屋。山中產竹甚多。所爲屋。其形如船。酋長則召外部工匠築屋。有數十間。略具宮室規模。蓋其費甚鉅。兼運材料。故部民皆因陋就簡。依船形之屋以居。無侈制焉。竹屋咸傍山麓。覆之重疊。無流水泛濫漂沒之患。風雨亦不能侵入。正如古人之所稱。剝去其節。而重覆之。可二十稔者。意相近也。其貧民爲子納婦。必別爲屋以傳之。蓋取竹於山。山廣竹多。任取無禁。故易爲力耳。竹屋之名曰康納。而其制有略形複雜者。則爲聯屋。前後左右。宛轉可通。大抵家私富有者能爲之。

蓋竹雖不值錢。而此複雜之制。則納稅於酋長府。爲數至鉅。故全部落亦不多見。其名則曰康納符。康納符。意謂合多數康納而成之者。其爲誇張富有之名。在他部落多能知之。惟我中土人則聞而莫解其意焉。屋邊多種蔓生之草。春末夏初。布滿屋上。有紅黃白三色之花。花頗類我中土之朝顏。惟大且二倍。竹葉梧桐。重疊稠密。故夏閒頗能減少驕陽逼炙之苦。至秋九之末。葉漸萎黃。仍留蓋屋。如覆重茅。又可略禦霜雪之寒。故此蔓生之艸。雖於物產上無何等之價值。而戶戶植之。於盛暑祁寒。所利賴亦不少焉。此蔓生之草。名榮渠。榮渠之子。既成熟。中有白粉。居民漫不收取。未聞有用爲何種之材料者。棄之殊可惜也。

有密林部者。地甚小。今已全部爲他部落所并。原有居民。不存百之一二。蓋其民所居。皆在天然之洞壑。而地稍寒。民漸鑿至深處以居。漸繁殖則漸深鑿。方慶得計。不知日趨於險。由於智識未牖故也。某年冬。大雪。平地深丈許。



民皆蟄伏洞壑深處。忽砰然大聲發。民盡葬穴中。成一絕大之坎。而密林部以亡。此爲穴居之慘史。其部亦遂無他事之可紀焉。侵占密林部之民族。爲上述竹屋以居者。蓋其地適在西南山口之外百里許。遂爲近西南山部之殖民地。所居以己山之竹。運至其地爲康納而。雖尙有數處小洞壑。未被壓覆者。亦不敢居。以有所鑒戒焉。

又有一地。完全巢居。雖酋長府。亦未嘗有平地之建築。蓋其地多古松。率千百年物。無干霄凌雲之勢。而皆蟠曲屈折。根株十數圍。居民憑藉於是。旣離地數尺。或丈許。無澗水衝激之患。其上則加以人工斲鑿。遂成安穩之巢居。是可謂之原屋。使有巢氏爲之。當亦無過於是矣。其屋上之掩覆。大半攀稚枝編綴之。故多有依林木之勢而爲之者。高低深淺。無一定之式。冬房夏室。恆分兩處。大抵深密者用之避寒。涼爽者藉以卻暑也。酋長所占巢居。爲部中天然佳處。其林木高古廣多。皆千年以上物。又皆枯死無新枝。遂施以人

工之斬伐。留其有用者。而去妨害者。伐下之株。擇其長短不相差者。橫臥於上。若樓閣然。離地有數丈者。體制視民間爲軒昂矣。其上蓋覆。亦用斬伐之材木。非若依樹爲之。有新枝葉之變動。且易招風撼也。故酋長之居。可名之曰板屋。蓋占地若以中土畝數計。可十餘畝。亦云廣大矣。其屋百數十間。若以中土工匠爲之。每一間之材木。可爲兩三間而有餘也。此蓋極巢居之大觀。而非上古人民所嘗夢見者也。

有一部落。名格倫連部。多深水。部民善游泳。所居隔水爲屋。以避敵。蓋彼族恆四出劫掠。旣而懷物泐水歸。他族無如之何也。其屋皆在水濱。編蘆葦雜竹。筱爲之。夏水泛濫。入所居之室。其人習水。亦不以爲嫌。冬令水涸。又成堅冰。往往藉枯草地上。及冰上居之。蓋雖酋長。亦無甚異制也。格倫部亦早亡。後爲他部落用火順風。隔岸燔之。水狹處。拋擲火球。全部蘆葦之屋。咸被焚燒。其民咸爭搶物。多有因而焚傷。入水後爛死者。人民本不多。其他散漫無

居處。遂爲他部落所併矣。

格倫部之西北。有一族土民。冬則穴居。夏則懸於高樹。是部人民最少。絕無技能。後亦爲他族所併。其穴居也。亦窺天然之洞壑。不能施以人工之曲折。其地又多猛獸。幼孩往往爲所搏噬。其獸類虎而長尾。其色與卷石之赭色同。往往伏而伺人。其人率多短視者。亦遺性使然。偶不慎。卽爲猛獸所乘。雖帶有防身之器。若棍棒之類。顧能擊獸死者實鮮也。夏日以藤纏身。懸之高樹。爲度夜計。蓋又勞矣。其部無酋長。故皆散處。無指揮全部之主人翁。其於居住。猶不能求一日之進步。遑論其他。倘亦無統率之酋長故乎。厥後他部落來拓地。遂悉數降服焉。

### (五)營作

膠溪之上。有一部落。開智頗早。能造氈毯。取獸毛及弱草。和揉而爲之。惟尙不能有識文之美觀。故除分售於他部落外。未聞能出臺境行銷者。顧已爲

製造之上品矣。此部落其女子亦頗喜服勤。卽造毯一事。亦男女同工。其地多竊。名之曰蕭子。蕭子善竊毯。咸爲鄰部失業之人。竊去以改製禦寒之衣服焉。又蕭子力甚猛。一人能敵四五人。旣被竊。不敢追取。以人少非其敵也。此尙前五六十年之俗。後能改良。每一村合設一工場。凡織毯者。咸赴作工。所有稅納諸酋長。酋長並派吏察其勤惰。自是以後。益有進步矣。其部卽號膠溪部。工藝止此一事。其餘耕種大豆食之。他所需物。類皆以毯易得者。故業雖簡。而出品精。其民富。其俗又儉。可嘉也。

膠溪北二百里。有一族。能爲陶器。其土多粘性。其民亦善摹仿。所爲陶器。雖粗陋。卻堅固不易壞。惟太重。若我中土之人。決不能用也。陶器大者可容物一斗餘。以次遞降。共有五等。最小者容半升。大約銷於各部。以中等容一二升三四升者爲最煩。價因之稍貴。製陶器之外。兼能爲竹器。不過附屬而已。竹器若坐具之類。形式粗具。更不耐觀。然他部落多有來販買者。據云其銷

數亦復不少。蓋各部落坐具。非以石。則資老樹之根。恆多固定不可移動者。見此人爲之坐具。便於移動。可東可西。實所創見。故非常歡迎也。而其不能改良進步。亦原因於此。以好之者衆。而不自知其惡也。

有毛羅星一物者。各部落人咸喜食之。其產處爲交連山部。其物視中土之芋爲大。味甘而稍澀。用火煨之。氣甚香。他部落咸思自種毛羅星。雖能生活。顧瘠甚。氣味不佳。終不若交連山部所產之肥美。據云。此物甚難種。天氣地力之外。尤賴人工。其未種之先。將種之時。既種之後。及未花時。實時。各有何等之程度。手續甚煩。稍一差忒。卽失敗矣。無論該部人民。不肯輕以此法授人。卽授人。人亦不習慣也。先是其鄰部與交連山開釁。交連山兵敗。結果以派五十人至鄰部。教其種植毛羅星爲條件。交連山部恐一經傳出此種法。本部將立變貧弱。難之後。鄰部再進兵。迫脅以不敢不從。於是實行派五十人至鄰部傳授此法。條件以三年爲限。毛羅星歲可三熟。三年可教授九次。

經交連山部教授之年。鄰部所產毛羅星。居然肥美。不亞於交連山。詎知三年以後。教授人返於本部。鄰部如法自行種植。卽遠不如前。此亦一奇。可見手續之繁難。倘亦鄰部民智之短淺歟。而交連山部自此次兵敗後。爭相尙武。後鄰部再以他事啓釁。思再得前年之利益。則不能勝交連山部矣。故毛羅星爲交連山部專利之品。雖農產物。而實藉複雜之人工以培植者也。故毛羅星亦曰交羅星也。

又一部落。習爲鐵工。善鑄刀劍。其人凶悍。其所鑄刀劍之最利者。不肯出售於他部。猶外國人所造最新式之快槍利礮。不以售於敵也。其製造之廠。極形秘密。往往設於深山窮谷之中。不使外人見。并不使自已部落中人習見。而尤忌爲女子見。謂女子一見。則所出之器。異日不能殺人。打勝仗。而其自製與製以售於人者不同焉。凡售於他處部落者。其冶爐開火時。必令少年女子數十人裸體。繞爐歌行者。三所歌皆謂已部當勝。他部當敗之意。所以

使女子裸體圍繞此爐者。謂使陰氣侵入其中。則鑄出之器。售之他部。不致害及己部也。此蓋與中土古時所謂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同一取意者也。鑄刀劍之外。兼鑄田器。鑄田器多有女工。則謂田地屬陰。宜婦人爲之。凡鑄己部自用之刀劍。開爐日。其酋長齋而來拜。鑄己部自用之田器。開爐日。其酋長之妻齋而來拜。工人咸有賞賚焉。

又有一部落。在交連山部之南。五百餘里。其人善建築。稱精善。按各部所有居處之屋。大抵自爲之。又有未成爲屋者。而該部落以建築著稱。則凡大部落所有酋長之宮室。必召此部人去營造焉。故此部工人。恆得各部酋長之歡迎。至則酋長設宴宴其工。長有女樂之部落。恆召女伎侍之。可謂優寵矣。其例謂不如是優待。恐其於建築時。置入不祥之物。酋長身貴。恆畏不祥物之爲崇焉。此部落名嚶嚶部。以建築工人。皆嚶嚶而歌。歌聲愈美。則酋長之賜賚愈渥。或酋長夫人。亦喜其歌。則賞之更優焉。其尤善歌者。恆食兼人之

俸或不工作。食乾俸甚矣。媚人之必得良遇。雖異族而亦然矣。又一部落名降而城。其地多山。其山多石。就其山開之。不甚費力。其琢成石器也。亦在山之洞壑中。其洞壑非天然者。因開鑿山石而成也。其石運至他部落者不少。或以琢器。或以築城。或建屋用爲牆壁之基。顧皆須降而城部之人爲之。他部落無此利器也。或謂其山中有類於湖沙之土。用水粘之於石。卽斧鑿難入。而此沙土。則不肯售於人。爲石工專利之品。故降而城部頗富強。其所製器。有石凳。石檯。石門。石床。石櫃。石臼之類。皆粗劣堅重。又有石毬者。彼部用爲遊戲之具。其擲擊石毬之技。頗可觀。雖屬遊戲。卽借爲練習武術也。有侵侮之者。擲石毬擊之。當者無不披靡。故又爲特殊之戰備也。彼族雖未甚開化。顧信義頗能確守。凡降而城部之石毬。互相戒約。不得售之他部落。雖有以巨價來購者。亦不予也。或曰人愚多能守信。智者變端百出。豈其然歟。



草帽草履草衣。各部落能自織造者。十有六七。惟降而城部之西。有一部落。軼其名。善爲草履。以其地所產一種堅韌細滑之草。名曰各奚斯祿。其草他部不生。以其種移植之他處。亦無是堅韌細滑之美。蓋地之宜否使然。抑人工培植。又有其不同者在耶。該部所織草履。大約行銷於各部之貴族。貴族自用之外。又定織爲尤細而尤美者。以獻於酋長。及酋長之夫人。其族婦女無中土裹足之風。皆天足。惟婦女之足恆小於男子。往往在十分之七八度以下。不任奔走事。故不發達也。該部每年出售之草履。其數達六千雙。近聞漸減。其他部酋長及其貴族。恆有用皮革爲屨者。故銷數較滯也。惟云冬寒。則必用草履。則仍該部所營造者。各奚斯祿。又可製帽。惟製衣則不聞。友人謂既可用以造屨。又可製帽。則製爲草衣。必無不可。殆智術不開。墨守故法使然耳。使用之製衣。其利益必更大。或云。以調查所得。各奚斯祿草。產地極狹。並非該部全部咸產此草也。故以大宗供製屨。餘用之製帽。若欲製衣。已

無原料故也。惟頗聞產地之旁。周圍數十里。今亦皆種各奚斯祿。當草屨滯消之日。反推廣原料之出產。其開智之機會歟。蓋機智往往由逼而出。此亦頗有希望者也。

各部落各酋長。亦有聯盟及會同之禮。若中土古時朝會聘享者。其禮服各因其部落而異。大抵由本部落人自製造者爲多。其十之二三。則過於簡陋樸野。必采自外部落。於是某部落者。利用此機。製造此禮服。大抵以草藤木葉獸毛鳥羽揉雜爲之。聞此部落所製造之禮服。其初消行極狹。今則漸漸推廣矣。蓋各部所自織造之禮服。往往遜其美觀。於是各部酋長及其貴族。咸來定造。其花樣又日漸翻新。故營業頗爲發達也。其製禮服外。又製草服。大抵亦各部落之酋長及貴族。至該部采辦者。其勢據調查者所料。頗有日漸淘汰各部落自製衣服之權。亦可畏也。蓋習尙奢華。人人所喜。誠哉中外皆同。彼酋長一府之人而外。又有貴族。貴族而外。又有富民。彼等皆不恤

利權外溢。但知服用之適。此亦普通之弊病也。故該部所製常服。日益華美。價值日益高貴。而消數乃反日益增加。其故由他部落之富民。咸來采辦也。觀此亦可見工藝不發達。惟知採用他國之貨之甚危險也。蓋各部製造禮服常服之工藝家。日漸墮落。有輟業而改爲他事者。甚矣其可憐也。不知出新意以與之競爭。乃甘心退讓。則萬劫不復矣。或曰。退讓誠然。甘心二字。未免冤之。然則墨守故法。終是取敗之道耳。

又有一部落。專製造各部落各酋長各貴族禮服上之裝飾品。以銅爲之。或以鐵。或以石。或以獸革鳥羽。其形形色色不一。各酋長率其夫人。及其貴族之夫婦。爲會同聘享之禮時。其禮服上無不用裝飾品者。其裝飾又以每次更換奇異者爲恭敬。譬如甲年所用之品。乙年不復用矣。乙年所用之品。丙年不復用矣。其相見時。某酋長悅他部落之酋長夫人。則以己之飾物贈之。贈之卽繫於某夫人之禮服上。受之而不報。其所以不報者。亦訂定條約使

然有歷史焉。前九十餘年。指調查所得以前。某酋長悅他酋長之夫人。贈以多品。某夫人亦以己之飾物爲報。會同畢。某酋長卽起兵襲殺他酋長。而劫其夫人。於是戰釁開矣。蓋各部落均不直某酋長也。顧某酋長勢力大。率其所屬小部落。與各部落戰爭。至二年有半之久。終以力屈而降。遂訂條約。廢酋長夫人報物之禮焉。又凡會同時。某部落職營造禮服上裝飾品之工匠。得推舉若干人。參與其會。名爲觀禮。實則察看各飾品之貴重何種耳。故此種工匠。必推最巧者列入焉。其部落以爲最榮譽之事。歸則酋長有厚賞。他部落之酋長及其夫人。與其貴族。咸有賚焉。自是以後。該部落製造禮服上飾品之工匠。升入貴族。號延夫克斯。延夫克斯者。猶華語有功受賞之名號。若清廷所賞巴圖魯等類也。自錫號延夫克斯後。遂爲數十年專利之業。不得濫收徼族貧民之學徒。而途徑狹矣。又有一部落。有鐵鑛。開採多苦工爲之。蓋獲利甚微也。又不能自製造。徒以

原料供他部落之用。其自用田器甚粗陋。勉強自鑄者。其俗於男女之別頗嚴。凡有犯姦淫者。酋長令立斃之。其後酋長某。頗仁慈。改前法。凡男女犯姦淫事。罰作開鑛苦工。仍令男女異處。故其開採之處。有男鑛工女鑛工之別。其犯姦淫者。名曰美爾來蘇。於是卽名其罰作苦工之男女工人曰美爾來蘇。其非犯淫而爲工匠者。止有男而無女。名曰奇街的斯。顧自調查所得之前十餘年。其犯姦淫之處。罰令已除。爲與某部落開釁戰敗。被殺無算。人民稀少。村落十九爲墟。惟一般之工匠。因作苦未與。於是酋長除去犯淫處罰令。凡私生子。一概留之。一家有多子。不能撫養者。酋長有津貼。蓋十年生聚之意。不得不然也。故從前以犯姦淫罰作苦工者。立時於工場自行擇配。歡聲雷動。酋長臨其地而演說鼓勵之。而女子作苦工之事。全部落皆除。欲其專營育兒之事焉。

捕魚獵獸。本爲常事。大抵皆供給本部落之用。顧有一部落。其酋長出外遊

歷得學習捕魚事。歸以教其全部之部民。是部號冬台及部四面皆環水。部中瀦澤又甚多。產魚甚美。種類又不少。有爲他部落所常見者。惟捕魚之具太簡陋粗劣。能捕得小魚而不能捕大魚。故其酋長出外游歷三數年。曾在某處學習捕魚之事。能耐勞苦。人亦不知其爲冬台及部之酋長也。既習得種種捕魚之技能。能沒水捕之。於是歸而以術教其部民。於是漁業大發達。各部落都來販買。抽稅甚重。其部落遂富。而酋長則坐享其利。此由開智特早。又能耐苦。故得此優良之成績也。知凡事皆不可無忍耐心。此特其一端也。

其造捕魚之具之一部落。多山而少水。斯亦奇矣。蓋其山產竹甚多。名竹曰格勒多。因而其部落之名曰格勒多夙諾。或曰有產魚之區之民。遷徙來此者。雖無魚可捕。而有竹可爲捕魚之器。遂改業云。又云向爲捕魚之具之部落。皆婦女爲此工者。格勒多夙諾一部。以產格勒多而不能用。遂謀吞併此

部落。(指能造捕魚之具者。)殺其男子而妻其婦女。遂盡得工藝之巧。亦殘忍奸惡之慘史也。

某部落有善爲鳥籠者。形如中土畜雞之竹堦。因有一種重六七童梅力之鳥。大抵各部落咸有之。童梅力卽中土所謂觔也。畜之可卵育小鳥。非漁獵品而變爲牧畜品矣。此鳥名周金了。大抵以供食品者。編此周金了之籠子。用一種之藤。大類中土紮栲栳之原料。其物頗韌。惟某部落產之。故亦算得該部之專利品。家家婦女均編織此籠。惜價值甚微。不能擴充經濟。正如我蘇屬某某幾縣之人工紡織。獲利頗薄也。

生番衣服。無用綢者。旣不產此品。亦不知綢之可貴也。各種編織之品。大都名之曰侍里特。侍里特猶云布。織此侍里特者。各部落咸有之。而以某部爲特著。消於各部。不皆女工。猶織機之多用男工。取其力大也。以侍里特運消於他部落者。其稅則頗重。亦爲取締計也。其後某部酋長下一令。凡女子能

織此侍里特勝於男子所織者。當召至府中。待以優渥之禮。一年後。果有十餘人焉。優渥之禮爲何。不能詳焉。惟聞時時入宮侍酋長云。

(六)貿易

各部落貿易。尙有與古法暗合者。則日中爲市是也。然亦不過十之一二。其他各自爲風氣。風氣不同。疑多不便利處。其實不然。大抵有所需求者。恆能順從有所供給者之風氣。故不致相齟齬也。然而以此而開釁者。亦往往有之。某部落無媒介幣。直以其土貨向他部落交易。類皆抱貨而出。無他部落人入其境內交易者。何也。以其俗蠻橫。屢有外部落商人入其境被殺者。卽不死。貨往往爲其所劫奪也。該部所出之土貨。外部落需要者甚多。其普通者爲獸毛。又藁草之柔滑者。如入他部落境。恆有限制。不得過十人。以人多恐其逞強也。又有特產一宗。他部落酋長貴族。恆喜換得之。所謂扁蜜筍也。其物似中土之人參。亦味甘而略苦。據調查者所得。直謂之人參。爲滋補之



品。每一支。可換得侍里特數匹也。凡貿易時。有市政。其人必貴族爲之。所以監督一市之事者。也有不平而爭嚷者。訴之市政。聽其評判曲直焉。

降而城之貿易也。持開放主義。尤奇者。皆婦女爲之主。而其貿易期則五日一市。至市期。則婦女咸奇裝異飾以赴之。有市場各有定位。大抵貿易權皆操之貴族。其奇裝異飾者。以貴族婦女爲多。故有並非有貿易之必要。而亦來此市場作游覽者。人亦不少也。（按此項游玩之人。大抵他部落爲多。以不常見故。）其市場名曰集嬌。余謂集嬌二字甚稱。惜不知塊字含有何種意味耳。其所以如此者。開端之始。爲一酋長之女公子所創。女公子同時有夫三人。其一常游歷至他部落者。其一在酋長府作官吏。女公子不甚愛戀之。其一爲市場之監。女公子所最寵者。故女公子每屆市期。則盛裝豔服。以揚其妖媚之態。於是相習成風。家家使其婦女出而爲貿易之事焉。其後女公子死。市監猶存。痛其妻甚。於是稟命酋長。貿易事。一律改爲婦女職權。

蓋前此猶男女同爲之。市監恐女公子靈魂來此。見人夫婦雙雙。心有所痛也。余謂此市監可謂多情矣。宜女公子於三人中。獨寵之專房也。或曰。安知市監請全改貿易權屬之婦女。不存他意乎。曰。非也。市監並稟明酋長。市監一職。亦改女子。以府中貴族老婦充之。然則唐女道士玄魚機所稱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者。不圖見此市監。竟真果有情如是也。惜彼族未盡開化。不然。傳奇可譜矣。此殆貿易史中之無價寶歟。

京林部。其貿易史亦有豔迹可述焉。其酋長規定之法。凡出外貿易以其貨若干。報於府中之吏。使籍之。報時不稅。歸後始稅之。稅其進口貨。不稅出口貨也。凡一次出外貿易。統計其人數。以百分之三爲最優長之商人。比例用獲利之多寡爲準。此百中之三人者。不惟不稅其進口貨。並有恩賞焉。恩賞惟何。賞之使得游玩於府中。京林部酋長。正妻五人。旁妻二十八。蓋東妻七。西妻七。南妻北妻。亦各七焉。其曰東南西北者。以宮室名之。貿易優長之商

人得游於東南西北四宮中。由各旁妻設席款之。醉或宿宮中焉。酋長不之問。更有優待之條件。則出外貿易而得第二次之優長者。酋長以旁妻一人賜之。旁妻之外。又有衆妻。旁妻賜商人。開一缺。卽以衆妻推升之。或問如貿易優長。由二次而至三四次五六次者。酋長將毋以正妻賜之乎。曰。正妻不賜。每一次加賜旁妻一人而已。故正妻恆怨不得爲旁妻焉。蓋酋長妻多。若爲旁妻。以賜商人。則商人必寵愛有加。或竟黜其原有之妻而妻之。卽或二三四五次有連續之賜者。然至多不過三五人。且須一年一次。比爲正妻之長。錮府中。總勝幾籌也。故正妻恆怨不得爲旁妻也。老大嫁作商人婦。乃反爲幸事。眞夢想不到者。白香山聞之。青衫可不必溼。亦當破涕爲笑也。

貿易有禁品。則稍圖七。是稍圖七。煙類。產洛存時部。各部落人民咸喜之。價頗昂。嗜此久。則人體羸而癩。猶土中之癍鴉片者。故各部酋長咸禁之。然而官禁私不禁。則以貴嗜嗜之者衆。有不能一日缺乏者。故稍圖七自各部落

聯盟禁止運入後。而消數仍不減於曩時。其始犯此禁令者。以處罰了之。然而雖罰而人仍不畏。蓋已部落中。奸商甚多。凡販賣稍圖七者。獲利厚。故不畏罰。罰之仍無傷焉。此三十年前事。按又指調查時云云。三十年後。某部落有女酋長某者。頗勇果。自代其夫爲酋長後。一切更變。首嚴稍圖七之禁。無論嗜此者。販賣者。苟得實據。卽處以死刑。不三月。而某部落稍圖七之害。居然肅清。其處死刑也。一貴族開始之。一月中。凡殺八百九十有六人。自此風一開。各部落相率效法。而稍圖七料將消滅於無形矣。

有某部者。喜食鳥獸之肉。其地多山林。動物豐富。亦兼營畜牧之業。故足自供給。而又多農產品。恆以之出售於他部落。價由他部落定之。往往受損失。後有諸貴族。設典押局。令貧民之農產品。典入局中。不卽賤價售出。其典也。薄收其息。於是閉關一年餘。其他部落向賴該部之農產品者。急求開放。於是該部落提出自行定價之議。初猶遭反對。其後以不肯開放爲抵制。遂將

百數十年任人作價之壓制貿易。一律推翻之。不可謂非貿易史中之進步時期矣。此皆貴族恤窮之政。誰謂未開化者之道德不高也。或曰。人愈智則道德愈下。余疑此語亦不盡然。不過目前我中土之人。難逃此責耳。誠可歎也。

下林部者。已地不甚產有價值之原料。又不善製造。宜其貧矣。豈知不然。全部落之民咸富。何也。蓋最善經商者也。其法殆得自我中土古時之呂不韋所居必奇貨也。其人善奔走。所販賣必細巧而珍貴之貨。（按彼中所謂細巧而珍貴耳。非可以文明國貨例之也。）故不必有車載馬駝之勞而已。握寸珠而抱尺璧。提綱挈領。其長技也。故人稱之爲蟻販。彼中則曰果爾。其乃卽蟻販之番語也。又善於販人口。彼以他部落之幼兒。誘以食物。幼兒墮其術中。遂隨之行而販賣於他部落矣。大略以女孩爲多。此又調查時前數十年事。其後以誘騙一貴族女孩爲追者所獲。遂宣布該俗商人之罪。相戒不

納。遂大困。既而以土貨自行製造用物。出而售之不似從前踴躍矣。惟猶能保其富者。則以借貸爲業。如中土之錢莊銀行然。借貸必有抵押品。故不出部落之門。而能操縱其四方鄰部之經濟權。亦可謂善變者矣。

(七) 慶祝

燕成巢則賓朋來慶。蟻成封則鄰邑來朝。動物猶有此慶祝之典禮。而况人類。彼生番雖未開化。固已圓其顛而方厥趾矣。甯有遜於動物之知能者。惟其慶祝之緣由。與其各殊之俗尙。則大足博人一祭也。爲歷述如下。

某部落素以强大自豪。地廣而民富。顧舉動絕陋。最重視者。爲貓犬二物。他部落嘲之爲甌喃。必林尼部。甌喃爲貓。必林尼則犬也。貓犬產出時。咸誌其生日。七日則設祭於神。如產貓則祭甌喃神。產犬則祭必林尼神。其神以木質雕刻之。略似貓犬。衣以獸皮。藏於神龕。至明年所產之貓犬生日。如中土倅周之禮。鄰里咸來賀。賀貓則饋魚。賀犬則饋肉。是日卽以所饋之魚肉烹

而享客。其家前後停工三天。早起向神參拜。蓋謂一家之興衰。全係於貓。犬故未敢漠視焉。相傳其部之始祖。乃一牡貓一牝犬交合而產三子。二子爲一貓一犬。一子爲人。卽創始興此部落者。故視貓犬爲其祖宗云。酋長每年於某月某日。行慶祝大典禮。則爲其始祖與貓犬同產之日。各屬俱饋送珍異之物於酋長。蓋此日卽其部酋長借爲祝壽之辰。或問其酋長何以與貓犬同其生日。曰是名借福。故又名慶祝爲祝福。酋長宴客畢。又有頒賜。則皆魚肉之類。或有頒小旗一面者。則必貢有絕佳之貓犬。而後得邀是賞。所謂絕佳。以純色爲歸。或純白。或純黃。或絕黑。而以純黑爲尤貴。謂有祖相也。大約其始祖一貓一犬。皆純黑色者。得邀小旗之賞。則以歸插於神前。而鄰里亦來慶賀云。

丹林部者。其酋長爲女主。其族女子皆長大凶悍。由習慣之遺傳。往往勝於男子。故其部落中之男子。咸服從女子。蓋女權最發達者。酋長而外。其所謂

官吏咸女子爲之。以指揮男子。使聽其號令焉。酋長有年限。大抵至五十歲時則退。而傳位於其長女。凡女酋長襲位之日。卽爲全國慶祝之日。女酋長每年有一選冲固突之制。冲固突者。卽面首之男子。如他部落酋長。選女入府。爲其姬妾之制。簡言之。卽男妾也。酋長開慶祝大會日。各地男子之年。在二十左右。而貌雄偉體幹長大堅實者。均列席爲會員。先一月報名者也。惟所選人數有限。大約每一年多不過十人。旣中選。立即封爲冲固突。而其家則免種種之稅。以寵異之。慶祝時有歌。有音樂。而使列席諸男子跳舞。極淫怪妖異之態。酋長出席時。一一與諸男子行吉蘇禮。吉蘇禮者。接吻而抱腰。是其本年未中選者。明年仍得列爲備選之會員。二年不當選。則罷之。其格甚嚴。蓋長若干。重量若干。均有規定。一時亦不能多得。故所中選者。多不過十人。而列席備選。聞至多亦未嘗超過五十人云。其中選之法。無規定。由女酋長以意爲之。不可得而測也。或疑每年選一次。若爲酋長二三十年。男妾



之多。其額且數百。將何以處之。曰此又有定規者。襲位之第一年。擇期開慶祝會。選男妾二十人。二十人中。推三人爲宮寄。宮寄者。佐理酋長府事。與酋長相終始。不復遣歸者也。其後每一次慶祝。選得若干人。卽遣歸若干人。新陳代謝。有定例焉。其遣歸之冲固突。猶襲餘寵。其他貴族之女官吏。猶喜納之。其見遺於女官吏者。乃始歸家自行擇配焉。

丹林部之南。有一部落。其慶祝恆於某月某日。聚其貴族人民於酋長之墓塋。墓塋有屋。可容數百人。是日各以麵爲人頭之形。以獸毛染赤色。綴於人頭。爲慶祝品。而開跳舞會焉。其跳舞也。皆男女對舞。蹁躑有致。亦舞亦歌。有他部落之酋長貴族來參觀者。甚盛焉。聞所以如此者。因其若干世之酋長。爲紅毛夷所殺。後遣兵擒殺紅毛夷數十人。今慶祝之日。卽擒殺紅毛夷之紀念日也。又其部民往往生有赤髮之子。凡生赤髮者。卽報於酋長。酋長給供養費。開慶祝會日。攜至酋長坎塋。賜之食。列爲特別席。其意以爲紅毛夷

屈服來投生而歸化。爲其部民之子孫者。故深喜之。又歲則編爲赤髮軍。亦於大慶祝日集合之。生女有赤髮者。往往被選入宮。則不及在外之自由。故生赤髮女。恆多諱言不報者。酋長亦不之察焉。

某部落有小兒慶祝會。一年一舉。定期六月中。天正炎熱之時。以滿一歲起。至十歲爲止。皆男也。會期延長至七日。以各處較遠者。恐不及趕至也。自第一日起。卽延僧人誦經。鐘魚饒鼓。如中土之建道場然。誦經至日晡時。以符水浴小兒之體。小兒開會時。咸裸體者。旣浴而後衣之。聞該部曾與他部戰。殺人無算。故屬望於小兒者。爲他年生聚教訓。復讎地也。誦經禮懺。一爲超度亡魂。一爲安慰戰死之士。符水浴者。意以敢死之士之靈氣。傳入小兒之體。使之各懷義勇也。故一浴再浴。至七日始畢。早至者則七日咸浴焉。名曰慶祝。以希望後來爲目的。實則悲慘之大紀念。以悲慘之大紀念而慶祝出之。勇敢可嘉。是所謂積極進行也。

某部落多山林。多猛獸。而其民族强悍。蓋由多猛獸之故。非强悍不足以自存也。初猛獸常出而傷人。山林材木果實。至無人敢取。後酋長某游歷他部落數年。習勇武。精技擊。其從游者數十人。亦皆善拳藝。擊劍諸武術。既歸而令數十人者。分教於各村。於是人皆尚武。不避猛獸。開始於某年冬日。酋長率從者數十人。及各村丁壯。會獵於雲母山。是山猛獸特多。其初幾於人迹不見矣。是年各執兵械火把。燒山圍殺。猛獸初猶挺鬥。既以連斃無算。咸逃入窟穴之內。圍獵既畢。乃開慶祝大會。遂定爲典禮。每年必於是時打獵而開會慶祝。以獵得最多者列上座。酋長有獎賚焉。首列一三人。肩披五色之布。首插紙翦之花。由酋長夫人迎之入座。酋長與行握手禮。夫人與行接吻禮。酋長衆姬妾唱慶祝歌以賀之。因是出類之榮耀。而爭之至烈。在獵場時常有劇惡之戰鬥。爲爭所獲焉。（並見鬥殺門。）蓋柔懦之民族。其氣質全變矣。不可謂非進步也。

又有一部落。其酋長生子至彌月。則貴族爲慶祝。所送禮物。皆銅鐵之屬。及長。以鑄武器者。蓋其人民習於勇悍。示尙武也。慶祝時。以所收得之銅鐵。供於中央。酋長及其夫人。咸香花而拜禮之。諸貴族官吏。亦偕其妻。隨酋長夫婦同拜焉。是日有大宴會。每村得舉長老一二人參觀其典禮。且得游玩宮中。酋長亦設宴宴之。各村長老則以礪石爲贈送品。爲將來酋長公子磨礪武器之用焉。

又有一部落。最爲殘暴不仁。而兵力甚強。常以翦伐他部落爲事。每年必出兵侵略他部落。或割其地。或虜其人民。最少亦必劫掠其牛羊貨物。每勝一次。必開慶祝會。開會時。酋長登司令臺。其下將士。則執干戈而舞。舞畢。賞以牛酒。酋長則令姬妾出而勸酒。有勇士醉臥。酋長愛姬懷中者。酋長亦不之責。謂國威遠揚。將士之力。宮中弱質。得親悍勇之夫。異日生子。必無懦兒也。或沈醉不遽醒。則以香衾覆之。其愛惜將士也如是。且謂慶祝大典。禮宜人

人盡歡。小禮之失。可無拘也。故其部咸頌酋長之仁不置云。

夾浪林部者。其酋長有猴癖。而本部不產猴。又無處可購買。往往在數百里外獵取之。而又不易獵得。每得一猴。則開慶祝會一次。蓋其酋長以猴爲似人而特貴之。或曰曾游某部見之。歸而不能忘。故使勇者以形求之。旣得則畜於宮。使宮妾養之。其後他部有多猴者。與夾浪林易山鷄。遂常常可得猴。而慶祝會屢開矣。總計酋長宮中有一百四十五猴。率一妾畜兩三猴焉。酋長死。此風遂革。

夾浪林之東。有哥率部。稍有古義。凡民間有年老至七十以上者。報於酋長。登於冊籍。至明年正月之中。上元節日。則開慶老會。以年之最高者居上席。有八十九十者。白髮皤然。咸來與會。誠盛舉焉。開會時咸有厚賚。其子孫則扶掖其老人。游於酋長府中。酋長夫人復宴賚之。

又有一部之酋長。每生一女。則開會慶祝之。其姬妾甚多。統計一歲。必開數

會焉。其女不嫁於本部。皆嫁於他部落之貴族。或酋長。及酋長之子。其所以慶祝者。謂異日各部落酋長貴族。皆我女之子孫。卽無異我之子孫焉。是以一部落而并吞衆部落。放生女必慶也。

(八) 鬥殺

生番殘忍。由其本性。各部皆然。此記鬥殺。皆內部之事。與他部落開釁而戰。不與焉。其性質大抵與兩粵偏僻之區。其鄉民習於械鬥者相似。今分述之。某部落慄悍成俗。其壯者恆喜於數百里外。劫掠他部落之少婦。其人皆勇而善鬥。其出也。三五爲羣。旣掠得婦女歸。如其爲數平均。或不平均而能以情誼相讓。又或威力脅制。則無鬥殺事。非是者。鬥殺之機啓矣。顧其人性剛直。不事暗殺襲擊。往往約期而鬥。其鬥也。又邀集多人監察之。有用械者。有不用械者。尤奇者。未鬥之先。先以規律告所掠得之婦女。其規律奈何。則鬥至劇烈時。女向前抱持一人。則其人卽爲占優勝。未被抱者。亦甘心退讓。而

不再鬥。其意以順從女意爲天經地義。不當拂之也。故女愛何人。卽抱何人。以一抱而釋兩雄之抵死競爭。女權亦重矣。失敗之人。旣順從女子之意。女子卽報以接吻禮。嗣後兩雄不相犯。法律之範圍使然也。有不遵法律者。酋長卽處以擾亂之罪。是日之鬥。酋長亦委人監視者也。

某部落人民。往往以奪漁地相鬥。殺漁地者。捕漁之地段也。本無一定。後勢力強者。恆霸占之。於是勢力弱者。往往聚多數失業之漁戶。與強者鬥。爭奪地段。此風一開。無自由捕漁之權矣。故其後。該部落以漁戶爲最悍。酋長利用之。每有與他族開戰之事。則皆漁戶出力者。而部中鬥殺恆見。漁地時有消長。獨其慘殺之中。有一事尙顧全道德者。則該戶如男子盡死。僅存婦人。有男子之戶。卽不與之鬥。蓋勢弱至無男子。而反得保存其漁地。故女子夫亡而子未及丁者。恆不願再嫁。亦不願贅入男子也。

某部落共有七十五村。每村舉勇忠隊長一人。蓋所編練之兵。號曰勇忠。

隊也。其隊長則由鬥殺定之。名曰人舉。而實則以悍凶自舉者也。其隊長以三年一易。如官職然。有祿於酋長府。三年將易。則自願報名者。爭相報名。屆時有一物以衡之。其物如權。甚大。蓋鐵鑄者。能雙手高舉此鐵權過頂者。方合格選舉。如本年合格者止一人。則鬥殺事免。或數人而肯讓一人者。亦免。否則鬥殺之事起矣。其鬥也。不死不休。故勇忠隊隊長。皆面多創瘢者。勇武之表示也。既爲隊長。不獨有祿於酋長府。有時酋長或賜之退宮之姬妾。故爭者尤衆也。此凡皆尙武之俗。實酋長隱爲提倡者也。

某部落。去有勇忠隊之部落三百餘里。其酋長聚勇忠部。(我假定以勇忠名)酋長之女。習聞此說。曾來觀兩次。頗羨其族之強悍。欲仿行之。乃出錢買民間之女之至美者數十人。召齊力方剛者數百人。命之分隊而鬥。結果以最優者數十人。各配一美女。酋長且賜之珍異物以榮寵之。初其部頗弱。常受他部欺壓。自此法行。而勇悍之風振。他部不敢小視矣。其後每二年舉



行一次。曰刼美會。刼美者。卽鬥勝而得美人之賞賜也。其前次優勝者。下次仍得與會。故有勇士一人。而得美婦三人者。蓋三次後。則資格已老。不復與會。或曰。酋長之良法。所以養其望。而保其勇。不忍過傷之也。

某部落。其酋長以多子故。不能定誰某爲嫡子。使之鬥。以勝者爲嫡。蓋其嫡妻無所出。皆姬妾之子也。豈知一用此法。嗣後相傳。成爲慣例。凡酋長之子。無論妻出。姬妾出。皆當以大決鬥定一人爲傳位之儲子也。則鬥殺之見於酋長府中者。又其後。各貴族化之。亦時有決鬥之子弟。大抵爭位爭產。同室操戈。不得謂之尙武。故在生番中。爲最劣之部也。

又有某部落。其俗淫亂。亦似中土之有土妓者。往往因爭娼而鬥殺。其勇悍者。霸占若干娼妓。酋長亦不之禁。此漫無法紀之族。蓋偏僻小部也。

### (九)附錄

某部落有一水。名格尼仕河。某年水涸。而部中大疫。死亡相枕藉。其後又一

年天旱。格尼仕河水將竭時。人民奔走呼號。聚哭於酋長府門。酋長亦無法。相與哭於某山某廟。蓋前年之疫。以禱於某廟而始止者。是年水雖涸而無疫。於是永傳爲例。凡天旱水將涸。則必聚於酋長府門。請酋長出而同哭於某廟也。久之而鄰近之部落。偶有旱災。亦來哭於該部之某廟。蓋以是爲止旱止疫之禱祈也。

某部多野雞。野雞有飛入人家者。人咸不敢捕。故野雞亦不畏人。時來人家覓食。偶有捕之者。鄰里告於酋長。則罪之。殺一野雞。則抵酋長府中。且有野雞司一官。凡有飛集者。司出食品祭之。徧訪不知其原因也。或疑如中國古時立鳥乙卵之祥。豈其然歟。

某部落。凡婦人將產子。必使之出居於塋墓間三日。然後歸。其墓蓋衆墓。有屋若干所。備孕婦臨產時來宿者。皆各村人合出資營造之。相傳謂不若是子孫不昌。亦難得其理由。總之迷信之事。不足異也。

某部凡有戰事。男子當兵而出。其婦女恆哭而送之十里之外。及其夫遠去。望之不可見矣。乃與其同送者拍手大笑而歸。謂哭者示必死。大笑拍手。慶成功。頗爲有理。但哭而送。得無亂其夫之方寸乎。或曰。習俗之故。哭非眞哭。故亦不爲動也。噫。異矣。

某部落凡家人死。則三日點紅燈懸戶外。其家人皆向紅燈而歌。歌必於黃昏。日間則燈雖懸而無燭。亦不歌。謂迎死者歸也。三日卽畢。謂死者之魂已還。其往來路徑不迷也。

某部有勝地。山明水秀。滿村多桃花。二月時已開放。男女多爲看桃花之游。二月二十日。爲該部酋長始祖誕降之辰。是日酋長偕其夫人同游於桃花最盛處。其地曰媚津。貴族婦女。各折桃花一枝。插於酋長始祖墳塋之上。以表其敬。蓋其坟卽在媚津之側也。其土族名是日曰雲楚節。其會卽曰雲楚會。不知其何謂。或曰雲楚。倫酋長始祖之名。其或然歟。

也。祈先部。於七月八日。作雪母會。雪母者。白鴿子也。其俗好畜鴿。而以白者爲貴。七月八日。云是鴿子誕生之辰。蓋是日。各出其鴿。相比賽也。貴族多財者。往往於是會。化多金。以買雪色之鴿。其至貴者。值三萬銀大羅。一大羅。約抵制錢五十文云。

某部落最暖。不易見雪。偶有之。則人皆刮於地。以器儲藏之。既化爲水。則名其水爲仙水。凡有疾病。咸飲此水。或以煎藥。居然獲愈者衆。以理測之。殆其地水濁。得此雪水。異常純潔。故歟。

某部落民喜捕鼠食之。久之食盡。則以物與他部易鼠。謂百物之味。無過鼠者。蓋至美至珍者也。於是鄰部戲呼之爲貓族。彼亦認以爲名。我固當也。又有一部。凡雙生子者。必殺其一。以爲不祥。指爲獸畜之類。彼見動物一產數子。故引以爲嫌也。然而殘忍過動物矣。虎狼之惡。猶不食其子。人類乃異是耶。又如或他年再生雙生子者。則禁其婦不得與夫同宿。鄰里咸來干涉。

竟謂產母曰獸母。故有此者。產母往往羞愧而自殺。其族之惡。可謂甚矣。某部善釀酒。其地多產果。釀酒甚佳。顧業此者。止偏東南數村。不過百數十人。其人咸富。後以該數村人懷毒計。凡代人家釀酒。而其家豪富者。則置毒其中。欲醉死之。而取其財也。事爲酋長察知。起兵圍數村。盡殲酒匠。下禁酒令。於是佳釀遂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005B

題 眠雲自

# 雲片

全書一册定價一元

CHUNG FO BOOK CO.  
NO. 136 AVENUE JOFFRE  
SHANGHAI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著作者 松陵趙眠雲

校閱者 吳門鄭逸梅

出版者 中孚書局

印刷者 中孚書局

總發行所 中孚書局

上海霞飛路  
第一五六號

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補白大鄭逸梅著

萬語妙言  
引人入勝  
別有一種作風

嚼蕊吹蘭  
沁人心肺  
別有一種韻致

逸梅小品

|| 是小品文中之標準作品 ||

全書都十餘萬  
言精裝一厚冊

定價八角

特價六折  
外埠函購  
郵票通用  
寄費五分

上海 飛霞路一六號 中華書局出版



餘姚飯牛先生著作

飯牛翁小叢書

國學大師飯牛先生。文名滿天下。而絳帳春風。勝於杏壇三千之數。然先生滑稽玩世。涉筆輒以詼諧出之。古人之所謂文章嬉笑亦經綸者是也。有時作小品。則又風華瀟灑。妙語似環。讀者莫不嘖嘖歎賞。茲由友好之慫恿。乃將新舊著述。整理一過。刪蕪存精。出版問世。用以嘉惠後學。書中附有先生最近照片及其書畫墨蹟。並有先生得意弟子七齡神童朱永定小影及墨蹟。均用銅版紙精印。尤屬難能。書分五卷。精裝三厚冊。定價二元。特價六折。附贈精美錦盒。

全書總目

- |    |             |         |    |
|----|-------------|---------|----|
| 封面 | 銅版紙精印       | 馬駘畫飯牛圖  | 外埠 |
| 題序 | 金季鶴 許息齋 許瘦蝶 | 黃炎培題簽   | 函購 |
| 卷一 | 牧牛庵筆記       | (趙雲壑書簽) | 郵票 |
| 卷二 | 綠杉野屋詩話      | (謝玉岑書簽) | 通用 |
| 卷三 | 紅樹樓吟草       | (張大千書簽) | 寄費 |
| 卷四 | 雙魚館尺牘       | (季守正書簽) | 外加 |
| 卷五 | 天問閣雜俎       | (朱其石書簽) |    |

上海 霞飛路 第五一六號 中孚書局出版

019037

